金蜘蛛網

非洲蠻荒行



荊棘近年兩度深入非洲蠻荒，
也如卑微蜘蛛，把所聞所見所思所感，
吐絲而織成這一片網。
白先勇

如果我知道一曲非洲之歌……
關於長頸鹿和非洲仰臥的新月，
關於咖啡者汗淋的臉……
非洲知不知道我的歌？

荊棘◎著

新人間 04

新人間
04

金蜘蛛網

非洲蠻荒行

荊棘◎著

Printed in Taiwan
ISBN 957-13-2313-6

寫給荊棘
——代序

荊棘：

我到金門去了一趟。多年前去過，現在再去，倒不是有什麼故人可以探望，反而是因爲想念那些樹，那些在砂磧地上掙扎成長的木痲黃。我是爲探樹而去的吧？雖然表面的理由是應邀去參加座談會。

夜晚獨宿在旅館，打開窗，風颯颯而寒。我在燈下讀你的校稿，忽然間，你和你的沙堡，還有你的非洲，都一起來了，來奔赴這小小的孤島，以及島上春寒閉鎖的小小孤館。

想起來，十年了，那回。

我去新墨西哥州看你，本來是想看你那用土磚塊蓋起來，類同於土角厝的房子是怎樣的形貌。我太浪漫，去了以後才知道，房子落成，敷上粉，就再也看不到什麼土磚了。

我只能想像，房子起造之際，那用汗水和陽光搏合而成的大塊土磚。

跟土磚一樣動人的，也許是屋外園子裡的那四百棵核桃樹。我去晚了，核桃都已採收，但如果仔細查看，每棵樹上也都還殘留幾粒。對遠方的我而言，能看到果實懸在樹上，眞是興奮莫名。奇怪的是，那些核桃也是土褐色的，像墨西哥式的小土屋。唯一不同的是，那核桃作小粒橢圓形，巧緻如鴿蛋，待要孵出什麼來似的。

雖然每棵樹只剩下八九粒，但隨便摘摘，也就把外套的口袋塞滿了，足夠我閒來磨牙的了。砂地上的黃昏沉靜巨大，橙紅的霞光步步緊逼，四百棵核桃樹一一合掌晚禱。我不知道爲什麼竟有點惶急起來，彷彿自己是漠漠荒原上失群的旅人。

你家的大狗來了，牠試圖努力告訴我，該回去吃晚飯了。

我們——我和狗——一起回去。走到廚房外，天已全黑，燈光透窗而出，我看見你當窗揮鏟，炒你拿手的核桃雞丁。（其中的核桃，當然就是你家出產的。而乾辣椒則是新墨西哥的避邪桃符，走到那裡，辣椒串就紅到那裡。）

啊！我呆在當地，一時不忍進去，那長窗恰如畫軸，把你框進畫裡，畫中的你身後有曖曖的燈光，鍋中的煙氣蓬蓬上騰。煙氣是如此世俗，卻又如此富於仙家氣息，彷彿你鍋中煮的正是什麼長生不老丸或九轉金丹。

飯後，你建議我到溫水游泳池去泡一泡，那溫水是用太陽能曬成的，用的時候只覺是上

天無限恩寵。

泡在水裡，一人一杯金燦燦的橙汁，人生還能有比這更好的時刻了嗎？有，你說，我們來打電話，打給M，告訴在台灣的她，我們此刻有多快樂。電話接通，我們站在那池太陽能曬成的溫水裡聊天，世界柔暖似子宮，我們的朋友只不過在電話的那一端，笑聲中，她彷彿隨時可以跳出來。

我們去爬山，山並不太高，瘦石嶙峋，走著走著，你突然停下來，揀了一根小石棒，比火柴棒粗不了多少。

「這是化石。」你說。

「啊！你居然懂化石呀？」望著那渺小卻遠古的生命，我十分敬畏。

「有陣子，我心情不好，生活很低潮，那時候，我常來爬山，一個人在山上坐坐——後來就懂了一點化石。」

生命中的淒涼，以及那些佛家所說的「憎者相會」，「愛者別離」的苦楚誰沒有呢？然而，走下山來的時候，你已把自己訓練成爲雖負傷卻仍能大聲詠唱的歌吟者，透過敍述，你完成了自己的故事體系。

我們去聖塔菲古城，去看那全美國最古老的一座土房子。四百年了，主人不知換過幾個，它卻像泥地裡長出來的一朵卑微的蘑菇，連歲月也忘了它。忘了來向它索討腐朽和傾圮，它也就這樣糊裡糊塗天地悠悠的一路晃下來。晃了四百年也不知老。

啊，荊棘，我的朋友，但願你也是那砂地上成了精的老泥房，可以一直那麼耐磨，可以相忘於風霜雨露，相融於日月星光。

我們又去看歐基芙的畫，那個畫到九十九歲的老女人，畫面照例那麼素淨又那麼蠱動，一如新墨西哥州的砂磧荒地，一朵罌粟，一把海芋，一副枯骨，九十九歲，卻單純稚拙如小孩。九十九歲，光聽這個數字已夠令人端心斂容，彷彿那數字裡面也含著什麼學問和哲理似的。

好厲害的女人！活到那麼老，卻依然那麼蒼勁。像希臘的農神大殿，就算倒地成為廢墟，也依然風華絕代。

臨別時，我呆呆看著你家客廳裡的那座火爐。我想，下次我來，應該選在天更冷的時候，我們可以一面烤火，一面煨些銀杏，靜靜的冬夜裡，橙汁也該換成紅葡萄酒了，紅酒配銀杏，也該是雋永的。

然而，下一次，遲遲尚未發生。

後來知道的事情便是你又去了巴基斯坦，去了黃土高原，去年則是非洲。看不到你的人，卻經常接到一包紅棗，半包枸杞，說是院子裡的東西。

啊！多麼奢侈的大院子，容得下四百棵核桃，容得下天鵝來儀，容得下紅棗和枸杞……那棗子的顏色紅極烈極，恰是新墨西哥州的記憶。

啊！對了！你的丈夫海諾好嗎？記得他總是那麼善良懇摰，他像聖經上的使從保羅，是那種自覺「欠債」的人。欠債的原因大概是因爲自覺太幸福，以致感到對不起一切貧窮不幸的人。愈是那些赤貧落後的地方，愈使他想要前去還債。這樣的好人本來只該在故事裡偶一出現，卻居然讓你在現實生活裡碰上了，也不知是幸還是不幸——對我而言，好人是讓人安心用的。知道在印度有個德瑞莎，知道在新墨西哥有個海諾，都是在這個惶惶然的世代裡讓人定心的事。有人怕經濟崩盤，我怕的卻是善良崩盤。

去你家的時候，我好像也沒跟他說幾句話，但他在我心中卻像水面浮凫，不時冒出那悠然自得的眼神。記得他的父母是遠赴異鄉的醫療宣教士，宣教士本是一種既浪漫又強韌的異類，他們從本土文化出走，投身到陌生遙遠的族類中。海諾的血液基本上還是這種成份，還是那種摩頂放踵以利天下的族類（也難怪他曬得有點黑，有點像墨子）。更離奇的是他居然仍

會說某種土語，他的生命仍和遠方的某種族類有其神祕的永世揮斬不斷的相縈相繫。

一九八九年，你回過一次台北，從中國大陸出境，你順道先回這故居之城。大概由於白天各忙各的，那一天我們相約見面的時間竟是晚上十一點。那一天，是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你、我和M，三個人又跳又叫，一起開車上大屯山。

深夜，坐在山徑上，看幾隻流螢明滅，覺得自己萬分幸福。你娓娓談起北京，談起親眼所見的天安門民運，我們聽著，像聽老水手所談的海上的故事，既遙遠，卻又迫在眼前。三點鐘，我們各自回家睡覺，第二天起來，打開電視一看，才知一夜之間，地覆天翻，北京屠城記慘絕人寰……。

至今，想起六四，我仍會想起那晚夜色中美麗的螢火蟲。

爲什麼？爲什麼那麼自由的、逸興遄飛的看螢火蟲的權利，竟不是這世上的基本人權？有一夜，當我們與美與快樂比肩而坐的時候，有人卻與死亡同一臥榻。

爲此，我既慶幸，又悲傷。

遠走非洲，其實也是爲世上「彼亦人子」的人謀一點福祉，我因此十分羨慕你。而非洲之行本身雖是「善」行，你卻又兼爲它留下「眞」和「美」的痕跡。

靜靜的金門之夜，鷓鴣候鳥在遠林裡歇宿，黑色的廣翼垂下，等待春暖時飛回遙遠的北方。人，也是候鳥吧？不斷奔赴也不斷回歸。

我在旅邸中讀你的旅行手札，與你分享非洲鑽石的星輝。跟你一起悠然想起凱倫（《遠離非洲》和《芭比的盛筵》的作者）那個七十年前帶著細磁茶具前往非洲種咖啡的歐洲女子。與你同窺五千個青春女子的裸舞，（哇！一萬隻乳房，你說）也與你一同巡視那些令人心疼的野生動物，當然也與你一起哀矜那古老的貧瘠的后土。啊！原來，我生命中有許多的好事好物都和你有關，都是你容我在你的活泉中汲飲。

一時之間，這金門島上小小的臥房裡，彷彿鋪陳著你所說的那種蕾絲鉤花床罩。窗外，則有羚羊馴順濕意的大眼，而杯盞中的白水，也恍然取自非洲草原上一注雨季形成的小河。

親愛的朋友啊！無論如何，寫下去吧！如果一枝筆，在少年時期本來就不以五色斑斕來誇耀炫人，那麼，中年以後，也不會因減少華彩而黯然無光。

問候你家的池塘，問候那四百棵核桃樹，問候歐基芙畫中的沉默而亙古不墜的豐饒大地。





目錄

寫給荊棘——代序 曉風 3
金蜘蛛網 001
遠離非洲——凱倫・白利克生的非洲舊居 013
蘆葦舞 027
南非的野地百合 043
心之所在 047





辛巴威大廢墟 053
骷髏海岸 069
克普威走廊：保育的試驗場 081
一沱沙平底鍋 115
尚比亞25小時 145
賴索托的暴亂 171
紅線以北 183
後記：我的心升起了翅膀 209

金蜘蛛網

第一次看到金色的蜘蛛網是在辛巴威(Zimbabwe)的克瑞墈城。這個起伏在山巒之中的偏遠小城,在克瑞墈水墈(Kariba Dam)的東方,以這世界上最大最長的人造湖爲名,是辛巴威與尙比亞相鄰的邊界城,因這水墈的建立而在荒野之中脫穎而出,也是如今克瑞墈湖的觀光旅遊中心。我們的營地就在湖邊不遠,附近早晚常有大象、羚羊、狒狒、長頸鹿、猴子,甚至野水牛來訪。我們學著辨識他們的足跡,熟記牠們的習性,知道什麼時候該迴避,什麼時候該靜立不動;不久,我們就在離牠們很近的地方,靜靜地欣賞牠們的形相,那種文明束縛之外的來去自如。湖邊的景色從早到晚不斷變化,水鳥成群來回盤旋,不同的鳥有屬於牠們特有的時辰,特有的湖面;天黑以後,漁夫點著燈,揮臂撒網捕捉一種細小的銀魚,爲平靜的湖面塗染一圈圈的光波漣漪。我們在這山城湖傍到處徜徉,越走越遠,直到有一天偶爾在一個高級旅館的對面,圍繞在叢林之間的一片場地上,看到一幅美麗得出奇的畫面……。

從遠處驟然看去,只見日暮西下的黃昏裡,坐著一些當地的女人,場地到處懸掛著閃動

的金色蜘蛛網。最初，還以爲是她們在曬魚網或是在補魚網，到走近一看，才知道這兒攤的、掛的都是手工鉤針織出的床罩和桌布，有些是漂白過的雪白色，也有很多是棉線的自然灰黃色，都一律被夕陽染上一層柔和的金光。小件的擺飾品，攤開在女人前面簡陋木桌上。大件的鉤織品，像曬衣服一樣高高地掛在四週的繩子上，整塊伸張在微風裡，輕輕地擺動，陽光斜斜地從那些有韻律的圖案射過來，好像是從豎琴的弦滑下的音符，在空中在地上波動細碎而朦朧的小歌。我走在這些網子的森林裡，隨著這些圖案和音符環繞，如同迷失在一個用蕾絲織出來的美好世界。恍惚之中，竟覺得置身在梵谷畫中旋轉的星空，而這些是可以通達天頂的天梯……。

我也會用鉤針作手工，深知一針針鉤出來的桌布，要鉤成這麼大的一件成品，是十分費神花時間的事。我仔細觀察這些鉤織品，覺得這些手工雖比中國人作的粗大，但是它們的花樣和氣質，有非洲特有的粗獷和豪放。做這些手工的人，富有創造力，變化多端的圖案裡，有一些是當地特有的花草動物，譬如鳳梨、羚羊、大象之類，件件都美不勝收，各有它的特點，價錢又很低廉，令人恨不得全部買下來才好。我同行的人，一再提醒我，我們一路露營而來，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沒有放這些大桌布的地方。我忍痛割愛，只買了五件桌布。

我們與賣手工藝的女人搭訕，問她們這些鉤針品是哪兒來的？是從什麼地方學到的？她們一邊用破碎的英語和我們閒聊，一邊照顧生意，手裡還不斷地鉤織。她們說，家在湖邊一

些小村莊裡，兩、三年以前，有個女子自南方回家，帶回打鉤針織桌布的方法，村裡別的女人也學起來；如今，那村莊附近的女人都會鉤針，人人都在家事之餘忙著鉤桌布。一件大桌布，鉤鉤停停，要花很多的時間。到底要花多少時間？她們也說不上來，只是說打鉤針很好玩，有件事做，日子也好過些。她們因爲懂兩句英語，成了銷售員，每月回去一次，把村裡姊妹的成品帶到這裡來賣。自從她們有了這個生意，大家的生活都改善了很多。

我們從事的是國際發展工作，可是如何才能眞正幫助這些發展中的貧困國家，改進人民的生活呢？這其實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能不能把新科技、新的思想傳入一個保守封閉的社會，而不擾亂她固有的文化和傳統呢？我們是不是有權力去改變她固有的文化和傳統呢？我們知不知道一旦固有的文化傳統受到破壞，會有什麼長遠的影響和後果呢？可是，另一方面，這世界不是我們共同的天地嗎？世界上的人不都是我們的鄰居嗎？由於運輸和通訊的急速發展，這世界已經越來越小；地球另一邊發生的事，密切地影響到我們的生活。我們怎麼能只爲自己生活的富足，而不屑別人的死活？東非一再有饑荒，上了百萬數字的餓殍，不只是統計數字，而是生靈塗炭的眞實苦難。中非的種族殘殺不停，那映現在電視螢幕上難民的悲痛，孤兒茫然的眼神，不也烙刻在我們的心靈深處嗎？

然而，要幫助一個人都很不容易，要有效地幫助另一個國家，另一群民族，更是困難重重。通常，善意的幫助不一定會導致善良的後果。拿物質和金錢給別人或是別的國家，短期



▲家庭手工業：非洲女人在家裡織氈子。



▲在路旁賣自己磨的石器的女人。

也許可以救急，長久，必定造成對方的依賴性和無能感，甚至於對施捨的手的強烈憎恨。我常唸記在心的一句諺語是：「給一個人一條魚，只能養他一天。敎一個人釣魚，可以養他一輩子。」如何引導當地人自力更生，自給自足呢？這比隨手施捨金錢和物資要困難得多，然而只有這樣才眞的是長久之道。發展國家的女性受到的限制最大，不光是生活環境的艱困，還有種種文化習俗的壓抑，尤其是住在偏遠地區的鄉村婦女，她們生產和賺錢的機會太少了。在這種困難重重的情形下，有些婦女還是勤奮地創造，用她們的手詮釋她們生存的意義。我喜愛她們富有鄉土風味的手工藝品，我支持她們在自己家庭發展出來的草房工業。我到哪兒去都注意當地女性的產品，如果看到的話，我就大量的購買。我收集了很多件祖魯(Zulu)女人手編的籃子，克沙(Xhosa)女人手磨出來的石器，和辛巴威女人做的陶器……然而這還是第一次在非洲看到女人的鉤針品。

離開克瑞壩城之後，我們往首都哈拉雷(Harare)開去。哈拉雷在辛巴威的正中心，在獨立以前曾有相當規模的建樹和發展。現在雖然有些破落，仍是非洲一個美麗而現代化的大城；林蔭大道旁，有高級的餐廳；美麗整潔的公園裡，挺立雕刻塑像；優雅的住宅區中，比鄰相連的都是寬敞的花園洋房；城中心的商店，陳列了精緻的非洲藝術品。我們住在旅舍，洗去一路露營奔波的灰塵，享受了一周城市的生活，然後折向南，往馬士維溝城(Masvingo)開去。

這一路上，離開首都越遠，越是荒涼無人。稀疏的叢林和草原，到了南方，漸漸顯出枯

乾萎靡的狀況。這一帶的氣候,不知爲了什麼原因,正在經過一個二十年來沒有間斷的旱季,河流和湖泊漸漸消失,草原開始變成荒漠,人畜都受到很大的災禍,自然生態也因而發生變化。在這蕭條的路上,沒有行人和車輛,單調沒有一點變化,我們好像懸吊在一條沒有源頭沒有終點的旅程……突然之間,重重疊疊的金色蜘蛛網,又意外地出現在路旁。

大張的鉤織品,掛在高懸的繩子上,各式各樣的蕾絲圖形,像是這荒原開出的一片令人眼亮的花圃。售貨的女人們,說這是村裡的姊妹鉤織的,也是從南方傳來的技藝,但是到底是什麼地方傳來的,她們也不清楚。老天吝嗇雨水,乾旱多年來一直不斷,作物和禽獸都養不活人,只有做這些活換外快。她們還有一些陶器和木雕,粗糙而原始,都陳列在地上。我們四個人,每人都買了一大堆。

從這開始,每隔十幾里路程,就有一個路旁的售貨攤位,掛著成林的大網,一地的陶器,不光有女人,還有一些小女孩也在兜售。我感到,我們離這些針織品的源頭越來越近了。我們每停一處都買了一些,漸漸的我們的小汽車實在裝不下,無法再買了,這些女人和孩子卻苦苦哀求:有肥皀牙膏嗎?有毛巾毛毯嗎?有舊的衣服嗎?跟我們換好不好?

我們深感她們物質的缺乏和生活的閉塞,於是跑到車裡搜箱倒櫃,拿出所有我們沒有急需的東西,又換了一大堆桌布和鉤針品。這些女人歡欣呼叫,把我們的舊東西當作寶貝。這時,一個小女孩走過來拉我的褲角,我蹲下來面對這大概只有七、八歲的孩子,滿心喜愛她



▲金色的蜘蛛網。



▲金色的蜘蛛網。

光澤細膩的黑臉，渾圓明亮的一雙眼睛；她用手勢補助她有限的英語，捧著一個陶盤，說是她需要鉛筆、筆記簿上學校，她自己做了這個陶器，能不能跟我交換？這個土紅色的陶器笨拙有趣，充滿了孩子的稚氣，我幾乎可以看到她在製作中滿身泥漿，手腳忙亂的樣子。我們四個人把身上所有的筆都收集起來，跟這小女孩換來這個陶盤；車上再沒有空間，我只有一路抱著陶器在膝上。

在離馬士維溝只有七十里的地方，路邊出現一個店面，掛著「金蜘蛛網」的招牌。好有意思的名字！這就是我們一直追蹤尋找的鉤織品發源地嗎？小店很乾淨雅致，擺著各種大小的桌布，掛著古典而優雅的女人衣裙，一件件細心地以手鉤的蕾絲配飾。在這時代怎麼還有人有這樣的時間和耐心呢？這些衣裙像是從另一個時光悠遠的地方，踏著花樣的腳步而來。店員熱心地告訴我們，這是門市部，草房工廠在離此七里的鄉村裡；她看我對這些衣服愛不釋手，說門市部旁邊還有一棟完全用手織蕾絲佈置的房子，前面是小餐廳，後面的寢室可以試衣服。

小屋在小店後面，精巧的小屋大概有上百年的歷史了，當年一定住著一個融樂的家庭，現在空守著維多利亞女皇時代的古雅的風格；牆上掛了兩幅那個時代的女人的畫像，家具都是一、兩百年的骨董，四邊是纖細柔美的花朵圖案，從窗簾、桌布、餐巾、床罩、枕頭罩、到毛巾，都鑲嵌了精緻的手織蕾絲。後面的寢室更像是住著位慵懶的少女，到處掛著她的蕾

絲長裙，好像只等圓舞曲一響起，就會從沉睡中醒來，穿起長裙，翩翩起舞……

我們坐在大樹圍繞的前廊吃中飯，廊角斜掛一個鉤針織成的大蜘蛛網，栩栩如真。我們就在這蜘蛛網下享受家庭式的濃湯，剛從廚房烤出來的麵包，香郁的咖啡和一份旅途中難得的安詳。深深地意識到，這一切都經過女性的手；是她們勤勞不息的手，一針一線，一分一毫，日日夜夜，輕撫生活的銳利和粗糙，把它磨得細膩柔軟，在荒郊裡創作出這一片溫柔……

在荒野裡開了幾里沒有路標的楮紅色土沙路，我們都在懷疑是不是走錯了路，突然前面出現一些赤足行走的婦女，頭頂籃子，籃子裡堆滿了蕾絲，我們就跟著她們；果然，不久前面就出現一些大樹和兩排低矮的農舍，樹蔭下坐滿了打鉤針的婦女；來往於農舍之間的婦女也都是人人抱著蕾絲——我們終於找到了蕾絲的發源地了。

我們想同這草房工廠的主人談一談，問問這工廠是怎麼建立起來的。工人找來的是一個中年微胖的白人。他聽到我們的來意，大笑起來，說他只是個幫忙運貨的，一切唯太座之命是從，我們還是跟大老闆直接談吧！

我們在堆放蕾絲的工作房裡等這位大老闆，出現的是位溫和穩健的中年婦人，她雖然百事待理，看到我們遠地來訪問她，還是很耐心地跟我們談，敍述她建立這草房工業的經過。

「辛巴威在一九八〇年獨立的時候，大多數白人都搬走了，我們的親戚朋友，走的走，逃的逃，沒有幾個願意留下來。我的先生和我生長在這個國家，已經是第三代了，很捨不得

離開。我的先生決定要從首都哈拉雷搬到他老家的農場，從事農業，我們就這樣在這兒住下來。我住慣了大城市，對農村艱苦平淡的生活十分不習慣，爲了打發日子，我開始發展我以前對針線手工的興趣，慢慢地開始教我們農莊的婦女打鉤針、織毛線。這兒氣候熱，她們對毛衣沒什麼興趣，卻特別喜愛打鉤針。當然，這也不是一天的事，幾年下來，她們都可以織很好的桌布和床罩了。她們又教附近的農村婦女，漸漸地，這鉤針的技術越傳越遠，遠遠近近的女人都會打鉤針。最初，我還幫她們推銷，作一些市場的經營，現在，她們經銷得也很好了，我們這工廠則專門設計和製作女性的服裝，完全採用當地的人工，當地手工鉤出來的骨董花邊，也創作新的式樣，然後教她們照樣做；我們出產的服裝，固然古典，也參考最新的時裝趨勢。我設計、剪裁、做工廠管理。我們這兒還有很多婦女專門縫紉、包裝、收發或是做蕾絲。除了你們看到的那個店以外，我們在首都哈拉雷有一個大店，擺飾得十分高雅講究，你們在哈拉雷時沒有看到嗎？南非的李爾斯佩城(Nelspruit)，也有一個分店。希望在不久的將來，巴黎也有一個叫作『金蜘蛛網』的店……。是的，生意不錯，我的先生已不管農場了，他專門管市場的經營和運輸……。」

那一個下午，我們在這草房工廠流連忘返，看那些蕾絲和布匹如何在這些婦女的手下漸漸形成美麗的衣服；我們和樹下打鉤針的女人比手劃腳地聊天，大半的時候誰也不懂誰在說什麼，可是彼此嬉笑不斷，好像完全能夠溝通；我們看婦女從遠方赤足跋涉而來，把頭上頂



▲在荒野搜集柴火，頭頂重載的小女孩。



▲在打樁高粱以便做粥的女人。

著的蕾絲拿下來，工廠的女工，檢視品質，或是論重量，或是論長度給價；這些婦女拿到鈔票，細細地數，小心地收藏在口袋，滿臉滿足和驕傲……這些都是勤勞不息的蜘蛛，用生命用時光織她們的網……

我一直覺得非洲的希望是在她的女兒肩上，非洲的女性通常堅強健壯，她們吃苦耐勞，頭上可以頂上一、兩百斤的重擔，背上要揹嬰兒，手上可能還要牽一、兩個孩子。她們耕田、除草、收割；到遠處取水、打柴；還要在家照顧孩子，生火煮飯洗衣；做所有這些男性不屑的事。她們供給農田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勞力，國際和國內農業發展的訓練計畫和統計數字，卻從來不包括女性。你如果有機會去逛逛非洲鄉村的市集，你會發覺叫賣蔬菜雜貨的，幾乎清一色是女性；一些供成年人識字的免費夜校，只有女性來上課，因爲男性不願承認他們不識字。有些鄉鎮的婦女，開始從事各種家庭生意，如果一天能烤上賣出二十條麵包，就可以養活一家人；三、五個女人合起來，就可以做小規模的麵包生意；有的烤麵包，有的運送，有的銷售，創出一個自食其力的生計……

我們的小汽車塞滿了東西，光是大餐桌巾就帶回了三十幾件，我們把它們分送給朋友，而且每次都不厭其煩地隨物附贈這個金蜘蛛網的故事，希望他們能和我們一樣珍惜這並不值錢的土產品，只因爲這些東西的後面有無數隻眞實的手，一針一線，勤奮不息，用生命用時光鉤織她們的天地。

原載《世界日報・世界副刊》，一九九六年三月五日

遠離非洲

——凱倫・白利克生的非洲舊居

我在非洲有一個農場，在泥公山腳下。
赤道自一百哩以北的高原劃過，我的農場在六千英尺的高地。
白天的時候，你會覺得你的身體在上升，一直升到太陽那兒。
清晨和傍晚清澈而安寧，夜晚總是寒冷。
這地理的位置和土地的高度造成的景象不像世界任何的地方。
沒有一點豐盛和繁榮，而是非洲蒸餾在六千英尺的高度。
——凝縮成這大陸強烈的精神。

從肯亞(Kenya)的首都奈洛比(Nairobi)，我乘公共汽車，轉了兩道車，邊走邊問，要去凱倫，白利克生(Karen Blixen)在非洲的舊居。凱倫鎮在奈洛比城郊十二英里的地方，因紀念這位熱愛非洲的女作家而得名。當凱倫在一九三〇年間咖啡事業失敗，農場被債主拿走，

家具被分散賤賣，不得不離開的時候，她已經知道她的農場將被劃分爲小塊住宅，但是她一定難以想像，她辛苦墾植也無法維持的農莊，其實寸土皆金，在她離開後的二十年間大肆發展，凱倫鎮成了肯亞的高尚住宅區。當年爲數六千英畝的咖啡農場、原始森林和當地土著的居處，另外二千英畝的廣闊草原，都被分割建築成了一棟棟莊嚴的英式豪屋。在肯亞獨立十幾年後的今天，這些房屋仍然整齊有致，環繞著寬敞的庭園，被高聳的圍牆保護，已經是很不容易見到的住宅區了。只有繞著住宅區的條條柏油路，雖然有林蔭和花叢自圍牆伸出來陪襯，仍然顯得年久失修，有不少大洞小坑。可能自獨立以來就沒被修補過。

公共汽車在破落失修的柏油路上顛簸，我忍不住想像當年凱倫和她的朋友開車從奈洛比上泥公山(Ngong Hills)來，這十二里的距離要開上半天，穿過莽原森林，越過叢林和河流，爬上高原，說不定路邊還有獅子和其他野獸。那一路上的顛簸又哪是我們現在能比擬的？

凱倫的農場雖然完全改貌，凱倫的故居總算被敬愛她的人保留下來了，而且，所有的家具和佈置都恢復到原來的樣子，成了一個紀念她的博物館，後面不遠的地方，還有一所女子學院，也因她而取名「凱倫學院」，是丹麥人爲紀念她，贈給肯亞的一個禮物。

環繞博物館的園子寬大美麗，樹木成蔭，綠草如茵，像一個幽靜的大公園。這在當年，不過是農場的一角，沒有圍牆，也不會有這些修剪整齊的花木，但是屋前常有朋友、工人來回奔跑。土人有事相求時，在這兒等凱倫，附近基布玉土族(Kikuyu)的老酋長基南巨(Kinan-

jui)，是凱倫的好朋友，愛在這兒歇息；當地的孩子，也喜歡聚在這兒，企望有什麼新鮮事兒發生；草地上也許有叫作「露露」的叢林羚羊(Bushbuck)，這個被凱倫從餵奶水養大的野羚羊，總在屋前隨意吃草嬉戲，是這兒固定的一員。有一年的配偶期，牠失蹤了一陣，卻帶回來牠的小羚羊和牠的雄羚羊。很長一段時間，露露的一家人從森林悄然而來，又安然地退隱森林，好像這塊農舍周圍的地方也是蠻荒的一部分。那雄羚羊始終踟躕不前，但是露露不怕人，會輕悄悄地走到房子的前面，豎起耳朵傾聽房裡的聲音，開窗的聲音，或是開來的汽車聲音。凱倫說，有露露和牠的家人來訪的那一段時期，是她在非洲最快樂的一段時光。所以，她把她與羚羊的這一份友誼當作她與非洲的因緣的象徵。

往凱倫的故居走去，我驟然發現這一切是這麼的熟悉——熟悉得好像這是我夢裡來過的地方；我的汗毛不自覺地豎立起來……屋前的長廊還是那個樣子，好像留聲機還在響，凱倫憑欄靜坐，等待丹尼斯(Denys Finch Hatton)隨時回來。

丹尼斯除了這農場外，在非洲沒有別的家。
他在野獵之間，就住在我的房子裡，他的書和留聲機也留在我這兒。
當他回到農場，農場把一切都盡情顯出來，都說出來——
就像，隨著雨季的第一次陣雨，咖啡叢林用它們的花說話，

一片粉白的雲，濕淋淋地滴著水珠，
當我等他回來，聽到他的車開上來的同時，我也聽到——
所有農場的事物都把它們的眞相傾述出來……

凱倫的客廳、餐廳和寢室也都是這麼熟悉，一切正如我想像中的樣子，當然這也是因爲《遠離非洲》的電影就在這兒實地拍攝的緣故。那火爐靜立客廳一角，內中爐火早已熄滅冷卻，不知是否還懷抱舊時的記憶？那火爐熊熊的冬夜？那圍火爐而坐說故事和聽故事的人？石椅和石磨還在，是凱倫的辦公處，在這裡，她算帳，付帳，爲收支的平衡傷透腦筋；也在這兒，老酋長基南巨和凱倫聊天，交換人生的哲學。餐廳朝西望，三個長窗大開，開向鋪了花磚的走廊和廊後的草地。當年，草地過去還有濃密的森林，在那兒，土地往河流斜下去，叢林隨著河流在原野畫出彎曲的綠線，是這農場與馬塞族(Masai)地域的界限。凱倫喜歡在這餐廳寫作，桌上散堆著紙，清晨或是深夜孜孜不倦，你幾乎可以看到她在餐桌上埋頭打字，手動打字機發出韻律的叮咚聲，幫她做家事打雜的土著，靜靜地站在一邊陪伴她，他們黑色的身體溶入深色的牆板，只剩下白色的長袍。他們不能了解寫書是爲了什麼？爲什麼女主人爲寫書這麼辛苦？是不是寫出書來就可以拯救這個快破產的農場呢？

克曼特(Kamante)，一個雙腿潰爛的男孩，被凱倫治好之後，成了她最忠實的僕人，他

與凱倫有這樣的一段對話：

克曼特在細心觀察凱倫的寫作已有相當一段時間之後，突然發出問題：「你相信你可以寫出一本書來嗎？」凱倫說：「我不知道。」克曼特沉默很久，這才一字一頓，深思熟慮地說：「我不相信。」凱倫知道克曼特說這話，必定已在心裡想了很久，有備而來，所以耐心地等他解說。這時克曼特從身後抽出荷馬的《奧得塞》，把這厚重精裝的書放在餐桌上：「你瞧，這是一本好書。從前邊到後邊都黏在一起。就是你把它拿起來用力搖，它都不分開成一片片的。寫這書的人是很高明的。但是你寫的只是這裡一張，那裡一張，堆在餐桌。當走進來的人忘了關門時，紙張飛滿一地，你就大發脾氣。這不會是好書。」

凱倫自己相不相信她會寫出一本好書來呢？

凱倫．白利克生是她的筆名。她的原名是愛沙克．丹力生(Isak Dinesen)，在一八八五年，生於一個丹麥貴族家庭，是位女公爵。她曾在巴黎、羅馬等地學習藝術。在一九一四年，她嫁給她的表兄，用她的嫁妝在肯亞買了一片土地，兩人到那兒去從事咖啡的耕種。她的先生也是位公爵，喜愛非洲，喜愛文學，著有《非洲的獵人》一書，有濃重的紈袴公子氣。一九二一年，他們離婚，自此，凱倫獨自爲農場孤軍奮鬥；一九三一年，她的農場破產，她變賣一切，一文不名地回到丹麥。在一九六二年死於她出生之地。再沒有回去過她熱愛的非洲。

雖然她以前也爲丹麥的雜誌寫過文章，但是她主要的創作都出版在她離開非洲之後，有

的是英文，有的是以丹麥文寫的，包括：《七個歌德故事》(*Seven Gothic Tales*)、《冬天的故事》(*Winter's Tales*)、《最後的故事》(*Last Tales*)、《草地上的影子》(*Shadows on the Grass*)，和《遠離非洲》(*Out of Africa*)等約八本。這最後一本在一九三七年出版的，八〇年間在非洲實地拍攝，成了佳評雲湧的電影《遠離非洲》。梅莉・史翠普(Meryl Strep)的精湛演出，把凱倫的精神復活了，大衆才知道有凱倫這麼一個人。在這本書裡，凱倫寫了她在肯亞的經歷，她的農場，和周圍的風土人物，她用沒有成見的眼睛和溫柔敏感的愛心，去看，去感受，去愛和去生活。其實，這書裡有關凱倫和丹尼斯的愛情，只不過是一小段過節。只是，雖然用墨輕淡，那份自由無羈，如非洲萬里長空般開闊的愛情，仍令人魂縈夢繞。凱倫其他的書，以不同的筆名發表，不大爲丹麥以外的人所知。有一篇短篇小說，叫作《芭比的盛宴》，也被拍成享有國際盛譽的電影。

餐廳牆上的掛鐘還在那兒，只是它停留在一個已逝的時代，當非洲還是遍地野獸和無際的蠻荒，有機會讓勇敢的男女來冒險開發的時代。我渴望這掛鐘在我的注視下又走動起來，到了時辰，它裡面躲藏的布穀鳥會跑出來啼鳴，我也企盼在周圍有一群土著孩子，和我一起伸頸仰望，爲布穀鳥的出現而嘻笑狂喜，以爲那是隻守信的活鳥，用基布玉的歌謠來讚美它，不管看它多少遍都還是驚奇新鮮。

圍著前廊的花木叢中，有一棵咖啡樹，正結了青色的小果實。當年三百六十英畝寬廣的



▲凱倫的故居前廊。

咖啡園只剩下這一株了。這一株植物又堅持著什麼樣的記憶呢？是不是雨季帶來的粉白咖啡花堆？是不是咖啡園旁凱倫爲基布玉孩子建的學校，和孩子的歌唱？是不是那個細雨紛紛的夜晚，凱倫和丹尼斯在咖啡園狩獵殺害水牛的野獸，當兩聲槍響劃破潮濕的黑夜，小學生興奮地離開課堂跑來，爲倒在地上的兩隻雄獅驚呼？或者，記憶裡充滿了咖啡園的汗水和艱辛，咖啡園在雨季淅瀝的雨霧裡六千英畝的粉白雲堆？

明亮閃爍的花叢有一份苦澀，像黑荆木(Black Thorn Tree)的花。當整個田園被成熟的果實染紅，所有的婦女、小孩，還有男人都來採摘樹上的咖啡果，然後搬到河邊的工廠；大烘乾機轉呀轉的，咖啡在它的鐵肚子裡嘩嘩響，像是小石子被海邊的浪濤洗刷。當咖

啡在半夜裡烤乾了，必須立即拿出來，大而黑的工廠，到處掛著蜘蛛網，扔著咖啡的果皮，無數盞手提燈圍在烘乾機旁，映照燈光裡興奮的黑臉。工廠掛在非洲的黑夜裡，一如神話中黑巨人耳上的明珠。

這烘乾的咖啡還要去皮，分級別類，裝進大麻袋，用縫馬鞍的大針縫緊。十二袋的咖啡湊滿一噸。清晨，天還未亮的時候，牛車就載滿咖啡袋，六十隻牛拉一牛車，叱喝叫喊地往奈洛比搖擺移動。

然而，這辛苦的過程仍帶不回利益。凱倫的農場地勢，對種咖啡來說，是過高了一些。寒冷的月份，當低地起寒霜時，咖啡的新芽和新結的果實都變得枯萎褐黑。風從平原吹來，即使在豐收的年度，我們的產量也遠不如附近低於六千英尺的農場。雨水一直不夠，有一年雨季根本沒來。而蝗蟲一襲來，在二、三個月中把一切農作物完全摧毀。

蝗蟲密集而至，如風暴來襲，厲風呼嘯。

堅銳的翅膀打到你的身上，頭上。

如金屬般在陽光下閃耀。

牠們的身體卻使日光暗淡。
牠們扎著你的臉，鑽進你的衣領、袖子和鞋子。
雜亂、匆忙、盲動、煩躁、齷齪……
恐怖的暴民。

每年十萬噸的咖啡產量，到最後一年只有三萬噸；而價格由每噸咖啡一百英磅的價錢，降到六十英磅。農場土地只有賣了，農舍不再屬於她，家具用具一切分割零賣；凱倫本來一到非洲就決定，不在乎生命中不緊要的事，這些東西只不過是身外之物，件件賣掉，是爲了保全自己。然而，沒想到的是：保全下來的自己竟是如是之輕。

凱倫唯一堅持不肯放手的是基布玉土著居住耕耘的家園。基布玉在這兒住了幾百年，他們的家園世世代代都是屬於他們的。但是照白人的法律來說，基布玉人沒有地契，既然位於凱倫所有的土地上，就歸凱倫所有，一旦凱倫失去了這土地，自然就歸新主所有。新主人要把這土地開發爲新社區，那麼基布玉人就得趕快搬走。他們搬到那兒去呢？他們不過是沒有文化的野蠻人，死活都一樣，除了凱倫之外似乎誰也不關心。

凱倫奔走懇求，到處呼籲，最後英屬肯亞政府終於例外開恩，讓基布玉人搬到凱倫農場之外，另一塊叫作大溝若梯的保留地(Dagoretti Reserve)。在今天的泥公鎮，基布玉人仍住

在那兒，當地的人叫他們爲「凱倫的土著」，正像人們叫那些被辛德勒救出來的猶太人爲「辛德勒的猶太人」。

凱倫再無牽掛，自己的生命已是如此之輕，正好飄洋過海，離開這強烈激情的非洲……不料丹尼斯在飛往凱倫農舍道別的半途，驟然飛機出事，機毀人亡。

丹尼斯的土墳，在泥公山上，以直線劃來，離凱倫的農舍不過只有五英里的距離。地勢比農場又高了一千英尺。在這裡，可以看到肯亞山(Mount Kenya)和克利門加若山(Kilimanjaro)，這兩個肯亞最高也是非洲最高的山峰。泥公山的長背脊自北伸展到南，頂上有四個重疊的山峰，峋嶙奔雲，當地人稱之爲「巨人的手指」。西邊的山岩，陡然垂直下降，一直到「斷裂谷」①的黑色谷底。

在凱倫離開之後，丹尼斯的兄弟，在墳上築了一個碑石，丹尼斯的英國朋友，在他讀書的依通(Eton)學院，爲他建了一個石橋。於是，在英國鄉村緩慢的小河與非洲堅硬的山脊之間，丹尼斯走過他生命的道路。

---

①「斷裂谷」(Rift Valley)在非洲的東部，是一串深谷、斷層、河流和湖泊相連的地理岩層，自衣索比亞往南，經肯亞、烏干達、坦尚尼亞，一直到馬拉威和莫三比克。這塊岩層位於兩個往不同方向移動的地盤之間，地盤不斷移動，岩層也不停地斷裂，在遙遠的將來，非洲將會形成兩片分開的地塊。

只是，凱倫沒有看到這些。沒有看到石碑和小橋，沒有看到守望墳地的獅子和野獸，沒有看到如今已是一片玉米田的墳地，也看不到後人徒然爲他們垂首惋惜。

也許，她帶走的是泥公山最好的一份記憶：

那裡的空氣清純如水，
你把帽子拿掉，溫柔的風會把你的頭髮吹起。
越過山峰，雲朵自東方飄來，
把它們生動的影子畫在廣大起伏的土地上，
往「斷裂谷」那邊慢慢消失。
在山的頂脊和四個山峰之間，野草短如茵，
灰色的石頭偶爾突出，
這裡有一條野獸通行的小徑。
一個清晨，我們在山頂露營，
我一早起來散步，
看到小徑上大羚羊新鮮的足跡。
這些巨大平和的動物，排成長列，在日出時走到這山脊；

如果不是爲了欣賞左右的景致和腳下無邊的大地。

還會有什麼別的原因。

我在凱倫的故居徘徊徜徉，走出凱倫鎮，穿過已經平坦的泥公鎮，順著泥公路慢慢的往泥公山爬上去，左右的翡翠山谷點綴著農場和房屋。我氣喘吁吁，越爬越高，把農田和房屋拋在後面，看到山峰如手指般伸向天空，山峰間飄蕩著雲朵，微風吹動山谷的野草。空氣清涼稀薄，使我昏眩若醉，我終於體會到凱倫提到的，這高空特有的空氣。我的身體在空中浮起來，緩緩上升，向炫目的太陽升起；我清晰地看到腳下伸展的山峰和原野，自由奔跑的野水牛和羚羊，和我比翼翺翔的一對野鷹……

如果我知道一曲非洲之歌……

屬於長頸鹿和非洲仰臥的新月，

收穫田裡耕種的犁，屬於咖啡者汗淋的臉……

非洲知不知道我的歌？

平原上的空氣會不會顫動我曾有的顏色？

兒童會不會把我的名字加進他們發明的遊戲？

滿月會不會把如我的陰影投射到路上石子？
泥公山的鷹會不會來尋找我？

原載《世界日報・世界副刊》，一九九六年四月十九、二十日

蘆葦舞

非洲的南部有一個名叫史瓦濟蘭(Swaziland)的王國，從東到西、或是從南到北，開車都不到半天的時間；可以說一眨眼，就開出了這個國家。國土大部分被南非共和國包圍，只有東部和莫三比克相接，是個困在內陸的島嶼。這個王國，自一九六八年獨立以來，一直與中華民國保持良好的邦交，我們在當地設有農技團和手工藝團，國王並在聯合國會議上一再發言為我國爭取主權。史瓦濟蘭境內多山，山峰蒼翠高峻，古老的盤石聳立，山澗在重重瀑布間急奔，鋪滿綠茵的谷地起伏在山丘陵園，素有非洲的瑞士之稱。也正是因為這險惡的地勢，當十九世紀中旬，南非的祖魯帝國興起，殘殺奴役其他的種族時，一小族史瓦濟人逃到這山區，建立獨立的王國，得以逃脫祖魯人的逼害；就是在這以後，白人勢力入侵，南非種族隔離政策苛嚴，史瓦濟蘭也在英國的保護下，維持了相當程度的自主自立。這個小國家沒什麼出產，在國際上不足輕重，唯一出色的，大概要算她美麗的景色，獨特的傳統衣飾，和保留完整的原始風俗吧！

傳統衣著多姿多彩

無論是大街小巷或是鄉間小徑，多姿多彩的傳統衣服會驟然飄蕩出現，讓你大開眼界。年輕的女子通常繫一條鮮紅大巾，上面有黑白色的非洲圖案，斜斜地披在肩頭，一隻手臂裸露，另一只肩頭上用紅巾的對角打一個結；還有的女子乾脆肩膀暴露，紅巾在胸襟一結就了事。女子的下身習慣紮一圍腰短裙，光腳沒有鞋子，又瀟灑又爽快，披在她們人人健壯挺拔的身體上，有令人嘆賞不已的天然美。男士們的服飾，就更是有趣了，他們的上肢裸露，只愛在胸脯掛幾串貝殼或是骨頭之類的飾物；腰部一圈野獸私處的皮毛，一般是用牛皮，講究起來也有用豹皮羚羊皮的。這獸皮在他們身前垂下一片，勉強把私處遮蔽，但是野獸陽具外面的皮毛顯然可見。獸皮之下是當事人的陽具罩，據說是一種如葫蘆式的瓜做的，昂然掛立，你想要不看都不大容易，頗令我們這些外地剛來的人觸目驚心。可能是怕拘束慣了的老先生老太太心臟病爆發，史瓦濟的男士在一般場所還是在獸皮下紮一塊花布，當作遮羞的短裙。這以外，他們腰部還插一把小刀，表示他們是雄赳赳的武士，手上有一根手杖，可以打蛇趕牛羊；更正式一點的場合，他們把上戰場的行頭也搬上來，一手執尖矛，另一手執以深淺獸皮做成圖案的盾牌，好像隨時要開戰了。上一代的人，還作興紋身紋面，現在的年輕人中，已經再也看不到了。偶爾碰到一兩位上了年紀的傳統武士，臉上身上滿佈黑色條紋，頭上豎

立羽毛，身上掛有成串敵人的骨頭，一走動起來就嘩嘩響，再加些凶狠的吼叫和充滿侵略性的戰舞，其戲劇效果之強烈，心戰藝術之高超，想來一定可以使敵人血液凝結，頭髮倒豎。

插在頭上的羽，大有學問

史瓦濟的男女，都喜愛在頭上插些羽毛，他們鬈曲的短髮，濃密糾結一如海綿，好似天然的插花座，羽毛一插上去都乖乖地豎在那兒，絕不會掉下來的。這些插頭髮的羽毛，可眞是大有學問，一般人只能插些雞毛雜羽，只有皇族的人才可以用鮮紅色的長羽毛，而且，血統越是高貴，紅羽插得越多。你別看這國家雖小，皇族人口可眞繁盛。上一屆的老王年高望重，一生嬪妃無數，王子公主一百多，歷年來皇子皇孫再迅速綿延，現任的小王也不甘落後，才二十出頭，已有六位皇妃，子女的數目與日俱增，誰也來不及計算，結果弄得全國到處都是皇族，多於天上的繁星。每逢傳統盛典佳節，皇族雲集，紅色的羽毛滿天飄。我猜想他們彼此一定在暗中計算對方戴了幾根紅羽毛，是不是超出份內該戴的數目。這種紅羽毛都來自勞瑞鳥(Laurie)的長尾巴，可憐的勞瑞鳥，只因為長了這紅色的尾毛，已在這個國家遁影絕跡了。



▲滿頭紅羽的均是皇族公主。



▲戴紅羽的妙齡少女。

少女爲春天招魂

八月結束的時候，正是南非的冬末。原野的牧草枯黃，溪傍的蘆葦也乾燥堅韌。一年一度傳統的蘆葦舞季節又到了。這個當地人稱之爲「門朗加」(UMHLANGA)的典禮，是史瓦濟蘭最具特色的風俗，也是非洲尙未被外界發現的神祕之一。每年，將近五千位未婚女子，從全國各地趕來，在皇家牧場露營，參加一周的歌舞儀式。穿戴傳統衣著的年輕女兒，身體幾乎全裸，在寬廣的原野唱歌跳舞，像是在爲春天招魂。這些彩色繽紛的形象，好像已成這個小國的象徵，出現在所有的國家雜誌、宣傳畫報和旅遊刊物之上。

宣傳畫報上說，「門朗加」的目的是讓少女們從全國各處採集蘆葦，爲母后住宅的園子修補遮風的籬笆。更深一層的意義是讓年輕人不忘傳統，發揚種族的精神，增加國家的團結。酒酣飯餘的私下流傳，則說這是傳統習俗裡讓國王選妃的機會；每年在典禮中要選一位，如果哪一年國王沒有選中一名少女，人人都感到失望。現在的這位年輕國王比較新式，喜歡在女子中學的儀隊裡找他的對象。頗令傳統保守人士頭痛。

拿照相證比升學考還難

我聽到這些流言紛紛，又看到男士們一提到此節日便眉飛色舞，最初還對這蘆葦舞很有

反感，覺得成千的裸女陳列，供國王挑選，一如人肉市場，是對女性的侮辱。為我們做家務的羅絲，是個純潔誠實的好女孩，還在上學讀書，我們長期相處，一邊做事一邊聊天，兩人無話不談，好像女性之間的共鳴感，走遍天下都一樣，不是種族和國籍可以限制得了的。羅絲要求十天事假，也預備參加這個蘆葦舞。她和她的好友瑪莉，每年都在等待這個季節，自從她們十三歲進入少女期以來，每年參加，已經有四年了。羅絲說，在這男權高張的國家，男性可以隨意多妻，而女人地位低賤，自小就要做沉重的工作，長大成人之後也沒有財產和權力，是社會上無聲無形的一群。只有這蘆葦舞，是完完全全屬於她們的。在這期間裡，她們可以名正言順地離開家，和各地來的少女一起露營生活，無拘無束地在原野裡唱歌跳舞，過一生中最快樂逍遙的日子，留幾片生命中難得的美好記憶。

我深感史瓦濟女性的無奈，匱乏的自由和機會，那裡忍心剝奪她們這樣微小的歡笑呢？我也開始捲入蘆葦舞的熱潮，幫著預備羅絲和瑪莉的服飾。我這才知道少女為這節日付出很大的代價，服飾所費不貲，光是材料就幾乎是她們一個半月的薪水。我又經過一番周轉，從一個機關跑到另一個機關，跑去申請拍照的證件。蘆葦舞是這王國神聖的儀式，女人裸露的乳房對於非洲人來說，本來就司空見慣，不足為奇，只不過是哺乳嬰兒的生理器官而已。倒是外地人色迷心竅，把它視為性的象徵，越是包裹在衣服裡看不到的，越是想看。有些外來的旅客，用色情的眼光去看裸體，照了一些令當地人不滿的相片，幾乎引起國際糾紛，以至

拍照受到嚴格管制。我讀了一些照相的規章（譬如，只可站著照，不可蹲在地上照），經過口試訊問，背景受到調查，又舉手宣誓簽字保證守規律，這樣才終於拿到許可。

屬於少女的節日

節日的前三天，學校結束課程，所有的少女都回到家鄉，然後由家族裡的武士陪同，背揹行李，手提包裹，跋山涉水地集中在天堂谷的皇族住處。這幾天之中，全國上下不管是田徑小路還是柏油公路，都有年輕的女孩，或是步行，或是坐公共汽車，或是擠在卡車的後面，嘻笑歌唱，向路人頻頻招手呼喚，一群群地往皇家趕去。到了皇族住處之後，典禮正式開始。

女孩子們分成兩組：年紀小的女孩，去附近的溪流傍收割蘆葦；年長的女孩，則要長途奔波到遠處的沼澤，一去一來，可以花上四天的光景。這些身穿傳統衣裳的女孩，赤著光腳，身披紅巾，散佈在山嶺水塘，一如飛舞在原野的蝴蝶；在回程的路上，她們手臂抱著一根根長達四公尺的蘆葦，一邊步行一邊高歌，歡笑的聲音在山谷迴響，把蕭條了一個冬季的原野，一下喚醒過來。

第五天號稱是休息的日子，其實這些女孩子爲了預備次日的服飾，正忙得不可開交。皇家的牧場裡紮起幾百個帳篷，女孩子進進出出，在營地生火、提水、洗滌、做飯。到了典禮的那天，少女們一早起身，依家族而排列成行，由年長的女性皇族帶頭，每人手抱一紮蘆葦，

往母后的院落載歌載舞而去。

十時左右，我們隨觀衆入場，入口處不收門票，但是有全副荷槍實彈武裝的兵士把關，人人經過抄身檢查，沒有許可證的照相機和錄影機，則一律扣留。場地的四周用木樁做圍牆，觀衆就坐在木凳子上，有照相證的少數特權者，則可以站在前面拍照。場地是皇家牧場的一角，寬敞沒有樹木，遍鋪枯黃的牧草，伸展在天堂谷的心臟腹地，遠處綿延的山嶺，正是自然天成的戲台背景。非洲的天空浩瀚無雲，冬末的陽光從北方斜斜地灑下來，沒有草皮的土路上，露出非洲土地特有的褐紅；眼前的景象閃亮鮮明得幾乎不是眞的，時間遲緩下來，我們好像回到一個過往的時代，靜靜地等待成群的羚羊斑馬隨時自谷地奔馳而來……。

一萬隻乳房的舞蹈

少女的歌聲由遠而近，她們修補完母后的籬笆，在觀衆的掌聲裡入場。我們這些觀光客，眼睛一下子亮起來——依傳統的習慣，她們裸露上體，只有一些貝殼珠子掛在脖子，一些彩色絢麗的線團作肩頭的裝飾。一個個史瓦濟少女天賦豐滿挺拔的乳房，坦然陳列在天地之間；五千上下的少女，那就是將近一萬隻乳房了。她們的腰部，纏一極其迷你的短裙；大多短裙是用獸皮織成的，還有少數祖魯族少女，用單薄的彩色玻璃珠編成她們的短裙。聽說她們的裙下沒有內褲，可是我既然簽了字要奉公守法，也不敢蹲下地作進一步的實地調查。她們赤



▲在原野歌舞的少女。



▲載歌載舞的少女。



▲原野裡袒陳的少女。



▲燕瘦環肥的裸體少女。

裸的小腳纏繞鈴鐺，一步一響。她們的右臂裹著一條披巾或毛毯，右手握一把匕首；左手拿著一個獸皮作的盾牌，盾牌上不同的花紋表示出她們所屬的家族。

觀衆被晃動的肉體迷惑，只見生命蓬勃閃耀，熱血洶湧奔放，忍不住一再高呼。經過一陣震撼之後，才慢慢平靜下來，頓然耳目一新，發覺這自由活躍的裸身，歌舞在寬闊無際的草原上，本來就是世上最美麗最自然不過的事。

少女們又唱又跳，並不整齊一致，而是那種自我沉醉，自然天成，蘊涵在山野林間的民族歌舞。有的是牧羊舞，有的是收穫舞，還有的時候手上的匕首霍霍，可能是屠豬或是打仗的歌舞。我一直在歌舞群中尋找羅絲和瑪莉，五千人晃動不停，等我找到她們時已是儀式結束的時候，而且還是她們向我這站在前面照相的中國人頻頻搖手，我才把她們認出來。眞的是人脫了衣服，都是一個樣子，沒有什麼大不同。雖是這麼說，隨著歌舞的進展，這五千人也從一個整體而漸漸地顯示出各人的特色。有的少女纖細高眺，有的豐碩健壯，有些小女兒，還未開始發育，根本是小孩子。一些年紀大的已婚女子，帶頭領隊歌舞，頭上梳著已婚女子才能戴的蜂窩頭，身穿厚重的黑色牛皮長褶裙，身體被寬大的布巾遮蓋。像此地多數已婚女子一樣，已經肥胖臃腫；只是她們跳起舞來，仍然滿身是勁，充滿了非洲人特具的韻律感。

大家視線的交點，是一些頭上插了紅色羽毛的皇族。有幾個妙齡的公主，美艷奪目，身材姣好；有幾個是大家都認得出的皇妃，紅羽滿頭，插如皇冠一般，她們的上體略有遮蓋，

也和大家一樣歡樂舞蹈。在皇妃前面，還有幾個小公主王子，大概只有五、六歲吧！小公主們穿著和少女一樣的彩色服飾，小王子們則是一副雄赳赳的武士打扮；他們都已是熟練的舞者，毫不在乎集中在他們身上的鏡頭，顯然十分自得其樂。

國王和群衆一起舞蹈

突然之間觀衆又轟動起來，一群全身配備著銳矛和盾牌的武士自遠方走進來，群衆呼喊國王的名字，原來國王和他的臣相以及隨身的武士到了。

國王是個高大健壯的年輕人，他和他的同伴都是全副武士打扮。他的頭上的紅羽毛當然比誰都多，他的脖子上掛著用玻璃珠編成的兩片項鍊，上身赤裸，腰部繫一短裙，是白色的梅花豹皮做的，皮革下是一圍布裙。他的左手舉起一根銳矛（我身後的人說那是純金的），他右手舉起一豹皮盾牌，上面有史瓦濟蘭的標誌，頻頻向觀衆致意。觀衆的情緒熱烈得沸騰起來，史瓦濟人顯然熱愛他們的君主。

國王也加入舞蹈的行列，和他的孩子們一起跳起舞來。這個鏡頭難得，我好不容易找到一個機會，大叫一聲「國王」，他往我這兒轉過頭來，這個幾次訪華，與我國邦交密切的君主，大概以為我是來自中華民國的新聞記者，對我一笑，被我捕獲在鏡頭裡。

過後聽朋友說，今年的蘆葦舞中，國王總算沒讓保守人士失望，選出了一位六歲的小女



▲國王的王子、公主在行列前歌舞。



▲武士加入少女的行列。



▲國王帶領武士加入跳舞的行列。



▲成年的觀衆忍不住也加入少女的歌舞行列。

孩。我正憤慨得要跳腳，告訴我這馬路新聞的朋友又說：國王給這女孩一些錢，供她讀書，照樣住在家裡，一切先等她長大以後再說，以後的事誰知道，反正只是傳統儀式。

草原上的裸舞

國王和他的一行武士離場之後，觀眾又起了轟動。一群中年婦女，從人群裡擠出來，嘴裡發出「呼嚕呼嚕呼嚕呼嚕」的傳統尖叫，急不可待地加入少女的歌舞行列。她們穿著普通的街頭衣服，與周圍少女的裝飾格格不入，可是觀眾只是笑嘻嘻地，誰也不在乎她們即興的表演，有些人甚至拍手呼嘯起來，爲她們鼓舞。這些年華已逝的婦女們，在少女群中引吭高歌，翩翩曼舞，如痴如狂，顯然抓住了歌聲的翅膀，翺翔在這韻律的波濤之中……

在這樣純樸自然的歌舞之中，時間會回轉，人人可以重做多夢的少女；廣闊開敞的草原，原該屬於赤裸的少女，如羚羊一樣在無際的晴空之下，自由奔馳，跳舞歌唱。

南非的野地百合

我們的小車飛馳，從寄居的滿山泥城(Manzini)往東開，目的地是史達基鎮(Steki)。看中的倒不是這名不見經傳的偏僻小鎮，而是這中間鮮有車輛行人的公路，可便於我練習在路的左邊開車。我的先生和孩子，捨命陪君子，知道我的駕駛技術和愛超速的毛病，都正襟危坐，捏一把冷汗。這麼平整的柏油公路，又巧逢這美好的秋日，我倒是好整以暇，對新的風景和視野，滿懷好奇和興奮。

滿山泥城位於史瓦濟蘭的高谷區，往東開去，指向印度洋，地勢逐漸下降，不久就進入山丘起伏滾動的中谷區。如果再繼續開，就是莫三比克了；那是炎熱潮濕的平坦低谷，還有野生的鱷魚、河馬橫行其間呢！

每當路旁出現吃草的牛，我的家人就大驚小怪地喝叫起來，生怕哪條牛心血來潮，要過街逛逛，會被我撞個正著。與其說是關心我，我看很可能是平日被我叫么喝多了，趁這機會借題報復。

「看著！旱龜(Tortoise)！」我的孩子又大叫起來。

我聚精會神地看著這條橫在公路中間的旱龜。說時遲那時快，它被我的車子壓成旱龜醬。

我的家人不相信我沒有網球名將吉米康勒(Jimmy Conner)的快速反應，一再怪我。他們又堅持這是《國家地理雜誌》報導過的，快要絕種的非洲旱龜，以增加我的罪過感。

「該給《國家地理雜誌》寄封信，告訴他們這只剩二百八十隻的旱龜又少了一隻。」我也幽他們一默。

公路兩邊的風光漸漸變化，再也看不到高大濃密的樹林了，只有些短小而稀疏的叢林。阿克西西亞(Acacia)，這豆科的多刺植物，成了最普遍的景色。綿延的中谷是乾涸荒涼的，偶爾有一些阿克西西亞聚集在山腰或乾河的旁邊，大多的時間，阿克西西亞孤立在乾旱的大地，像傘般伸出它多刺的手臂，孤單的影子東一隻西一隻，一直延伸到地平面的那面……。

一隻鷹從阿克西西亞樹頂飛起來，振翼浮騰在廣闊的天空，好像懸在時空以外的世界……

這正是我想像中的非洲莽原；我期待隨時有羚羊成群飛蹄奔過，長頸鹿來吃阿克西西亞的細葉片，象群從陰影衝出來，獅子的吼聲在阿克西西亞的樹叢震撼……

「那是什麼？」我問。

他們都沒有看到。

阿克西西亞的短叢後面，好像有白色的影子閃耀。車子一閃而過，話說出來已是幾里以後的事了。


▲南非的野地百合。

「大概是一群鷺鷥吧！」先生是愛鳥的人，一路在談新發現的鳥。

「我覺得好像是白色花叢——只是，這是秋天，又是這乾旱地，怎麼可能有花朵？」

在回程的路上，我存心去看個明白。然而阿克西亞獨守幾十里的遼闊，看來都是一個樣子：太陽斜下來，樹叢的影子拖得長長的，我更沒有把握了。如果眞的是鷺鷥，它們也早該飛光了。

「好像在這兒？」我把車子停在路旁，走向一叢阿克西亞。我繞過它們，小心防備它們多刺的枝葉。

展開在面前的是一幅難以相信的畫面。在這落日餘暉的時分，一片百合從泥濘地青草叢脫穎而出，圍在一個牛飲水的淺泥池邊，成千成萬朵潔白的花瓣初展，還有更多纍纍的花苞

正含苞待放。

這不像是乾旱的非洲。

然而，我也發現非洲充滿了令人難以相信的奇蹟。

「下週就是復活節了。」我突然想起來。

在這南半球，季節顛倒，我已是四季混亂。再加上左邊開車，我也東西不清、方向不明，不知身在何處，今夕何夕。

然而，野地的百合記得清楚，復活節到了。

原載《聯合報・聯合副刊》，一九九一年

心之所在

剛把金白麗(Kimberley)高樓重疊的天景扔在身後，我們就驟然掉進空無一物、無隅無限的大沙漠裡。

我們在南非的克那哈瑞沙漠(Kalahari)南端往西急駛。就在我們北邊，至今仍住著矮小的叢林人(Bushman)，過著狩獵及採摭野生果實的原始生活。沙漠向四面八方延展，沉靜無語，山丘起伏的面孔，被時光風化成灰砂石礫。公路上沒有行人，一個上午也沒見到一部來往的車輛，單調的景色，沒有一點變化，我們覺得像是陷在沙漠的一顆砂裡。我們一再驚呼起來，這情景與亞利桑那州這般相似，恍然自己被帶回美國的西南大沙漠……

世界各地的沙漠，似乎都有這種超脫時空的面貌，凝固在存在與不存在，**眞實與不眞實**的邊際。

其實連這自沙漠升起的金白麗城，如果不是爲了鑽石，也沒有存在之必要。**這個築在礦**礫之上的世界鑽石首都，雖說是南非的地理中心，但在一般斐人的心目中，是個如西伯利亞一般遙遠的名詞。從金白麗到北部的波札那國(Botswana)，西南非新成立的納米比亞國



▲白金麗鑽石城挖出鑽石的大地洞。



▲從白金麗鑽石城挖出的鑽石可以裝滿三個貨車。

(Namibia)，以及一直到大西洋海岸，均盛產鑽石，珍貴及半珍貴的有色寶石，價格昂貴，仕女珍愛。然而在沙漠中偶爾經過的小鎮，甚至包括發現第一顆鑽石的荷普鎮(Hope Town)，都是寂靜消沉得近乎頹廢。自從二十世紀初，第一顆鑽石被發現以來，多少人終其一生在此沙漠追求發財夢？又有多少人看到他們的夢想與青春一起幻滅？只有這沙漠，不是吝嗇也不是不吝嗇它的寶藏，只因這些寶石與礫石本沒有什麼不同。

沙漠乾旱貧瘠，沒有作物，連野草也少。一連五年雨季都爽約未來。我聽說這一帶牛羊已大半餓死，農人因為缺乏飼料，也大量廉價賣出牲口。偶爾在路旁看到一台孤立的風車，擱淺在無雲無風的萬里晴空，無能抽出供牛羊飲用的地下水。馴善的羊群，寂靜無怨地散在風車附近，低頭找點草吃。有些羊有黑色的臉，有些有白色的臉。居然也像種族分隔的斐國，各聚各的，不相往來。

沙漠像是走不出的網，炎陽耀目，世界只是面白花花的幻想。我們幾乎進入催眠狀態……突然，路邊鐵絲網後面一群飛躍的跳羚(Springbuck)，矯健地往前奔去，比我們的汽車還快。不知道它們是野生或是被人畜養的，只是令人緬懷還是不久以前，這沙漠裡自由奔走的群群斑馬羚羊。路邊偶爾也有幾隻高大的鴕鳥，三五成群，是農人飼養的，聽說利潤很高。見我們走近也不跑走，只是會鼓起牠們羽毛纖秀的翅膀，嘴裡嗞嗞嘘叫，警告我們別傷害牠們的小寶寶。倒是被牠們這一警告，我們特別注意到巨大的鴕鳥的腳邊，這一群如小學生般排成

一長隊的絨球，小鴕鳥只有小雞那麼大，唧唧叫個不停，東跑西鑽，可愛之至。

這些原生於沙漠的動物，顯然比人們移殖過來的牛羊適應得好多了。

時值南半球的深秋，然而午後的豔陽，燥熱難耐。我們在一個叫克拉文(Carnavon)的小鎮停下來。

克拉文閃著白色的粉牆，樸實寧靜。一如其他斐國荷蘭裔的小鎮，它的街道乾淨得像每天有人用抹布擦過似的。然而不像其他大部分的城鎮，克拉文的黑人與白人混住一城，分不出高雅富裕的白人區，和隔得遠遠的、藏在沒人看到角落的黑人貧民窟。鎮的中心有一個噴泉廣場，噴泉已乾（大概與五年來的旱災有關），廣場站有幾個各種種族膚色的人，都不在意這炙人的熱度，在那兒聊天。池子後面有個打著小吃招牌的鋪面，高大厚實的荷蘭式建築，該有一百多年的歷史了。

一走進這古老的店鋪，我們立刻感到清涼爽快，好像進入一池澄清的古潭。古老的建築有一尺多厚的牆，擋住外面沙漠的絕端氣溫變化，粉刷得潔白純淨。店面佈置得整潔明亮，一塵不染，簡簡單單的商品擺置得有條不紊。管小店的是個魁偉的中年男子，一臉絡腮鬍子，繫著圍裙，顯然也是小食部的廚子。他正在照料幾個半大不小的孩子。這幾個膚色各不一樣的孩子，手裡抓著幾個硬幣，興奮得很，嘰嘰喳喳地在幾罐顏色鮮明的糖果之間無法拿定主意。中年男人耐心地等待，到孩子們嘴裡塞滿了糖，歡天喜地一哄而去，他才走到我們的卡

座來。

我們叫了些果汁。芒果、荔枝、蕃石榴。從未嘗過比斐國出產的更新鮮甘醇的果汁。

中年男人送果汁來時跟我們聊起來了。他說克拉文這小鎮的存在只有一個原因——羊。全鎮人的生計都與羊脫不了關係：牧羊、宰羊、織羊毛、運輸羊、買賣羊……。

他的聲音深沉而有磁性，他的英語與當地人的口音不一樣，我們問他哪兒來的。他把手一攤，氣宇軒昂，竟有一份歌劇台上的風度：

「我來自德國，海德堡。已經十五年了。」

海德堡，萊茵河畔文化繽紛的歷史古城，多遙遠的地方。這似乎應該在歌劇台上振肩高歌的人，怎麼會流落到這孤寂的沙漠，這以羊爲生的小鎮？

我直覺地感受到這後面一定有個故事。

「你不想家嗎？」我試探。

「家？」仍然是該唱歌劇的宏厚聲音：「這兒就是我的家。」

他若有所思，棕色的眼睛變得溫柔而深摯：「家就是心之所在。」

我聽到一個最美麗的故事。

原載《聯合報．聯合副刊》，一九九一年

辛巴威大廢墟

世界各地古老的文化都留下痕跡，譬如南美洲有印加和瑪雅廢墟，埃及有金字塔和灌溉渠道，中國有萬里長城等等的，到非洲來的人常感好奇，爲什麼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沒有什麼古老的建築物呢？撒哈拉沙漠以北的地域，受到地中海文化的影響，不能算是眞正的非洲；而在這撒哈拉以南的非洲領域裡，從南到北，自東到西，只見遊牧的民族住在輕便的營帳裡，定居的民族住在大多是圓形的傳統小屋裡。這種像蒙古包似的房子通常非常矮小，只夠兩、三個人睡覺，一個大家族由很多這樣的小房子集聚起來，看不到大的建築，也找不到什麼古老的遺跡。既然非洲是最古老的大陸，人類在這大陸也發源了最久，爲什麼看不到什麼宏偉的古跡呢？

其實非洲也有一些古老的廢墟的，只是進去不容易，不大爲外人所知而已。這些遺跡大多散佈在非洲中南部，而這其中最大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辛巴威大廢墟」(The Great Zimbabwe Ruins)。「辛巴威」就是土語裡「石屋」之意，指的是這個以花崗石砌成的古城。二十世紀中葉非洲民族主義崛起，羅德西亞(Rhodesia)的原居民終於推翻了英裔白人的統治，

在一九八〇年正式獨立，把國名改為辛巴威共和國，就是以此固有的文化古跡為建國之基。

我們一行四人，開一部十分迷你的黃色HONDA小汽車，車頂上堆著一個七人式大營帳和一些睡袋鍋碗之類的配備，一路露營而來，最終的目的地就是這大廢墟。從史瓦濟蘭王國，我們經南非共和國，到辛巴威西部的維多利亞大瀑布，然後，冒險進入尚比亞，又趕緊逃命出來，再穿入辛巴威的西北部，經首都哈拉雷而下，要去馬士維溝(Masvingo)東南方三十里的大廢墟，這以後，將再南下，經南非回我們居留的史瓦濟蘭。三千里路雲和月，直入非洲荒原的心臟，就這樣在風塵裡翻滾，連汽車輪胎都換了兩次。汽車太小，壓在營帳和泥漿之下幾乎看不見，我們就借披頭四的「黃色的潛水艇」為它命名，一路上大唱依稀還記得的披頭老歌。生活越過越簡單，衣裝越來越瀟灑襤褸，無論吃什麼都吃得香，連堅硬的營地都睡得安穩甜蜜；文明人看到我們這四個野人一定會嚇一跳，我們卻一路看野獸，看風景，深入一般旅客不會去的小地方，探討當地的文化和風俗，和村民混為一體，樂在其中。

環境生態的變化

馬士維溝在辛巴威的南方，依照我們收集的資料，這附近有一個「凱爾湖」(Kyle Lake)，是很大的蓄水發電系統，官方出版的旅遊相片裡顯示浩蕩的湖水，湖邊美麗幽靜的營地。我們找到的凱爾湖，卻是一片低窪的草地，有成群牛羊在吃草，哪裡還有什麼湖？這一帶經過

人類過度的使用，牛羊過分的啃食，再加上近百年來沒有停過的乾旱，河流一條一條枯絕，湖泊漸漸乾涸，很可能在不久的將來變成無人能生存的沙漠。我們決定直接開車到大廢墟的營地去過夜。

沒來以前，只知這兒的旱災慘重，身臨其境才深感其嚴重的程度。湖泊雖然乾了，但是附近還有一些綠林茵草；離開了湖泊區，只見叢林枯萎，草皮不存，灰沙遍野，觸目驚心，令人為當地人的生計擔憂。我們聽說，政府預備把這兒的人民大舉地往西部、近維利亞瀑布的地區遷移。這樣大的計劃，對原來村落的社會文化之破壞、對新地區的生態資源之影響，都非常遠大，也不是可以輕易成功的。水其實是世界上最寶貴的資源，如果人們不懂得愛惜水源，不能有計劃地保護和管理水利，那麼二十一世紀將面臨世上水源嚴重的不足，就像二十世紀的戰爭是直接或間接為石油的糾紛而起，未來這個世紀的戰爭很可能將為水源的爭奪而生；國與國反目，族與族拚命，為了活命的水源而不惜血流遍野。

在暮色深沉中我們進入營地，找到一棵可遮蔭的大樹，匆匆紮營休息。一夜只聽到野獸吼叫不斷，好像就在我們的營帳旁邊爭執打架。好在實在疲憊，倒頭便睡，不願多想，反正營帳裡還有四個人，野獸不見得要吃我這比較起來還算是最瘦小的一員。

猴子和狒狒成患的營地

動物嘈雜之聲一清早就把我們吵醒，伸出頭到營帳外一看，只見整個營地遊竄的都是猴子和狒狒，有的媽媽背著小寶寶到處跑，有的小猴子彼此飛快地追逐打鬧，有的狒狒已把營地的大垃圾桶打翻，遍地狼藉的垃圾裡找吃的。連樹上也都滿掛著猴子和狒狒，在那兒一面翻跟斗一面尖聲高叫，好像是叢林的奧林匹克競賽。我們在營地走動時，小猴子和小狒狒好奇地跟著我們跑，牠們的長輩顯然不贊同這種違反固有傳統的行爲，以三、五尺的距離小心避開我們，不時露齒呲喝，很不高興我們侵犯了牠們的地盤，帶壞了年輕的一代。

我們在營地生火、煮茶、做早飯。當我把早茶往野餐石桌擺設，就在那一轉瞬的時刻，一群猴子乘機把放在火上煮好的花生和烤好的麵包搶劫一空，跳到樹上去吃；等我轉身對牠們大聲喝嚇時，另一群狒狒快速如閃電地趕來，把桌上的茶和牛奶喝了一半潑了一地。

面對滿地狼藉，早餐全毀，我們四人不免怒火高漲，恨不得把這些調皮搗蛋的猴子狒狒們捉住，好好打牠們一頓屁股。可是說來容易做來難，牠們矯健精靈，那裡抓得到？我們對牠們吼罵，牠們也呲齒回罵，我們用小石子往牠們丟，不料樹上的猴子一起對我們小便、大便。我們人逃跑要緊，剩下的營帳和營地被牠們弄得不堪入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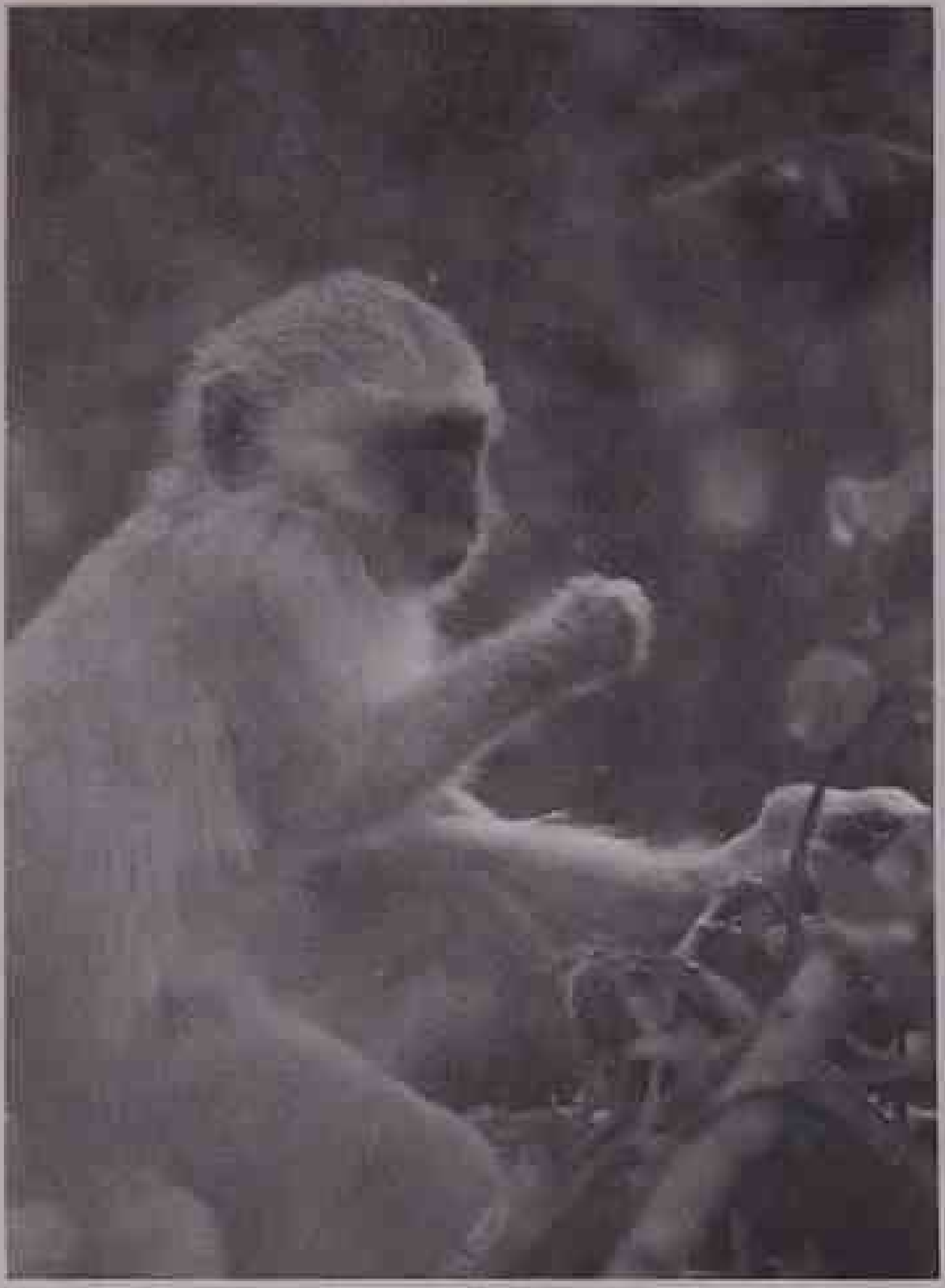
偌大的一個營地，就在大廢墟的停車場旁邊，有如蓋的大樹和叢林圍繞，有營火野餐桌



▲滿樹爬的猴子，如叢林裡的奧林匹克競賽。



▲這家狒狒有個小寶寶，拖在媽媽懷中。



▲又令人愛、又惹人生氣的猴子。



▲猴子兇起來，對我們呲齒嘶喝。

和冷水浴的設備，可以看得出當年的氣勢，然而年久失修，只有三、五個孤伶伶的營帳在此過夜，有一份潦倒荒涼的氣氛。我們的大營帳紮在黃色的潛水艇旁邊，像是可以把小汽車一口吞沒的車房。管理營地的赤腳土人，走過我們的營帳就忍不住嘖嘖好笑，看到我們與猴子的搏鬥，又忍不住一個勁兒搖頭嘆氣，最後乾脆走過來用支離破碎的英文和我們聊天。

他說辛巴威獨立以前，在英屬之下的當年，這兒有相當的規模。近年來旱災不斷，附近的水道都乾了，民不聊生，遊客也少見。營地的猴子和狒狒，是被遊客餵壞的。遊客覺得猴子狒狒好頑，喜歡拿食物去餵牠們，牠們吃慣了這種容易的「嗟來食」，已經不願意自己到叢林去尋食，漸漸失去了在自然界生存的本能。現在遊客少，牠們靠旅客的垃圾過日子，老是把垃圾弄得滿地，害他掃也掃不清。再這樣下去，這些猴子和狒狒怕都會餓死。

一聽到這些小動物面臨的厄運，我們的同情心也油然而生，再也不去計較牠們的惡行劣端。自然界是多麼的複雜而又如是的脆弱，餵動物的遊客只是爲了好玩，哪裡想像得到這對於動物的長遠影響？以至牠們的餓斃？說起來，對於與我們戚戚相關的自然界，人類實在了解得太少，這份無知，再加上人類的貪婪、自私和短視，導致環境生態的惡化，到最後這些惡果還是會向人類反撲過來的。

失蹤的金城

走出營地，進入廢墟入口正門。入口處本有一個博物館，陳列一些在廢墟挖掘出土的文物古跡，也不知爲了什麼原因，就是不開門。在十七世紀時才被發現的這個廢墟，佔地七百二十公頃，外面有石牆環繞，內中散佈各種花崗石堆砌的傾倒建築物，在十三到十五世紀最盛時曾居住兩萬多人，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在殖民主義進入之前最大的石城。到底是什麼人在這兒建築這個城？又是爲了什麼原因離開？至今仍是個未解開的謎。幾個在一九四六至六二年在此工作的考古學家認爲，自從三、四世紀以來，這兒就有本地人居住，開始用鐵器及築草棚；到了八、九世紀，名叫香那(Shona)的黑種人開始用石料建立這個城。他們發現，這兒石砌的建築物形式顯然有外地的影響，外地來的人，如葡萄牙人和阿拉伯人，很可能後來遷進來，帶來外地的商品和貿易，更進一步地發展此城。當年這兒出產黃金，一定是個黃金和象牙的集散中心，其影響範圍遠達整個非洲南部，而中國的瓷器、波斯的玻璃珠和中東的布匹，也輾轉運進來，它們的碎屑至今還留在廢墟的砂石裡。這兒雖然離東部的印度洋有四百里遠，但是在河川縱橫的當時，這些貨物很可能靠相連的水道運輸，至少有一部份的路程是經水道，如是與遠方的海洋交通相接。

十五世紀以後，這兒已是無人的鬼城。學者研究這兒水土、植物和生態的變化，認爲這

個文化的衰落是由於其過度的發展超過自然環境所能負擔的範圍，譬如人口過多，用盡了自然資源，金礦採盡，再無以爲繼；或是水草用盡，人畜無法生存。過多的人爭奪越來越罕有的資源，必定造成政治、經濟和社會的不安定，辛巴威古石城匆匆地枇，也就這麼匆匆地去了。

沿著圍牆往廢墟中心走去，我們看到滿地的石礫和頹廢的矮牆，隱約還能辨認一個個古屋的外緣。這一帶在十九世紀末被掘寶的人渲染成「失蹤的金城」，以至被四方來的人破壞無遺，後來無法進行系統的考古工作。有些石槽石堆上列有指標，說是當年冶金的地方，也只留下黑色的火燒痕印而已，而看不到沙礫裡有什麼金光閃耀。我們漸漸爬上一塊坡地，「大環城」(The Great Enclosure)高聳在遠方，反射在非洲強烈的太陽下，一如雄偉的堡壘。

大環城就是這廢墟的重心和代表。城是圓形的，有三個入口，全城有二百五十公尺圓周，十一公尺高，爲厚石牆環繞。這中間有一個砌造精緻、由下往上漸漸縮小的圓錐型高塔，至今仍然聳立。城裡有相連的走廊，通行在厚實的石牆之中，導至無數如迷宮似的一個個小房間。城正中有一個開闊的場地，當年可能有陽棚避日，泥磚爲地，很可能是衆人集聚的場所。聞名遐邇的辛巴威石鳥就在此出土。在這一帶一共發掘到六個這種高大細膩的石鳥，是辛巴威國家的象徵，也可以說是他們的國寶。從入口兩邊加強石牆穩固性的石堆、石柱和木柱，到城內的排水系統的佈置，以至花崗石建築物的精細設計，可以看出當年此地的文化發達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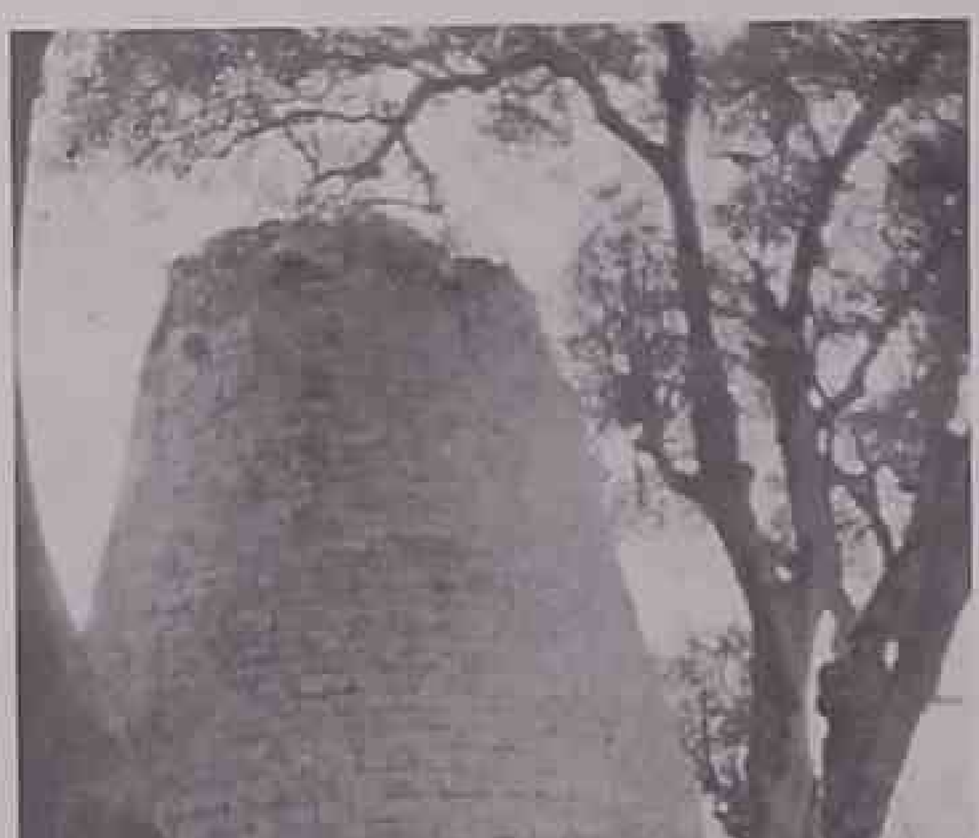
度。然而，也因廢墟表層文物均已被掘寶的人破壞偷竊，大環城始終被一層神祕的幕帘所遮，沒有人知道這是不是當年的皇宮，嬪妃聚集的後宮？或是宗教儀式的場所，男子在此地進行成年的典禮？或是有什麼其他我們想像不到的用處？這些石鳥又象徵了什麼？在此文化中占了什麼樣的地位？

我們在廢墟隨意遊蕩，在石礫之中尋求線索，試著想像當年住在此地的人曾有過的生活和夢想。我們走到一塊有足球場大小的平坦岩石高地，上面有一些本地人用木頭、石頭和泥巴合砌的矮小草頂圓屋。這時細雨紛紛而下，籠罩著整個谷地，煙霧濛濛中的廢墟更顯得神祕不可解。正值雨季該到而遲遲未來之際，雖然不是大家期望的解旱大雨，然而只要是雨就是好事。就像在鄰近的波札那共和國，幣值「普拉」就是雨水之意，雨水就是錢，水源就是生命。

我們跑到小茅屋避雨，發現每個屋內都有個老公公或是老婆婆席地而坐著，顯然這就是他們的家。他們的年紀也許並不比我們大，只是生活的痕跡已經深深地刻劃在他們黧黑的臉孔，生活的擔子已經壓彎了他們的軀體，使他們看來好似上個世紀的人類。他們歡迎我們進來，有的兼賣一些木器石雕的，還有的號稱會算命，可以看出你的過去和未來；看來這些也是觀光事業的一部份。其中有一個稍微年輕的女人，會一點英文，做我們的翻譯。我們觀察他們簡單粗糙的室內設備，和他們席地並坐，隨意談生計聊家常。那位算命的老婆婆像個古



▲圓錐型高塔在大環城之內，仍然聳立，作用不明。



▲高塔的近照。



▲圍著大廢墟的城牆仍然殘餘可見。附近的叢林山丘仍有本地人居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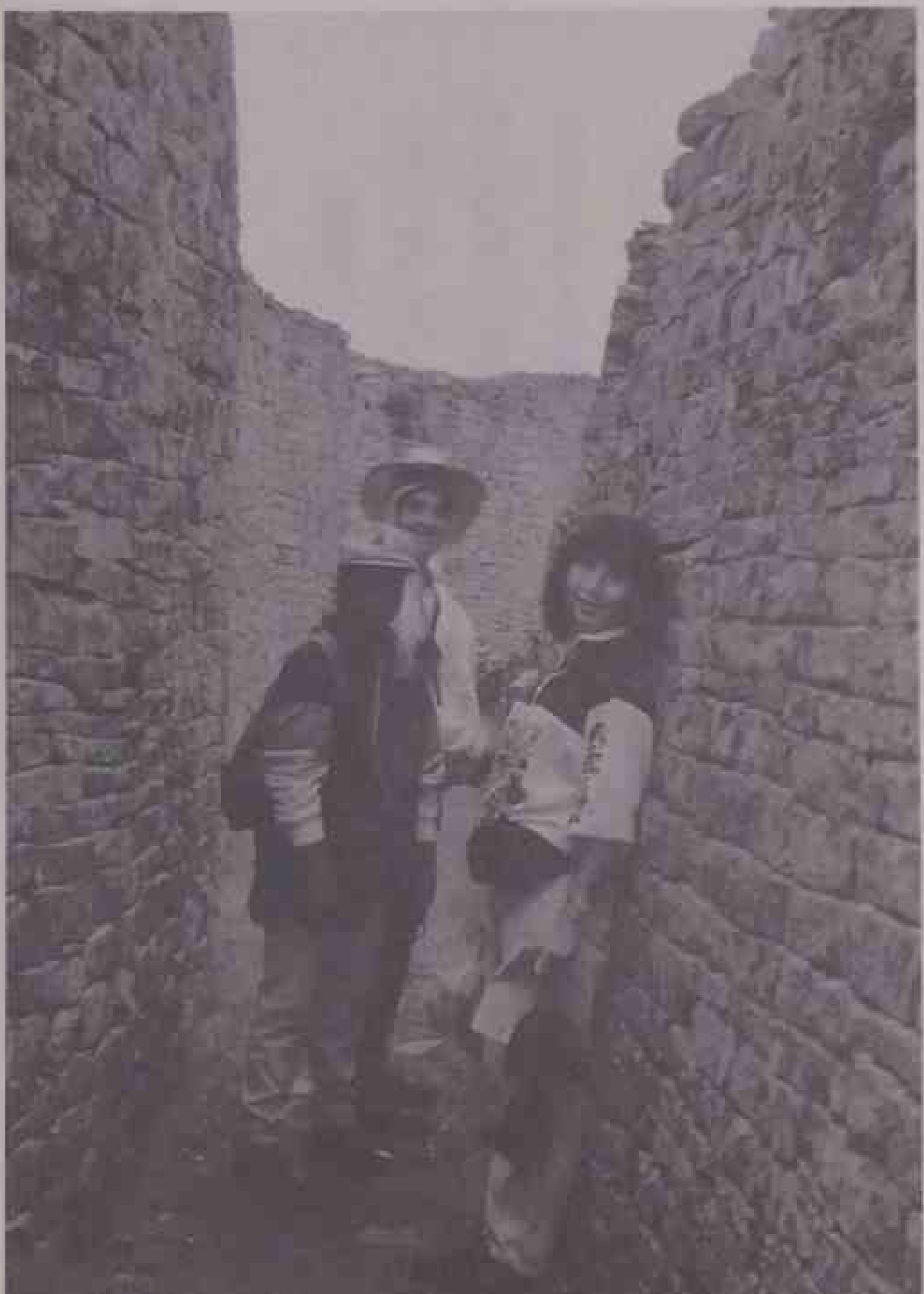


▲大環城的外觀。

老的巫婆，牙齒都掉了大半，臉上也刺了青。她的小屋裡掛著各種藥草，地下有一堆骨頭和石頭之類的東西，屋子中間的柴火上正滾騰著一鍋湯藥；在水氣裊繞之中，在撲鼻的氣味之間，世界變得恍恍惚惚，如幻似眞。她用扭曲如爪子的手拉著我的手，講我的前生後世，恍然之中，我好像回到千年前的石屋時代……

廢墟山城

廢墟的山城在石城以外，不受入口處的管制，在霧氣浮騰之淸早，我們沿著古時的舊道小徑，爬上山坡。小路的石階依稀可辨，兩邊有短石牆爲界，看來當年這還是可容很多人走動的道路。石牆裡面，也是一圈圈的傾斜石礫，像是舊屋不肯離去的鬼魂，隱約地在霧氣裡忽隱忽現。幾條這樣的小路從四面八方而來，會合在通達到山頂上的開闊陽台；這個廣大的平台四周有石牆環繞，牆壁上還有四個整齊的木柱凹痕，可能當年承負著屋頂，是群眾聚集慶祝盛典的地方。陽台連接一些巨大的半圓形的花崗石建築物，彼此以暗徑相連相通，一個接一個，隨山勢而建，層層不斷，與山上巨大的磐石相結，一如古老的迷宮。這一帶並不出產建造石屋石城的花崗石，這每一塊石頭均是人力搬運進來的。據考古家說，當年每一個進入這石頭城的人，必須帶一塊石頭作進口稅。我們腳下踏的，身邊砌成，造成這牆壁和石屋的，甚至放眼望去的整個廢墟，都是這些不知名的人，一塊又一塊從遠地帶來，然後胼手胝



▲「失蹤的金城」裡狹窄的通道令人如置身迷宮。

足地在此荒野堆砌出來的。

整個山區沒有別的旅客，只有我們在迷宮裡追逐談笑。往北的石屋顯著地傾斜，石塊向山坡倒下去，與幾棵蒼勁的老樹扭絞成一團。一群在樹叢石屋奔跑的狒狒，看到我們，哄然而散。這兒一定是孩子捉迷藏最好的地方，有數不勝數的、供他們躲藏的角落，天黑遊客絕跡以後，我想，山豹和豺狼之類的動物也一定回到這兒來，找到牠們最安靜的巢穴。

清晨的陽光燦爛地普照，把霧氣一下子趕跑，天空清明無雲，毫無雨季將來的預兆。從廢墟的邊緣看出去，四周的景色盡收眼前，好像可以看到無極無窮的遠方。平原和谷地散佈的廢墟，山丘裡偶爾出現的殘垣，那石牆環繞的大環城，都一展無遺地陳列在腳下。就在廢墟入口處，當年可能有的河道，現在只是一條乾涸的綠影，叢生多刺的植物，不過是地層起伏曲折變化中的一個巧合吧！

仰頭高望，有振翼高飛的鷹在蒼穹之間旋轉，乘著氣流而來回翱翔，用遠比我們更好的眼力巡視著悠悠的大地。這個神祕的石城匆匆地來，又靜悄悄地離去，留給我們後人的教訓，如無聲的謎語，刻劃在斷垣殘壁之上。我們何時才能了解？何時才能領悟？

骷髏海岸

非洲的西南岸，擁抱南大西洋，漫長筆直的一條單調的線，無止無盡，無去無來，存在時間與空間之外，另一個遙遠的世紀與宇宙，這個位於納米比亞國(Namibia)境內的天地，在長年累月亮得刺眼的陽光之下，祇是一望無際的起伏沙丘，洶湧翻騰的海浪，整天呼號不斷的風沙，渾然溶成一首亙古而蒼涼的組曲，這就是舉世知名的骷髏海岸(Skeleton Coast)。

之所以叫做骷髏海岸，並非是死人遍野，滿地滾動人的頭髏和骨骼。事實上，在今天這擁擠的地球上，這是人口密度最低的一角，你可以駕駛四輪獨立的越野汽車，在灰砂裡狂飆，幾天幾夜都不見一個人影；祇怕你迷失了方向，在迷宮似的沙丘繞圈子，再也走不出來，也就祇有加入自古以來不幸的探險家和亡命之徒的行列，和他們被沙礫埋沒的白骨骷髏了。這個長達幾千里的海岸，絕大部份是低平的沙丘，沒有樹木，沒有草原，沒有人煙，唯一點綴這無盡的孤寂的，是歷年經月以來，不幸在此險惡的海岸觸礁的海輪，它們被海水海風鏽蝕的身軀，一座座仍然如海岸的守衛，聳立在南大西洋之濱；它們的殘肢橫陳海灘，如骷髏般湮埋沙丘。



▲骷髏海岸的沙塚。



▲骷髏海岸的沉船。

我在猜想，那些早年的探險家，自歐洲大陸沿大西洋而下，經過這骷髏海岸，風濤怒浪而沒有可停船的良港，也不知有多少船隻無可奈何地加入了這骷髏的陣列。一直到十五世紀葡萄牙的底阿思(Diaz)一行人，一路航行到非洲的頂南端，大西洋與印度洋會合之處，才終於發現了水深可避風的港灣，所以以葡萄牙國王之名，滿懷感恩地稱它爲「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一個帶來希望的角落，一個可以踞足的陸地。

也許就是這樣吧，南非沿著好望角很早就發展起來了，而這西南非，一直保持著原始狀況，是非洲最後一道蠻荒的防線。長年不斷的風砂，把骷髏海岸的細沙吹向內陸，造成克拉哈瑞(Kalahari)大沙漠，那個幽默有趣的電影《上帝也瘋狂》(Gods Must be Crazy)，就是這克拉哈瑞大沙漠的故事，也是在離這兒不遠的地方拍攝的。

世上所有大陸洲的西南邊都乾旱少雨，這非洲的西南岸，一年的平均雨量不到一公分，有些地方在這一世紀以來，從來都沒有下過雨；面臨海洋，整年海風不息，卻帶不來雨水。海洋唯一帶來的，是早上的霧，如一筆漫不經心的水墨畫，隨手塗在這本來就沒有顏色，沒有輪廓的畫布上。

我們在此起彼伏的沙丘裡，看到一隻黑色的犀牛甲殼蟲(Rhinoceros Beetle)，在清晨的薄霧裡，牠的屁股高聳，如化石般靜止不動。原來牠在用自己的身軀凝聚霧氣，讓露水順著身軀往嘴滴去，在此乾旱的沙灘靠這點兒水分求生存。生物強烈的生存本能，以及它們對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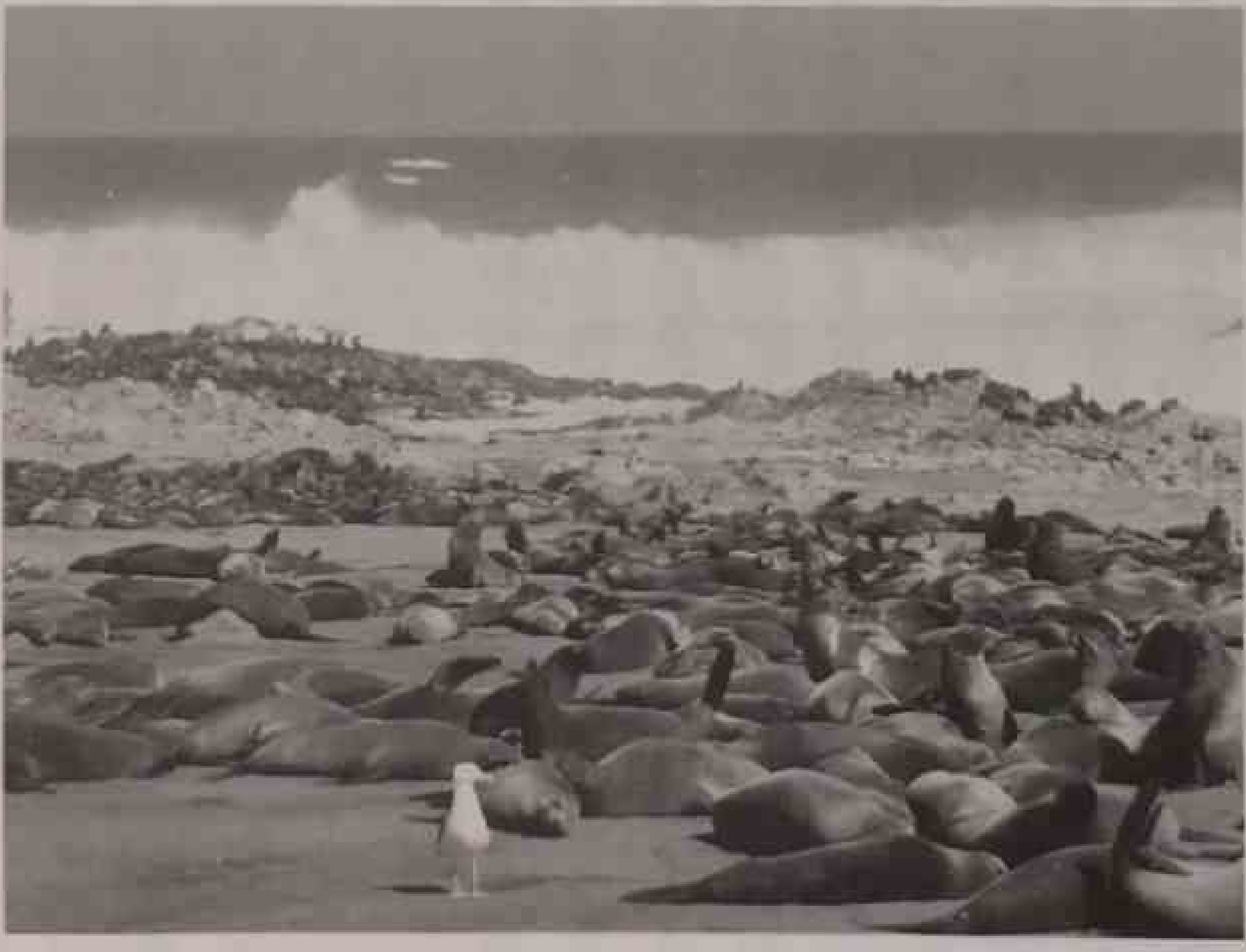
境適應的能力，在此條件艱鉅的原始地域，更顯著地表現出來。

我們也看到一些關於這骷髏海岸的自然生物記錄片，看到在雨季的時候，暴雨會驟然下降，把北部的河流一下子塞滿，氾濫的河流往骷髏海岸奔流，被乾枯的沙漠吸收，通常沒到海岸就已完全乾絕。聽說今年雨水來得特別急，司旺可布河(Swakop River)居然有水流到了南大西洋，這還是本世紀第一次，唯一出了海的一條河。然而沒到一週，司旺可布河也和別的河流一樣乾了，這還是本地人人津津樂道的、值得談上好幾年的大新聞。我們經過司旺可布河時，祇看到一條乾旱的淺沙河床，哪有什麼水的影子；祇是在光禿禿的沙漠裡，留下一條難得的綠帶，有一些多刺的叢林和雜樹而已。

沙丘之中，其實偶爾還是隱藏著水草和水洞，以及一些動物。記錄片裡，有大象每天跋涉奔走二、三十哩沙丘路程，到水洞喝水。也有三、五隻碩果僅存的獅子，在海灘徊徉，靠海灘上擱淺的大鯨魚爲生。一些特別耐旱的羚羊，如劍羊(Gemsbok)和條紋羊(Kudu)也偶爾可見。在這海岸唯一的小港瓦崴斯(Walvis)附近，我們看到群聚在淺水塘的火焰鳥(Flamingo)，在夕陽西下時，把海水染得和天空一般艷紅。也在有石頭的海獅灘，看到成千上萬的海獅群。在海浪裡的海獅，矯健靈活，乘波翻浪，是奧林匹克世界級的游泳健將；岸上的海獅，祇會嘈喋地爲爭配偶和爭地盤吵鬧；一旦安排好了地盤之後，牠們便慵懶地賴在石頭上做日光浴。千萬年來一代又一代的海獅，用牠們光溜溜的身體把岸上的大黑石頭磨得光滑



▲骷髏海岸的火焰鳥。



▲骷髏海岸成千上萬的海獅群。

圓潤，竟然雕刻出充滿圓弧的流線型，一如牠們爲自己的造像。以前，這沙漠和海灘還是有不少野生動物的；如非洲別的地方一樣，在野生動物和人類爲生存而強烈競爭之中，野生動物老是佔下風，慢慢變得絕跡遁影，祇是在這險惡的沙漠，生命本來就在生存的邊際掙扎，人與人之間，人與動物之間的生存競爭就更是劇烈和慘酷。

叢林人

克拉哈瑞大沙漠原住民是一種矮小纖細的「尙人」(San)，也就是世人俗稱的「叢林人」(Bushmen)。有些考古學家推測，發出理論說他們是非洲和亞洲人在很早以前的混血種，但是至今仍無定論，在《上帝也瘋狂》電影裡的小黑人，就是這種「叢林人」。那位叢林人主角還到過臺灣訪問呢！叢林人也有很多支，每一支都有不同的語言，他們的語言都有獨特的磕齒音，幾千幾萬年以來，他們散居在克拉哈瑞沙漠裡，善良而溫和，適應了乾旱的環境，與世無爭，他們很可能是爲了逃避強悍的非洲人，而躲藏在此不適人生存的沙漠。但是不幸，在十四世紀的前後，說「班圖」(Bantu)語系的黑人自中非由北而南下，叢林人被大批殘殺，或是當做奴隸使用；在十八世紀後期，歐洲的白人也往這兒遷移，欺壓在黑人之上。黑人之間，彼此仇視，一族壓制一族，而溫和矮小的叢林人是壓在最低的一層；男人常被當做靶子射殺，女人常被奴役殘暴，又因爲他們身體細小，他們往往被丟在狹隘的礦井裡，每天得挖

掘出一些礦物，用繩索吊上去，然後才有一點食物和水丟下來。現在，純種的土族叢林人已經幾乎看不到了，他們原始而自在的狩獵和採集的生活形態也已過去了；祇是在這一帶，通常可看到一些身材比較細小，面目輪廓比較清秀，皮膚顯出棕紅色，輕巧而靈敏的人，與一般非洲黑人有些不同；他們都混有叢林人的血統。我看到他們，常常觸目驚心，似曾相識，好像在這西南非洲突然意外地看到緬甸、寮國、越南一帶的亞洲人；我喜歡他們的沉靜柔和，我和他們處得特別融洽，也許我們的基因也有一些相近吧！

卡拉哈瑞沙漠的範圍寬廣，面積近似美國的加州，或歐洲的法國，沙漠一直延伸到南非共和國的中西部，巴札那國，和納米比亞國的大部分。納米比亞是目前世界上最新的獨立國家，歷經德國、英國和南非的統治，二十多年來黑人反抗南非種族隔離的血戰，這個以前叫做「西南非」的地域，終於在一九九〇年正式獨立。納米比亞絕大部分是沙漠，資源和出產都很貧乏，平坦的沙漠，人口城鎮稀少，像是停在天地之間，被上帝偶爾遺忘了的一個空洞；難以想像的是，這個萬物缺乏的國家，最高價值的土產和首名外銷品，竟是令人目眩眼亮的鑽石。

也許，上帝並未完全忘記這塊地方。

也許，溫和而謙遜的人終有一天會繼承這土地。

鑽石海岸

骷髏海岸的南部是廣大的納米比—婁克夫國家公園(Namib—Laukuft Park)，專為保留野生動物，以及供遊人休假遊覽。這裡沒有旅社，沒有可飲用的水，旅人必須自備水和食物，露營而居。人與粗獷的大自然親密相處，這才發現，我們生活中真正需要的東西並不多，而且我們需要的越少，好像煩惱也就越少。寂靜的夜裡，祇聽到海浪與海風的追逐，遠處餓狗的嚎啕，恍然回到離我們並不遠的過往時代，當人類與野獸並肩共存，不過僅是生物界的一員。

大西洋的咆嘯呼號，狂野的風日夜不息地吹，把粉末般的細沙淹沒沿岸的公路，模糊了車外的視線。聽說，風大起來的時候，沙礫可以把汽車表面的油漆磨得精光，祇剩下底下的鐵皮。也許，沙礫也可以偶爾把我們文明的外衣剝去，還回我們已遺忘的原貌。沙礫往大漠不斷滾去，造成沙塚千里。這兒有世界上最高最大的沙塚，柔軟地起伏的流線體，細膩光滑一如豐滿而富彈性的胴體，潛伏著不可抑制的欲望和誘惑。開車馳騁而去，再也看不到人的痕跡，縱身投入沙塚的懷抱，如坐雲霄車般隨著上下的沖浪起伏，不知是風沙在髮際在眉梢飛舞，或者是我的眉髮在風沙裡飛舞，祇知人也可以如沙漠裡的風般自由無羈，來去自如。

納米比—婁克夫國家公園再往南，是上千里的鑽石海岸(Diamond Coast)，這是防備森

嚴，正在積極開工的鑽石礦區。其實，整個西南非洲海岸，一直延伸到南非共和國的中西部，巴札那國的西南部，都盛產鑽石，是世上絕大部分鑽石的出生地。還不過是這世紀之初的時候，人們在此荒僻的海岸偶爾發現閃爍高級的鑽石，一時轟動世界，掘寶的人飄洋過海，群湧而至；他們四肢匍伏在沙灘上爬動，忙於撿沙礫裡的鑽石；撿到一顆就放進吊在脖子的果醬瓶子裡，晚上回來，一個瓶子總是裝滿了晶瑩的石頭，閃亮得像火炬一樣。

神話谷

在鑽石的紀錄裡，世界上有史以來最驚人偉大的一頁，寫在一九〇八年的新年除夕。一個在當地管鐵路的德國人石陶克(Stauch)和他當天剛自德國來，上岸沒多久的地質家朋友石克艾部(Scheibe)，在沙谷裡露營，這沙谷就在這鑽石海岸，隱藏在起伏的沙丘之間，離我現在站的地方不遠。黃昏的時候，他們的工人在地上揀一些自海岸漂來的浮木以便生火；石陶克開著玩笑說，不要揀什麼浮木嘛，要揀就揀鑽石！這工人以為這是主人的命令，馬上丟掉手上的浮木跪下去，開始找鑽石。石陶克還來不及糾正他，這工人已經開始在地上揀起鑽石；他先是忙著把揀到的鑽石往口袋裡塞，等到口袋裝滿了之後，他忙亂得祇好把鑽石往嘴裡塞。石陶克和石克艾部趕緊跑過來，也爬在地上揀，再怎麼快著揀，都揀不完滿地的鑽石，他們欣喜若狂，高叫：「這是不可能的童話」，這個沙谷自此得名，叫做「神話谷」(Fairytale

Valley)。

天黑下來，他們不得不回到他們的營地，可是他們興奮難眠，覺得似夢似眞，到了半夜，又回到這個沙谷來，在月光的照耀下，滿地的鑽石閃耀一如故事裡的阿拉伯之夜。石陶克後來說，滿地的鑽石像李子樹下落了一地的李子。也有人形容這沙谷的鑽石之多，質地之高貴，顆粒之大，像是第凡尼大珠寶公司的陳列窗櫃，這沙谷後來被狄比爾(De Beers)公司收去（正如全世界的鑽石都被他們控制），整個沙谷的沙經過數次反覆處理，產出幾萬克拉的鑽石。

我不遠萬里而來，特別帶了個鑑定鑽石的小儀器，成心也要到沙漠來揀寶。在鑽石海岸的邊緣，曾經出了著名的吐露尼鑽石的海灘，現在再沒有人煙，除了幾棟已被流沙淹沒大半的廢墟之外，與這綿長的海灘的任何一段沒有什麼不同。在這灰藍無際的非洲天空之下，在這咆哮不息的南大西洋之濱，我們聚精會神地埋頭尋找鑽石，沙灘祇有閃亮的細沙，富含雲母礦，不要說沒有透明像鑽石的小石頭，連不像鑽石的小石頭都少得可憐。但是既然帶了儀器來，不用好像也對不起它來，所以不管三七二十一，祇要是石頭，都去試一試。

雖然還是沒有找到鑽石，至少確定了所有看到的石頭都不是鑽石。

如果有些釣魚的人意不在魚，找尋鑽石的我們，也不一定非要找到鑽石不可。

沙塚

我們把越野的四輪汽車開到沙塚之下，開始徒步往上爬行。每一步都陷在柔軟的沙裡，腳步不由自主地往下滑，越陷越深；自遠處看來並非很高的沙塚竟然越爬越高，我們爬到沙塚的頂峰時，人人都氣喘如牛，兩腿痠痳。驟然間風颳起來，眼見腳下的沙塚復活，沙礫開始移動。

原來沙塚是記載風的旅程的故事書，正如樹的年輪爲樹的生存作見證一樣，風的行蹤在沙塚上刻劃出美麗而纖細的紋理，一如一瀉千里的錦繡行書，在沙洲上煥然成章。如果你看得懂沙塚的文字，你可以讀出風多變的情緒，什麼時候它曾經平靜曼舞，什麼時候它曾勃然生波；你才能了解風的任重道遠，它悠久的歷史，漫長的旅程；它得把這沙灘沙丘的沙，一顆顆地搬往克拉哈瑞沙漠，一年要移動五十公里；你也發現風的日子並非全然孤寂，譬如今晨，它與一隻甲蟲在這兒會晤，在那邊，它與一隻大蜥蜴聊了好半天家常。

時而風靜寂起來，放目四顧，視線千里；頂在我頭上的是偏向北方的太陽，充滿我心肺的是海霧和沙漠混雜的氣味，環繞我的是南半球天空與海洋的連結，骷髏海岸的滾滾沙塚漫無止境，低平的沙灘往遠方克拉哈瑞沙漠延續，茫茫的天地之中竟顯現出海市蜃樓的幻境，好像看到的其實是一片寬闊平靜的湖泊，在非洲的長空下閃耀發光……

腳下的土地本是這個星球最古老的陸地，在洪荒的日子以前，當地球還年輕的時候，我背後不遠的合克南(Khomas Hochland)山丘，曾聳立遠比今天的喜馬拉雅山還高的山峰；也大概在那時代吧，地塊一一從非洲裂開，陸洲隨著地球表面漂流，形成今天的五洋七洲。即使在此時此刻，地殼還在不停地移動，非洲的東部在慢慢地分裂成兩個大陸，北美洲西部在逐漸往太平洋沉下去。海可枯石可爛，滄海桑田本是宇宙的常規定理，再閃耀的神話谷如今也黯然無光。

埋在沙中我找不到的鑽石也好，遠方隱約可見的沉船骷髏也罷，不過都是這世上的海市蜃樓。

原載《中央日報・中央副刊》，一九九六年二月二十九日

克普威走廊：保育的試驗場

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共存，是否只是理想化的空中樓閣？或是有可能合理地解決？

環境的保護，是否只靠強烈的法律條款和堅硬的執行就可以達到？

動物的保育，是否必須以某些人的生存作代價？

——這走廊是保育的試驗場。

楔子

非洲國界的劃分，與山川河流的地理形勢關聯不大，更沒有依照什麼種族傳統的隔離，可以說完全是基於當年帝國主義的肉食分割，和一些莫名其妙的政治因素。這其中最好的例子，就是克普威走廊(Caprivi Strip)。

這塊寬達五百公里，而大部分的長度都不過只有三十公里的狹隘走廊，屬於以往的西南非，現在的納米比亞共和國，但在地理、氣候、種族與文化上，與本土只是藕斷絲連的一條

盲腸，拉不上什麼關係。大多數的人，包括納米比亞人在內，從未踏足這片土地，對走廊所知甚少，也不感興趣。倒是世界各地關心環保和保育的人士，對這走廊的環境生態，急切的注意和關懷。

自地理位置上來說，這是一塊十分奇特的地方。如果你一不小心走遠了，往南，輕易地到了波札那的奧克望溝(Okovango)大沼澤﹔往北，你就進入歷來內戰二十多年，遍地還有地雷埋伏的安哥拉(Angola)﹔再往東一點，北方就是經濟破產的尚比亞﹔繼續往東走到走廊頂點，居然是辛巴威，而非洲最大的維多利亞大瀑布就在眼前。只是造成瀑布的尚比支河(Zambezi)洶湧不可渡，談了多年的越河大橋，因爲這一帶五國相鄰，生怕難民自窮困的國家潮湧而來，不可收拾，而只有雷聲響沒有雨點落下。你如果要去看維多利亞大瀑布，必須繞一個大圈子。

十九世紀歐洲帝國分割非洲，西南非被德國吞沒，成了德國在非洲唯一的殖民地。德人野心勃勃，對尚比支河抱以極大希望，以爲這發源於大西洋附近的非洲第二大河流，跨越人煙烯少的中南非，經過一段最難進入的荒野，最後入莫三比克而出印度洋，可以發展成橫渡非洲的水上幹道。如果佔有走廊，就可以從偏遠的西南非，伸手控制非洲南部的心臟﹔所以再三與英國交涉，英德交換土地和權力，不過在地圖上用筆劃了一條線，就造成了克普威走廊這個荒謬的事實。奈何，後來發現尚比激上流有波拖卡峽谷(Batoka)，中流有木拍塔峽谷

(Mupata)阻擋的急流險灘，最後入印度洋時，尚比激河已爲流沙阻塞，成了散佈在沼澤裡的一片三角洲，行不得也！

第一次世界大戰於一九一五年爆發，在英國與德國宣戰的前夕，德國駐走廊的總督正在河對面尚比亞的英國總督家晚餐，酒酣耳熱之際，一位傳信的人上氣不接下氣地趕到，送上一紙電報。英國總督看了之後，皺著眉頭把電報遞給德國總督，搖著頭說：「你是我的戰俘，正式被英國逮捕，今夜你就別趕回去了」。

自此開始，西南非被併入南非共和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時候，聯合國把西南非交給自英國聯邦分出來的南非暫時代管，以便輔助她成爲自主獨立的國家。然而，南非政府厲行種族分隔，不允許黑人佔大多數的西南非獨立。於是，自一九六六年開始，拖延二十多年的內戰爆發，堅持獨立的黑人游擊隊在北方神出鬼沒，利用四通八達的走廊，安哥拉和尚比亞黑人政府的庇護，來去自如，動不動就躲到北方的莽原裡去。而南非政府依仗其雄厚的武力，運用大批的新式武器和槍彈，對西北非的北方和走廊一帶，大肆轟炸摧毀。到了一九九〇年，南非在國際壓力下收兵退出，納米比亞終於獨立。這個狹窄的走廊，本來就資源缺乏，人煙稀少，現在又失去了軍事和政治的價值，再無人注意，像是一隻僵硬的手指，孤伶伶地指向非洲心臟幻滅的夢。

打開地圖，你會發現這位於亞熱帶氣候區的狹長地條，有眾多河流經過。在西南非克拉哈

瑞沙漠地區，河流都是季節性的，養不活人畜。只有這走廊的河流，自北方高地而來，終年流動不斷，滿溢生命的泉源。這走廊有難得的天然樹叢，人口又稀少，大部地區已劃爲野生動物保護地，照道理來說，實在應該是人間樂土，野生動物的天堂。三十年前，這裡的確是野獸密集，大象和羚羊成千上萬。然而戰火把這一切改觀，野獸被殺盡，樹林被燒毀。現在內戰終於結束了，樹木叢林重新生長，漸漸把戰爭的瘡疤遮蓋，野獸不管國界，從南方的動物保留區緩緩移來；可是當地的土著也開始重建家園，他們需要土地耕種，草地放牧。於是一棵棵巨大的樹木被砍除，片片叢林和草原爲野火燒毀。不幸的是，草地被山羊過度啃食而變得光禿，沒有草皮遮蓋的沙土因之大量流失，貧脊多沙礫的土地，本來就不適合農耕，不到三、五年之後就衰退荒蕪。生活逼著他們往新的叢林發展，繼續砍伐樹林，燒野火。這些生活習慣長久下去，對環境的破壞遠比一時的戰爭還要厲害。失去的森林和草原再不會恢復了，人類自己在毀滅自己的樂園。

動物保護區內嚴禁殺害動物，而土著的傳統習俗是以狩獵取得肉食，他們不能了解爲什麼野獸的生存比他們更重要，仍然暗地違法偷獵。還有一些自外地偷渡入境的人，用強力的來福槍，有組織地大量掃殺野獸；或是把肉乾運到他國出售，或者只是爲了象牙和犀牛角，而把野獸打盡殺絕。弄得一些如犀牛之類的動物面臨絕種，保護區的動物所剩無幾。於是，人與自然之間的一個新的生存鬥爭，又血腥地搬上舞台。

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共存，是理想化的空中樓閣嗎？或是有合理解決的可能？環境的保護，是否只靠強烈的法律條款，和堅硬的執行就可以達到？野獸和自然的保育，是否必須以某些人的生存作代價？如果答覆是肯定的話，我們不是在宣判「生物的生存比當地人的生存更重要」嗎？可是如果不堅持環保的話，我們的森林和河流，我們的飛禽和走獸都要從這地球消失，那麼我們人類還能久存麼？就拿這克普威走廊來說，再像這樣下去，不到一百年，即將成爲荒原，克拉哈瑞沙漠會毫不遲疑地往這兒延伸，就像北非的撒哈拉沙漠逐日地往南邊擴張，每年吞沒幾千英畝的土地，人與野獸都無法生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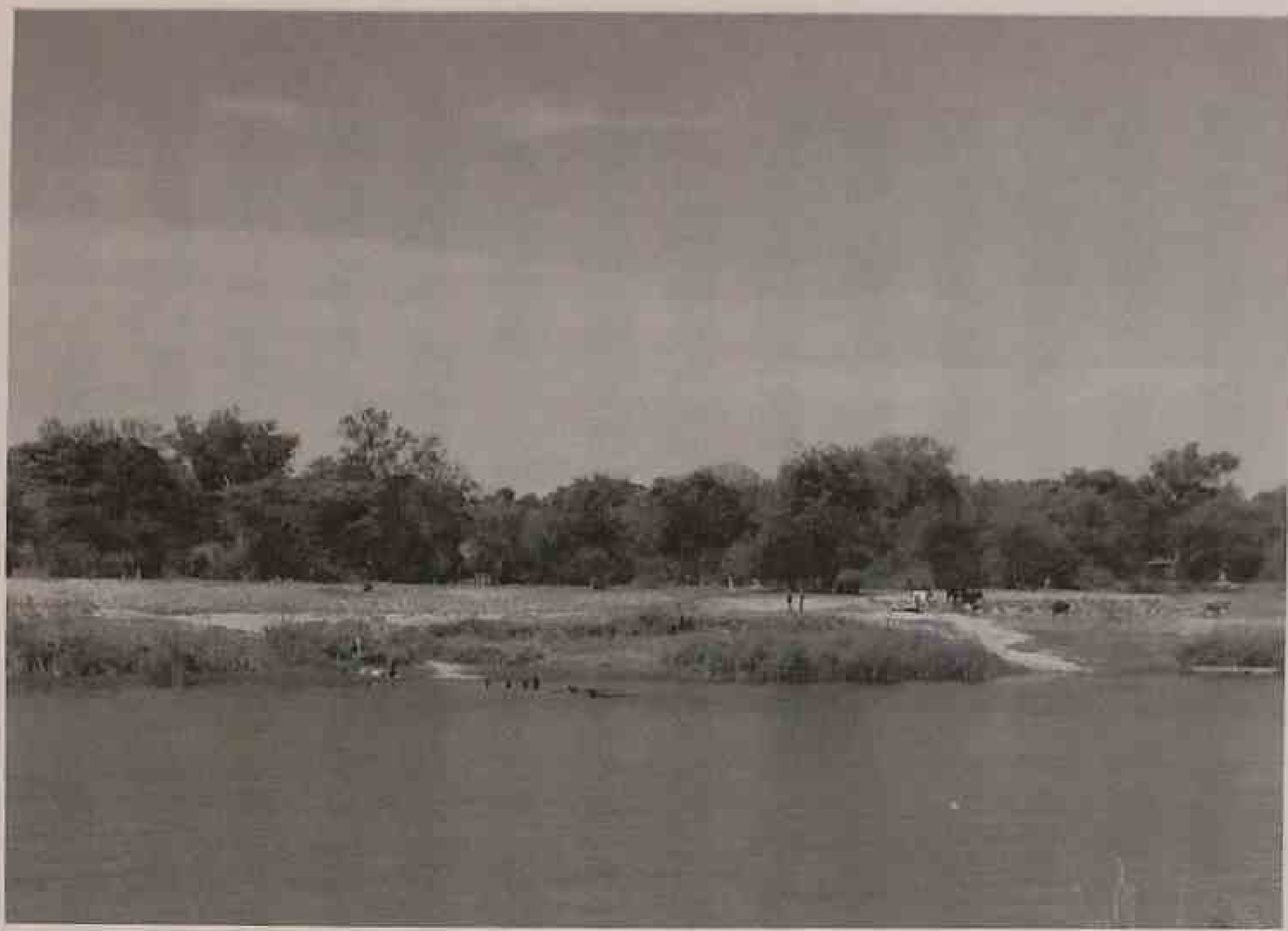
這克普威走廊可以說是一個環保的試驗場。

伊甸園的危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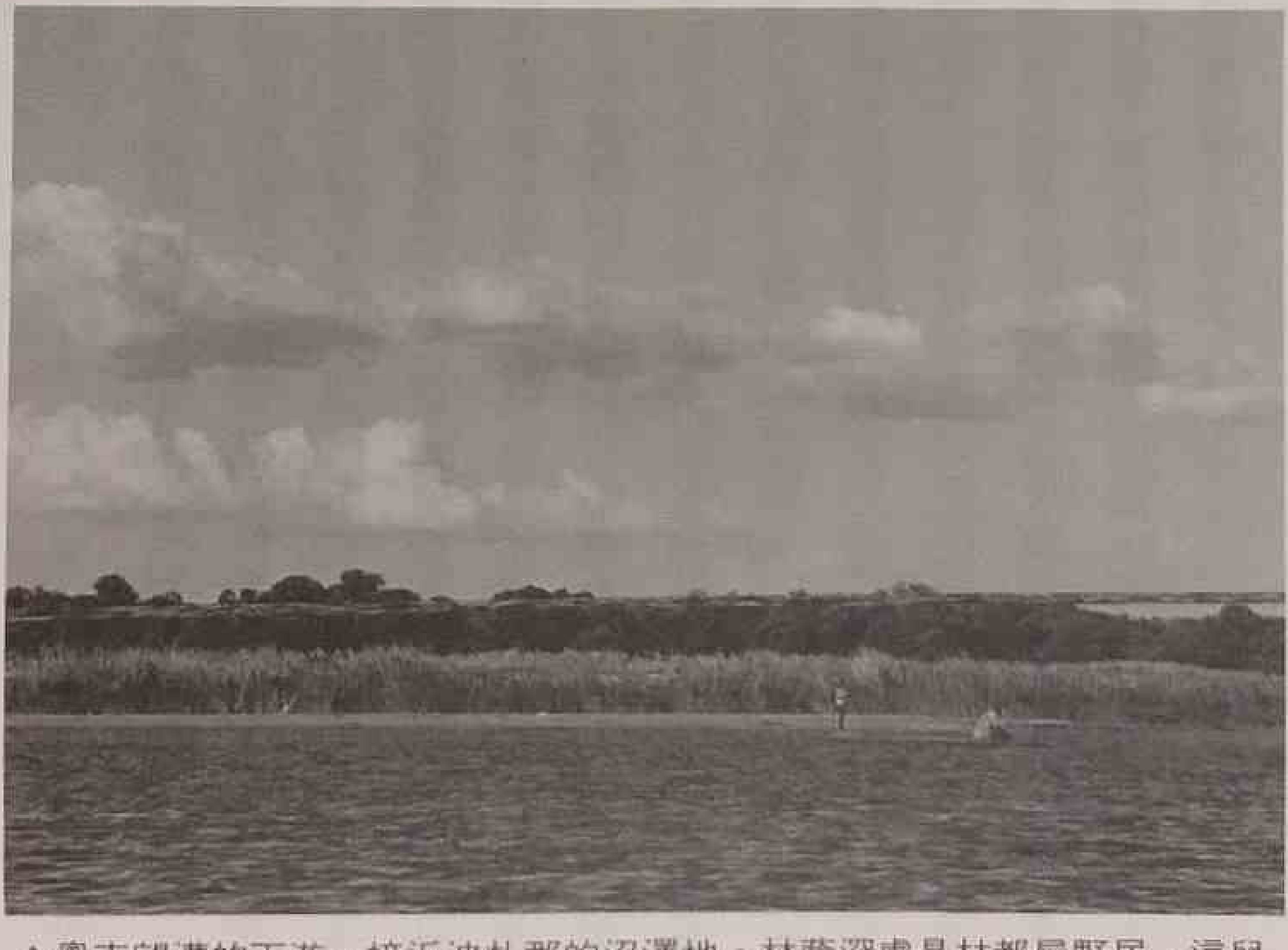
我們以走廊西部唯一的小鎭潤都爲基地，慢慢往東探索。潤都就在奧克望溝河邊，小鎭的中心雜亂骯髒，垃圾到處，灰塵撲面，令人窒息，可以說是個毫無情調的邊城。我們住在鎭外的沙發蕊野居(Safari Lodge)，河邊的大樹下有一棟以茅草爲屋頂的小屋。沙發蕊是非洲特有的名稱。二十世紀初期以至中葉，當年一些如海明威、羅斯福等的風雲人物，時興從文明的羈絆偶爾逃出來，跑到荒野的非洲來嘗試原始的生活，蓄起滿面絡腮鬍子，睡在帳篷裡，用來福槍與高采烈地射殺龐大美麗的野獸，每一品種的野獸都要殺牠一個才算過癮。殺

死的野獸還要製成栩栩如生的標本，帶回家來掛在起居間的牆上，正像原始民族把敵人的頭顱掛起來當作戰利品一樣，頗能增加雄性的豪情威風。他們到非洲的狩獵旅遊，就叫作沙發蕊。當時的人以為這些野獸是取之不盡，殺之不絕的，誰也沒有想到，不到半世紀的時光，這些在非洲的莽原生存了幾百萬年的動物，就幾乎絕跡。有些野獸，譬如羚羊之類的，總算在野生動物保留區繁衍下來；另外如犀牛之類的，因為角的價值比黃金還高，被人追蹤殺害，數目已在兩千四百以下，面臨永遠絕種的危境。現在的人類，面對日益惡化的空氣、水源和環境，每年大批動植物從地球表面消失的事實，這才漸漸明白環保的重要。愛自然環境就要保護自然界，愛野生動植物就必須保護動植物。沙發蕊因而有了一個新的意義。來非洲旅行看野生動物的人，只用照相機或是錄影機「攝」影動物，再不流行用來福槍「射」殺動物。為這些人在野地建築的居所，也盡量運用當地的材料，配襯當地的風景，使居住的房屋與四周荒蠻的背景溶合為一，顯出粗野自然的情調。這種旅舍無論高雅講究或是粗糙簡陋，都一律以沙發蕊野居為名。

這家野居佔地廣大，有特意佈置的花叢、草坪和噴泉，大型游泳池、遊艇和小船各種娛樂設備，戶外的酒吧，掛著彩色電燈泡，舞池旁有棕櫚搖盪。在當年戰亂的時候，一定是個賓客雲集的時髦地方；現在戰爭過去了，兵士走光了，野居也蕭條下來。噴泉已乾，遊艇和小船都廢棄在岸邊，游泳池直接引河水進來，沒有處理過濾，表面浮動落葉和小昆蟲。正逢



▲奧克望溝的這邊是納米比亞，對岸是戰爭連年的安哥拉。看得到岸上牛羊成群，孩子在河邊戲水，難以想像安哥拉仍遍地地雷。



▲奧克望溝的下游，接近波札那的沼澤地。林蔭深處是林都屋野居，這兒有世人愈來愈稀罕的水源。

十二月，南半球的夏季，人人仰望祈求的季雨，仍然懸掛在多雲的天空，遲遲下不來，天氣炎熱難耐，我們只有閉著眼睛跳進游泳池，參加小昆蟲的行列。奧克望溝河潺潺而來，沿河的大樹都已被砍光，只有野居的河邊，還保留了如蓋的大樹，知了肆無忌憚地嘶喊不停，當地的孩子在淺水灣裡游泳嬉戲；好在這一帶的河馬和鱷魚已被殺盡，流動的水中又沒有帶病菌的螺螄，下流的孩子就沒有這麼幸運了。安哥拉呈現在河對岸，清晰一如畫面；牛羊在草原放牧，草頂圓形的農舍依偎在樹陰下，高粱地裡是鏟除不息的農婦，少女結伴到河邊汲水、洗衣、洗澡……好一副和諧平靜的鄉村圖，哪裡能夠想像得到這是三十年來戰爭不斷的血腥之地？而這一條只不過百尺之寬的河，竟能把同一種族的人隔開，派給他們絕然不同的命運？

整個納米比亞位於克拉哈瑞沙漠的範圍之內，水的缺乏是國家發展的最大障礙。首都溫吐克(Windhoek)這幾年急速擴大，增加了不少人口和企業，可是年年水不夠用，一年比一年厲害。解決問題的唯一的辦法是修建長程的水道，把奧克望溝的水轉運到八百公里以南的首都。奧克望溝的水量減少了，一時也許影響不大，長久下來，對走廊的自然生態和居民生活有什麼樣的影響呢？奧克望溝最後泄入平坦的波札那西部沙漠，造成動物密集的沼澤三角洲(Okvango Delta)，這是克拉哈瑞沙漠中的奇跡，波札那的珍貴寶藏，舉世無雙的動物保留區。一旦奧克望溝的水乾了，這個伊甸園也將自這世界消失。

不期而遇的環保論壇

沿著橫貫公路往東，我們正式進入走廊。這條路平整光滑，幾乎沒有車輛通行，是當年爲了軍需而建。一出城，就在路邊看到兩位曬得發紅的白膚年輕男性，伸著大拇指等著搭免費車。炎日高照，這一早就已熱得灼人，我們停車請他們上來；都說非洲野蠻危險，在美國不敢隨便停車載生人的，在非洲卻習慣如此，而且沒聽到有什麼問題。

兩個大孩子都是美國人，在進修博士學位的大學研究生；高大的叫傑克，學野生動物管理，在走廊的東部爲當地社區服務，爲期四年，正做了一半，是世界野生動物基金會(WWF)的計劃；瘦長的叫肯特，在學環境科學，趁學校放假來看傑克，順便從這兒一直旅行到維多利亞瀑布，背了個睡袋，預備一路露營搭便車。

路旁有一圈圈傳統式的家園，圍牆是樹枝或是蘆葦紮成，環繞內面幾個排成環形的圓形茅屋；這些茅屋很小，大概只容兩、三個人睡覺，牆壁也是直立的樹枝外糊泥巴或是夾石子而成，頂上都是草皮。高粱粥是他們的主食，偶爾有大事，才會宰隻牛或是殺頭羊。他們喜愛肉食，很少食用蔬菜水果，也很少種這些植物。他們開墾的高粱地，是砍除大樹、燒去叢林而成。此時，雨季還沒有來，高粱地是一片空曠貧瘠的沙地，只有幾枝去年剩下的枯枝，稀稀落落地倒在那兒。

「其實這土地不適合農耕，高粱已是最賤，對土地、水分要求得最少的作物了，長得都這麼差。」我說。

「就是因爲這土地不適合農耕，沒用幾年就廢了，他們又得開發新地，開一片地就造成一片荒原，眼看荒原逐年延伸。牛還好，山羊過度的啃食之後，地上連草都長不出來。就在過去這兩年，我親眼看到這一帶的大樹林減少了百分之二十，而荒原相等地增加。這樣下去，再過十年，這兒不會有什麼大樹剩下了……」車上的傑克說。

「克拉哈瑞沙漠曾經是大湖，也經過比現在還要乾旱的時期。有很長一段時期，非洲大陸曾是潮濕多雨的莽原，不像現在這麼乾燥——而且是日益乾燥。我們人類好短視哦！難以想像自然界是變化不斷的，總以爲我們擁有的永遠會是這個樣子，永遠屬於我們。有些氣候、雨量、地形的變化，不是我們人類所能控制的，但是有些變化，卻完全是因爲我們只管眼前、不顧將來、貪婪無知而造成的。目前的物質文明，更把這變化激烈加速，我們的空氣日益染污，我們的水源越來越不足，我們的雨林逐日減少，我們的自然生態一年比一年惡化，大氣因二氧化碳的增加而越來越熱，環繞地球的臭氧層已顯出空洞……。如果說二十世紀的戰爭都是直接或間接因爭奪石油而發生的，那麼，我敢預測，在未來的二十一世紀，水源將是人類不惜以戰爭殺戮來爭奪的珍貴資源……」肯特也慷慨發言。

我的先生海諾也加進來：「《聯合國環境匯刊》在最近『地球日』發表最新的統計，說是

熱帶雨林帶消失的速度，現在比十年前又快了百分之五十；地球上百分之五到二十的動植物，面臨絕種的威脅；每天都有一百五十到兩百種動物和植物絕種，從地球上消失的品種將高達一億種……。」

這原本單調的旅途，因爲這兩位不期而遇的朋友，大家對於保育共同的興趣，而熱烈起來。我故意唱反調，決定用一個難題來增加議論的火力：「我同意你們說的：人類的短視、貪婪和無知，危害到我們的環境，使我們的自然生態惡化。環保和保育的運動，導致一些方法、措施、甚至法律，以便保護我們的地球。這些運動用意雖好，作法是不是都對呢？爲什麼擁環保和反環保的兩邊有這麼火熱的爭鬥呢？你剛才說我們人類短視，不能理會我們生活方式和物質文明對於自然界長遠的影響。環保的方法，在地球的歷史來說，也是一種新的、驟然的、人爲的變化，是我們試著以一種新的措施來糾正過往的錯誤。然而，凡是人爲的措施，就不免影響到生態環境，造成長遠的連鎖反應。我們是不是眞正了解，環保之下的各種措施，對於環境生態有什麼長遠的影響呢？」

大家都愣在那兒，我不知道他們是在思考，或是不懂我的問題。我又接下去：「好，我就用保育的措施做例子：當年，十九世紀甚至於到本世紀的七、八〇年代，海獅被大批屠殺，爲了牠們的皮毛，人類把海獅逼害得幾乎絕種。現在海獅受到生物保育法的保護，在很短的期間裡數目大增，不再有絕種的危機了。卻沒想到，受到的保護直接威脅到別的生物的生存，

海獅靠以爲生的魚數量大減，海洋生態因之變化，漁人收穫的魚量也減少；長遠下去，這對海洋、對地球會有什麼影響呢？有的國家允許有限度的『收穫』海獅，可是保育的群眾干擾示威。保育的人是不是有時也太過於情緒化呢？海獅可愛，就不該殺；那麼長得不可愛的生物就該死麼？在澳大利亞的袋鼠島上，無尾熊(koala bear)也很可愛，受到法律保護，以至島上的『熊口膨脹』，把油加利的樹葉都吃光了，導致無尾熊的大量餓死。聯邦政府本來決定要殺死一半，但是群情嘩然，國內國外都一致反對，所以只好把牠們運到別的島嶼。這是解決問題的長久方法嗎？別的島遲早也會『熊口膨脹』，到時候又往那裡運？難道保育就是一定不能殺生嗎？自然生態是密切相連的，以人爲的方式去保護了一種生物，很容易破壞了生物間的和諧，導致與其相關的其他生物無法生存。我們如何決定哪種生物該保護？哪種生物不該保護？我們是不是把生物的生死存亡操在手上，假冒上帝呢？」

我想起最近美國西部發生的一件案件：台灣來的林先生，在他的農場開拖拉機時，壓死了一隻老鼠；不幸，此老鼠非普通老鼠，乃是一種瀕臨絕種的、受到保育法特加保護的老鼠。於是，當地野生動物局的官員把他拘捕，不但要罰他的錢，還不許他以後在農場耕種。這個案子，鬧出了名，一般人把它當作茶餘飯後的笑話說：野生動物局丟了不少面子，拖了一陣，還是不了了之，妥協下台。另外美國紐澤西一位先生，後園成群老鼠爲患，他就設了陷阱，把捉到的老鼠一棒打死，沒想到這下違犯了該州「反虐待動物」的法律，又上法庭又被罰款，

成了報紙的大消息，保護動物的正反兩方展開激烈的辯論，鬧了好一陣，直到最近該州的議會才立法規定，老鼠等對人類健康有害的動物，不在被保護之列。

我決定還是談得近一點比較好：「大象的情形也一樣！當年大象被人類大批屠殺，慘無人道，爲的只是牠們的象牙，以致這些動物面臨絕種。現在大部份西方國家已經禁止象牙的入口，象牙失去了市場價值，很少再有人爲象牙而非法殺象。大象一旦受到保護，大量繁殖；而大象具有摧殘樹木叢林的天性，所經之地如坦克車隊闖過的戰場，狼藉委地，嚴重地影響到別的生物的生存。譬如在克瑞壩一帶，除了大湖的邊緣之外，如今已經沒有羚羊斑馬之類的食草獸了。對於當地人民來說，他們的生計這麼艱苦，土地這麼難以取得，而大象佔據破壞大片土地，而又沒有經濟的價值，每隻象都是『白象』一樣貴重的廢物，因而怨聲載道。非法獵獲的象牙被禁是有道理的，合法獵取的象牙爲什麼要被禁？大象過剩，應當由野生動物局有計劃地控制牠的數目，如果象牙有價值，也可以供給野生動物管理局一筆經費——他們的經費總是這麼少，做起事來，捉襟見肘。」

海諾也說：「我們在肯亞時，看到在一九八九年代燒毀的大堆象牙遺跡。幾百噸的象牙，都是非法獵取，被官方逮住的。沒有被逮到的漏網之魚，還不知有幾千噸呢！但是，我爲這些象牙可惜。這麼美好的東西，燒之於一把火，化爲濃煙幾十里；爲什麼不賣了它，把這錢用於非洲動物的管理和研究呢？如果是畢卡索的畫被人非法偷盜，被警察逮獲後，絕不會拿

話，我會冤魂不散，死不瞑目。」

去燒毀的。犯法的不是象，象牙是清白的，象死牙毀，落得這麼悽慘的下場，假如我是象的

海諾戲劇性的聲調，引得大家一陣哄笑，氣氛才又輕鬆下來。傑克說：「你們說的其實不是笑話，而是針對了問題中心。環保是不能不加緊進行的，因爲我們的環境確是日益惡化。可是環保用心雖佳，不一定每一個方法都對。你想，地球有多少億萬年歷史了？人類在地球上又生存了多少百萬年？環保是一個新的觀念，新的措施，到現在也只有二、三十年的歷史。有的措施，我們以爲是對的，但是還沒有經過時間的考驗，還不知道它會有什麼長遠的影響。有的，我們已經看出來我們當初是過於天眞，想得太簡單了，必須加以糾正。環保與社會、經濟和文化的關係重大，可是我們過去只以生態和自然科學爲環保措施的重點，沒有充分去注意社會、經濟和文化這方面的因素。目前的環保，已經變得緩和，比較『人情化』了，我希望我們還是不太晚才好。」

肯特也挿進來說：「眞的，這不光是理論，目前的保育已經在往這個方向走了。一九九三年「國際自然資源保育聯盟」(INRPA)發表報告，野生動物的觀賞也應造福當地人，遊獵和狩獵牧場可以發展非洲經濟。保育並不是絕對不殺動物，以往嚴禁以屠殺野獸、狩獵野獸的方式來增加收入，是開倒車的措施。在肯亞，已有屬於當地部族的野生動物園，向遊客收門票；以往愛盜獵的馬賽武士，現在卻大力保護野生動物，因爲這些野獸就是他們的牲畜，

爲他們帶來生計。適當的狩獵已開始在肯亞狩獵牧場進行了，一方面控制野獸的數目，一方面也供給匱缺的肉食。我最近才參加了一個國際生態會議，談到的全是保育與人文、經濟和社會的關係。在非洲，人與自然之間的競爭如此激烈，可以說兩方都在生存的邊緣掙扎。我們不能爲了救野獸而眼睜睜地看著人餓死，必須研究自然界和人類和協共存的方法，以當地文化能接受的方式來推動環保，用保育來促進社會的發展，以經濟的效益來吸引人民加入保育的行列。」

傑克說：「你們知道我在這兒做些什麼工作嗎？我的工作就是促進社區的建設，以教育和經濟的發展來推動當地人的保育。環保絕不可能只專靠硬性的法律和強制的執行，就能成功的。法律如果不合理，當地人必定陽奉陰違；沒有當地人的合作，環境無法保持。自然環境的保護，尤其是保育鳥獸生物和森林水土，節省資源和不隨地丟廢物的這種保護，如果不是自各方面整體地做起，就不可能成功。環境衛生、家庭計劃、地方教育、職業的發展，都是其中不可缺的環節。教育方面，孩子們自小就應該接觸到環保的重要；經濟方面，保育必須讓原居民也能享受到利益。如果當地人可以積極地參入保育的工作，而保育能直接或間接促進地方的發展，當地人自然也會擁護保育。堅持保育的人必須了解，保育這麼急切重要，既然人人有責，當然人人都得付出代價，而不能把這代價完全丟給當地人。我們也應該了解，除非當地人積極加入，認眞執行，制法者和保育專家都遠在天邊，再高聲呼叫警告都不可能

達到效果。」

我問：「這麼複雜的事，一定很不容易做吧！你覺得你們在這兒的工作做得有效麼？」

傑克說：「是眞的很不容易。我希望有效。爲了我自己的信心，爲了這個地方的前途，爲了我們地球的將來，我也必須相信我們的工作是有效的；一點一滴地，一時一分地，日積月累地，這一切一定會發生效果。」看到我們對環境保育這麼感興趣，他建議了幾個重點，讓我們親身體驗所謂生態旅遊業和社區保育。

林都屋野居

如果不是成心去找林都屋野居，你跟本不可能知道它的存在！我們從河邊的原住民的家園穿過，弄得雞飛狗叫，好像冒失地闖進人家的私地。然後，越野汽車如坦克般開過沼澤和草叢，避開成群的牛羊，到了河邊的大樹下，這才看到樹陰下的林都屋野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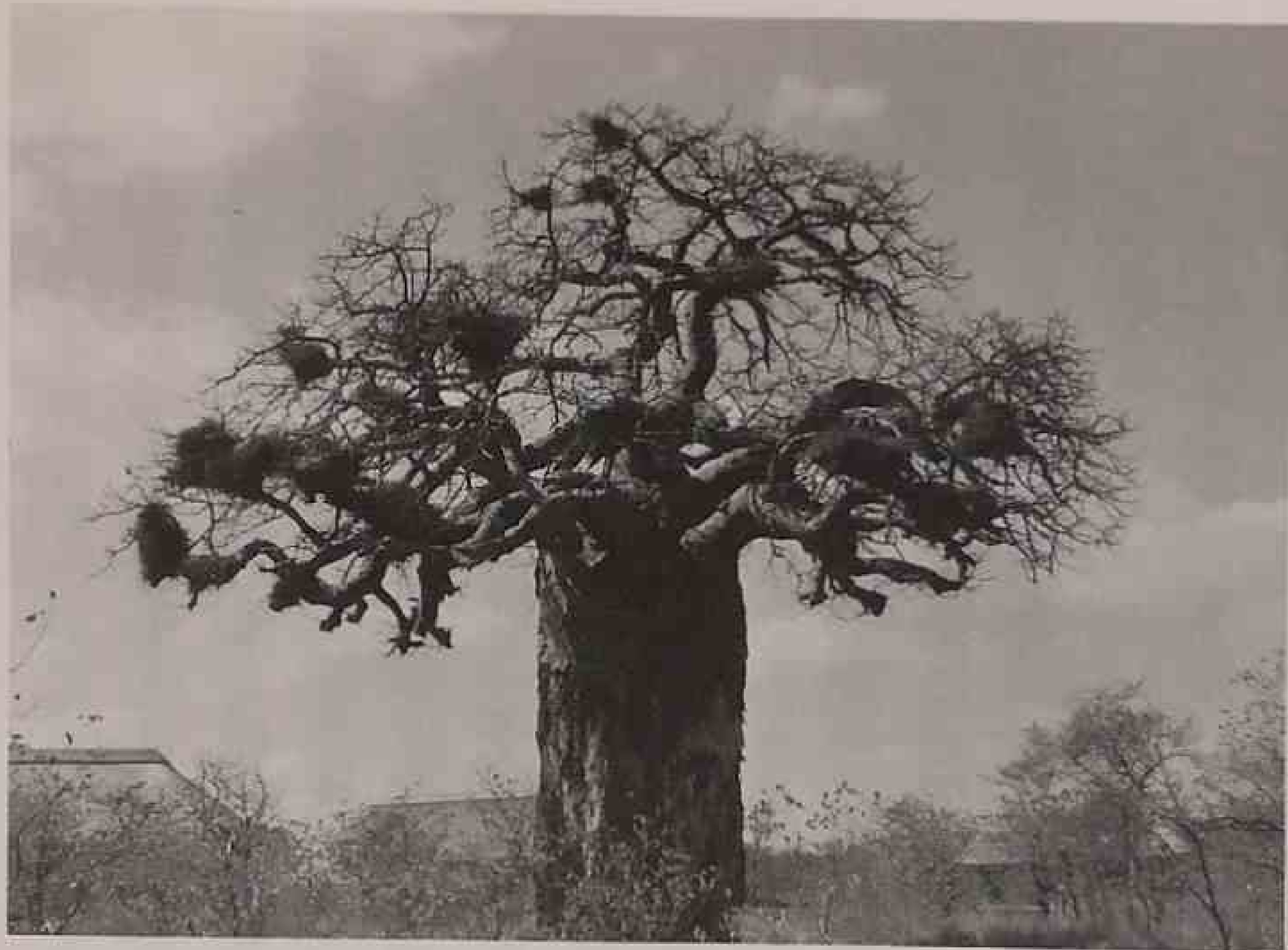
林都屋野居很簡單，沿河有一個寬敞的公用長屋，這就是餐廳、酒吧和客人休閒的起居間；屋頂蓋了茅草，屋樑和支架是用舊電線桿搭成，牆壁只高到腰部，是蘆葦紮的，奧克望溝河就坦陳在眼前，你也進入畫面，溶成了景色的一點。長屋過去的河邊有一串單獨的營房，前面的涼棚面對滔滔河水，裡面的兩個單人行軍床，共用一個煤油燈；連接在營帳後面的是清潔整齊的、有自來水的私人廁所沖浴。一夜睡在營帳，河上的微風不斷吹來，南半球的星

座晶瑩閃爍，大象和河馬的鼾聲滲透到你夢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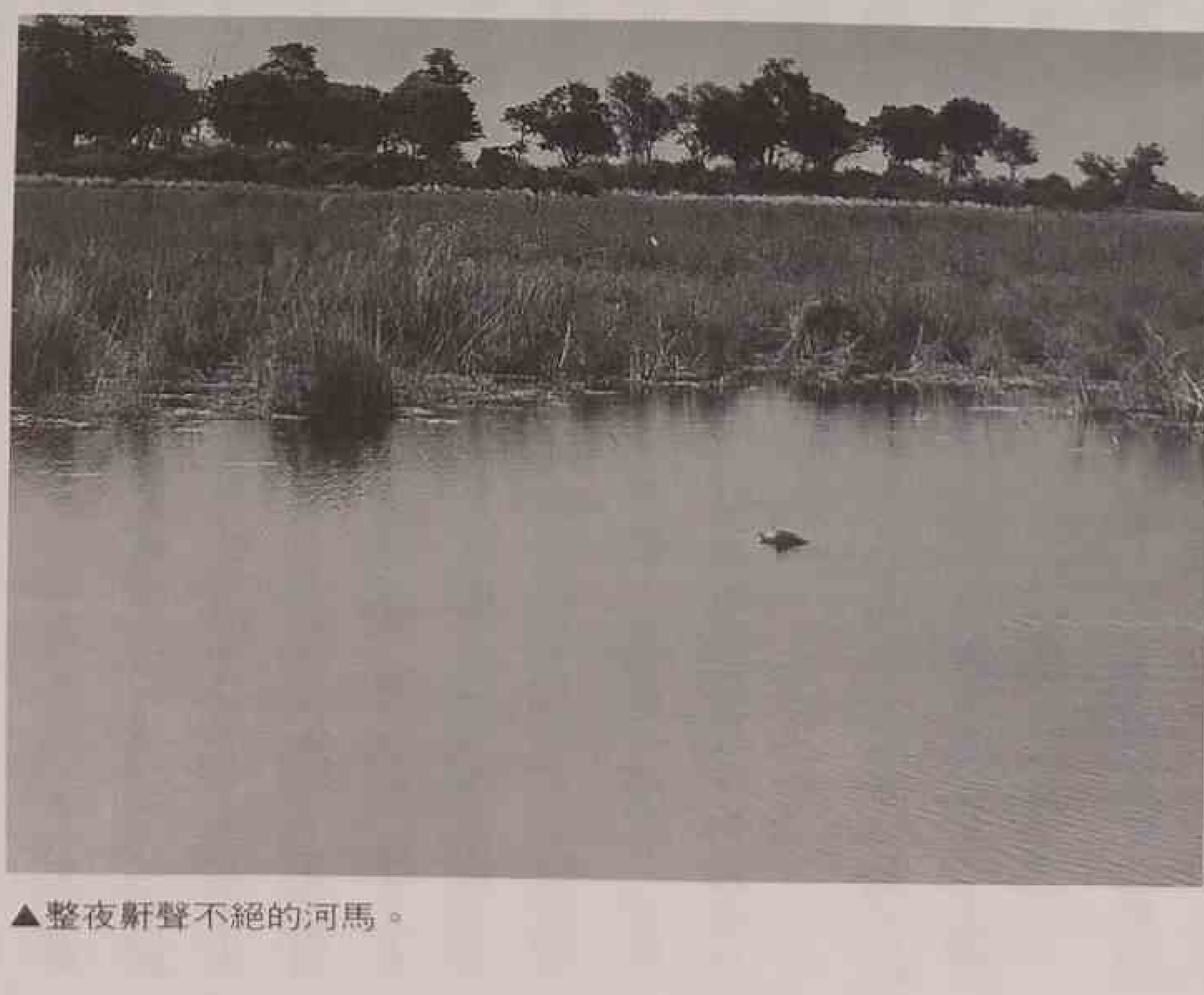
木黃古(Muhango)野生動物保留區就在兩哩外，是納米比亞與波札那的邊界，奧克望溝草澤的起點，一個個比鄰相連的動物保護區之首。一早只有遊客三三兩兩，散佈在沿河的樹下用望遠鏡尋找鳥獸。河水到此已細如水溝，沼澤裡的草長得豐盛碧綠，如一片柔軟的草床向四面伸展。草叢裡有忙碌的織窩鳥，在做牠們的窩，遠方的條紋羊、大羚羊和劍羊在低頭吃草；微風吹起來，草床如波瀾起伏，在陽光下閃耀。巨大古老的猴麵包樹(Baobab)聳立水邊，是這一帶特有的樹，可以說是克拉哈瑞沙漠邊緣的地理標誌，也像是恐龍時代遺留下來的化石樹；它們可以活上幾千年，樹幹至為粗大，有的直徑在十幾公尺以上。粗大的樹幹儲集水份，供旱季之需，白色的花朵，結長形可食的種子。在乾旱的時候，它葉子落盡，團形的枯樹枝好像是伸向天空的樹根，所以祖魯人稱它們為「顛倒樹」。這種樹供給鳥獸和昆蟲居處和食物，它們彼此相互依賴，每一棵樹都自成一個重要的生態環境。

離開沼澤區，我們轉向叢林深處，以為那兒一定深藏各種動物。小徑不久就消失了，我們完全迷失在寂靜無人的荒郊裡，經過五個小時不斷跋涉的「沙發蕊」，我們才走出來，居然一隻野獸也沒有看到。

日落的時候我們乘小汽船遊河。這是奧克望溝最寬大平穩的一段，往下去就是波札那的草澤濕地。往上流河灘遊去，一群約十來隻河馬看到船開近來，噴著水發出鼾聲，警告我們



▲猴麵包樹在祖魯語中是「上下顛倒的樹」，枯枝在旱季像是樹根。



▲整夜鼾聲不絕的河馬。

不要侵犯它們的領土。野居的對岸就是野生動物保護區，岸邊有河馬上下岸的走道，羚羊和大象的足跡，遠遠還有一群跳羚，一見到我們就警戒地躲進叢林。開船的人是個土生土長的中年人，他說這兒還有一些鱷魚，又說這河裡已經沒有魚了，因為上游的原住民用蘆葦籃網魚，魚越來越小，現在連小魚都所剩無幾。在他小時候，這一帶野獸密集，任何時候都可以看到成群的大象、野水牛和羚羊。不過，那已是三十年前的事了。

昏熱了一天的河流終於澄清下來，波光雲影、河邊的叢林和沙岸、當地人的家園、閒散的牛群……都突然凝固成清晰鮮明的畫片。兩岸的聲波從寧靜的黃昏傳過來，人聲和狗吠，野獸的嘆息，歸鳥的呼號應答……。成群的水鳥擦著水面來回飛舞，不時潛到水底，在平靜的水面撥動一圈圈的漣漪。巨大的落日在我們的注視下，戀戀地沉到河的西岸，灑下滿河金色的波紋。

在長形的起居間裡，林都屋的主人坐下來和我們聊天。若艾和林影是一對納米比亞的德裔白人，做過多年旅舍的建築和管理工作，一直深懷理想，要在不妨害自然生態的情形下，發展旅遊事業。還要更進一步的，以這旅遊事業來促進當地環境生態的保護。兩年前，他們看中這塊地方，只因為這是沿河樹木最多的一塊地。土地是屬於當地土酋的，他們租過來，每月交租金給當地的社區。開工不到半年，這野居就蓋成了；大部份的建材就地取材；若艾自己做工頭，建築工人也是當地人。這兒的水直接由河裡抽出，可用但是要煮過才能喝；電

力來自太陽能，只供餐廳、廚房和抽水用，這些水電的來源不消耗能源，對於環境沒有負擔。荒野地方沒有其他工作機會，野居每天雇用二十幾個當地人，成了當地主要的經濟來源，減少原居民對濫墾和偷獵的依賴。

野居的日子，悠然一如野居前的流水，主人和客人像一家人似的並肩長談。若艾和林影希望來客除了享有休閒的假日之外，也能更進一步地認識到當地的生態和環境。他們與當地人相處融洽，常常趁機會傳播一些關於保育的事……。林影的眼光越過潺潺河水，越過一片葱鬱的叢林，凝固在對岸動物保留區的空中：「三天前的傍晚，那裡的天空盤旋一群禿鷲，若艾去察看……一隻大象被射殺，大概總有二、三十歲了吧！很長的一對牙。若艾通知了警察。第二天他們來的時候，象和牙都不見了，只剩滿地的血腥和皮肉碎片……很可能是外地來的人做的。這兒四通八達，非法偷獵的人來去自如。波札那為了保護他們的野生動物，已經開始動用武裝軍隊，駐防動物保留區來對抗偷獵者了。這些偷獵者並不是當地飢餓的居民，而是有高科技通訊設備、遠距離的猛烈武器的非法組織。這簡直像是一個新的游擊戰了……」

上一個戰爭剛了，野獸才開始復原，又來一個新的戰爭，這些動物還有機會生存嗎？「林都屋」是土語裡的大象，這一塊土地原是屬於象群的哦！



▲梁素蘆隔河可見波札那國。



▲梁素蘆傍的蘆葦和水蓮。



▲▼聞名世界的生態野居「梁素蘆」。



梁素蘆

繼續東行，柏油路面變成灰沙路，我們也進入克普威野生動物保留區，然而看不到人煙，也看不到動物的影子。難以想像在十九世紀中葉，探險家史白克(John Speck)、貝克(Sam Baker)和李文思登(David Livingston)先後經過這裡時，野獸遍野的自然奇觀。

沿關渡河南下，我們的目的地是以生態旅遊和社區保育享譽國際的梁素蘆(Liamshulu Lodge)。離開大路，穿過叢林，首先展開在我們面前的是一片如草原的開闊飛機場，供眞正喜愛野外生活的國際旅客以「飛行沙發蕊」來此一遊。梁素蘆偎在關渡河邊的濃蔭下，關渡河直切走廊爲東西兩半，就在梁素蘆這兒成了納米比亞與波札那的交界；也在這兒關渡河做九十度的轉彎，傾洩到一片沼澤原，失去了顯明的河道；再出來的河，注入梁碧姬湖(Liangbizi Lake)。但是這曾被李文思登描述記載的、野獸群聚的淺水湖，已在一九八五年完全乾枯。只是再下去十公里河水又再度湧出，成了邱碧河(Chube River)，邱碧野生動物保留區就以此河爲名。再下去，邱碧河會合尙比支河，一起浩浩蕩蕩地衝向維多利亞大瀑布。

爲什麼這兒的地名和河名，譬如梁素蘆、梁碧姬、邱碧、關渡(Kwandu)、黃格(Hwange)等等，都是拼音完全的中文呢？沒有人能回答我，也許這問題的本身就很荒謬；中國離這兒如月球一樣遠，而我，很可能是第一個走過這兒的中國人。梁素蘆是土語裡「野兎跳躍的地

方」，關渡河到此，已經緩慢慵懶成了一個瀉湖，附近的草原和沼澤一定有很多野兎。在三、四十年前，這是一個供白人來打獵的營地。當年野獸密集，每位來客都不負所望，滿載而歸。戰爭開始以後，這營地就廢棄不用了。到了六年前，納米比亞正式獨立的時候，國際聞名的旅館家格南特和瑪莉(Grant Burton & Marie Holstensen)決定把它重新改修，做成一個以環境生態為主題的野居。梁素蘆也是用當地的材料建造的，所有的建築都是茅草為頂，蘆葦為牆，粗大的原木為樑為柱，以地勢風景本身的特點來設計，所以看出去的每一角度都是優美的畫面。這兒也是以太陽能發電，能源消耗得很少。起居區、酒吧、禮物店，都在沿河的長屋裡，像圖書館一樣地陳列很多地理、歷史和自然生態的書籍。餐廳在這長屋的另一邊，厚木長桌，向河邊敞開，所有的客人共坐一桌，享用精緻的道道佳餚。早餐時，黃色的織窩鳥飛到我們旁邊等著麵包屑；晚餐時，有土人擊鼓，招來賓客，鼓音傳播在暮色裡。正逢飛蛾的季節，桌上的燭光也招來無數飛蛾，在我們的頭上旋轉，不時掉到桌上或菜裡，大家也只是輕輕地把牠們揮開而已。我們的木屋野居，面對關渡河，隱藏在樹林裡，一夜蟲鳴不斷，我們在辨識各種野獸的聲音中酣然入睡，化身野兎，在草原跳躍。

剛到的那一個下午，雨季將來未到，悶熱不堪，我們只有往游泳池裡跳。草坪花圃再過去是樹叢，一群煩躁不安的猴子倒吊在臘腸樹上翻跟斗，大尾巴大眼睛的松鼠，悄悄地在草坪來回奔跑，好像在和忙著為花草澆水的園丁捉迷藏。到了黃昏，灰沙大作，狂風怒嚎，從

克拉哈瑞沙漠那邊滾滾而至，明亮的天空在眨眼之中變得渾濁烏暗，巨大的樹在風暴裡掙扎扭轉，小鳥和樹葉被吹得滿天飛滾，我們躲在長屋裡，擔心草屋頂會颳走……

風暴來得快走得也快，轉眼再無氣息，只留下沉重如鉛的天空。靜寂如死的空氣裡蘊育著緊張和不安，樹枝都滿懷期待而戰慄，關都河的水漆黑如無底的深淵……然後，閃電和雷鳴先後而至，痙攣的電流在空中跳躍，一如土著深富誘惑的舞蹈，雷聲接應不暇，霹靂不斷，在大地迴旋咆嘯，一聲比一聲更近，一次比一次更響，直到整個天空都亮起來，整個大地都在撼動……

傾盆的雨潑下來，傾湖的水瀉下來，整個海洋淹下來——雨季終於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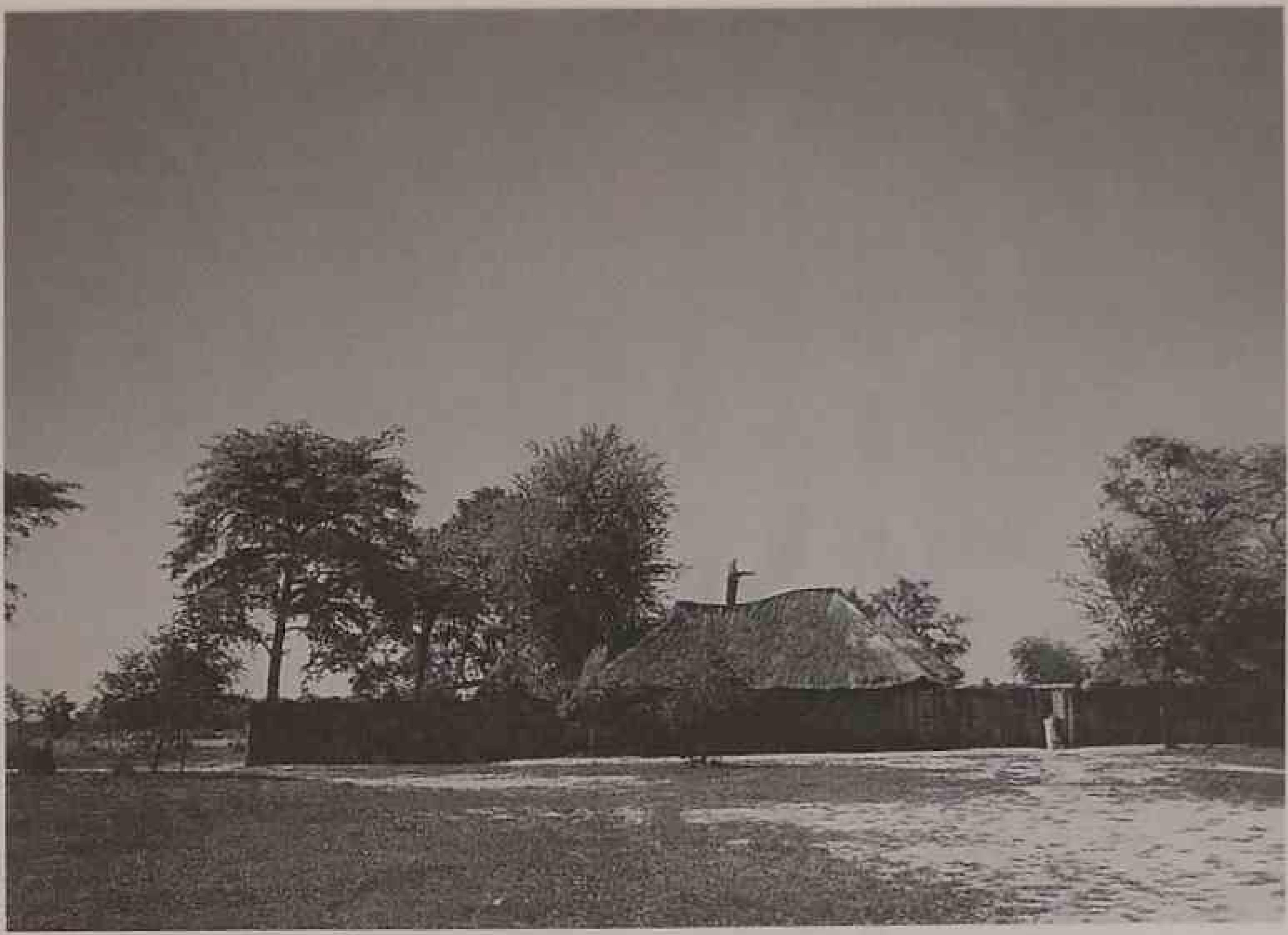
次晨，陽光燦爛，花叢如洗，令人無法想像這兒曾經狂風暴雨。野居此時的管理者是克林和潘目夫婦，他們十六歲的男孩吉米也正從學校回來渡假。吉米等著我起來，急不可待地帶我去看餐廳附近樹上的一條莽蛇。這條五尺長的蛇有淺褐色的斑紋，纏在樹幹上不動，簡直看不出來。是因爲鳥兒們發現了牠，彼此通風報信，興奮地嘰嘰喳喳叫個不停，這才引起了人的注意。鳥兒飛來返去，有紅頭的巴伯鳥(Barbett)，彩色的樂園鳥(Paradise Elycatcher)，藍綠色的吃蜜蜂鳥(Bee Eater)和各種水鳥。這兒可以看到四百多種鳥，是愛鳥者的天堂。

除了梁素蘆之外，世界上還有哪一個地方能把「雅」和「野」這兩個極端，融合得這麼

天衣無縫嗎？不論是清晨樹林裡的微風，作為雨季前奏曲的雷電風暴，起居間的閱讀和閒談，河傍小屋的靜寂，喧嘩的河馬，盛開的熱帶花叢，沿著小徑指引你到小屋的營燈，或是燭光下大家同桌共飲的四海一家，均是純眞樸實，喚醒了你內在的本質；然而一切又是這麼舒適和雅緻，好像主人的手裡有隻魔棒，招來彩虹點綴在每一個角落。

我們趁黃昏日暮的時候去坐船遊河。小船劃過平靜的水面，兩岸都是草澤，右邊是波札那，左邊是納米比亞；只伸開手臂，你就可以同時碰到兩個國家。我們在搖曳的水草裡穿進穿出，這種古代埃及人用來做紙的水草，長在尼羅河旁，是不是也像這樣的撐住非洲的無際晴空？睡蓮開滿了河面，粉白、淡黃和淺紫色的閃耀在水裡，就像天上有銀河，河流裡也有星星。我們旁邊不遠的地方，有一群河馬張著大嘴在打鼾吐氣，身上還跳動著幾隻幫牠們清除寄生蟲的小鳥。看到我們的船開近了，河馬潛在水裡；過了半晌，在水面浮出幾隻凸出的眼睛鼻子，搖動不停的耳朵。草叢裡有很多鳥，白色的鷺鷥走在綠色的草地，旁邊的樹上停了一隻會捉魚的大鷹。我們看到一具牛的屍首，克林說是當牛下來喝水時，被鱷魚殺死的，這是從上游流下來的；今晚，鱷魚一定會回來，而且會有很多條鱷魚爭食，這兒將有一場激烈的好戲。

暮靄垂下來，四周的河流、草原、輕風和鳥鳴都變得這麼柔和親近，你知道這些都是你的一部分，正如你是這周圍世界的一部分。我們握著彼此的手，說不出話來，懷著虔敬的心，



▲李洲里傳統鄉村的入口。



▲他們在做打獵用的茅。

目送金碧輝煌的夕陽沉下地平面，如同這世界的第一次日落。

社區合作的環保

五年前梁素蘆正在修建的時候，發生了一件慘劇：附近居民養的牛被獅子吃了，當地人大為憤怒，他們用毒藥設餌，不到兩天，三隻大獅子和一隻金錢豹毒發慘死。這事能怪誰呢？居民要生活，必須保護他們的牲口。但是，消失多年的獅子和豹子，偶爾回到牠們祖先游蕩的家園，又有什麼過失呢？這一來獅子和豹子還會再回來嗎？

這件事使格南特和瑪利再三思考，終於悟到環保必須受到當地人的支持才行，觀光事業必須與地方社區的發展並進。李洲里(Lizauli)傳統鄉村和當地的自助計劃，自此誕生。

梁素蘆客人所出的住宿費中，有一部份繳到社區的帳目裡。當地人決定這經費的運用項目，可以用到學校、蓋房子、修水堤、幫助有殘疾的人、給學生獎學金、貸款給某人做生意、或是運銷當地的土產，這就是自助計劃。李洲里仿效原居民村莊的樣子，讓村民在那兒示範他們的風俗、文化和生活情形，一方面把這些介紹給遊客，另一方面也加強他們自己的文化意識。

李洲里就在梁素蘆前面不遠。進口的門票部，附設禮品店，售賣當地的手工藝品；一個會說英文的青年走上來自我介紹，做我們的嚮導。木柵圍繞幾棟傳統式的圓形茅房，嚮導解



▲織草蓆的女人。



▲打高粱的女人。



▲用傳統樂器歌唱演奏的原住民。



▲挖空原木的內部來做非洲鼓。

說茅房是如何蓋的，屋內的擺設、用具和床鋪是怎麼用的；通常來說，一個茅屋睡一個婦人和她的孩子，也有先生和妻子同睡的，但是一夫多妻在非洲是很普遍的傳統，所以通常先生們有自己的茅屋。茅屋悶熱黑暗，只用來睡覺，白天他們都在外邊、只有頂沒有牆的公共起居間作活；婦女用木椿打高粱，在樹下織籃子，男人打鐵作農具，擊打傳統的樂器和皮鼓。最後，所有的人一起載歌載舞，我們一行遊客也忍不住加入他們的行列。

嚮導說他今年十五歲，在這兒做完兩年後，社區會送他到潤都(Rundu)去讀中學。我們問他想學什麼？將來想做什麼？他毫不遲疑地說要做獸醫，或是動物保留區的管理人員；他說他喜愛動物，不管做什麼都好，只要和動物在一起就是了。問到他對於偷獵的看法，他說他自己絕不去做，這對動物、對當地社區都沒有好處；但是當地老一輩的還是有人會去做的……

木都木動物保留區

五點多天還未亮的時候，克林就來把我們叫醒，要帶我們去木都木(Mudumu)早遊。我們睡眼惺忪地要灌上兩杯黑咖啡才能把魂招回，而克林和吉米已是精神奕奕地裝整待發。四輪越野的開敞吉普車，像坦克車一樣顛簸在崎嶇小徑上。保留區寂靜無人，旭日初升，晨風清新舒暢，像是世界第一個清晨。空中還剩下一些疲憊的白蟻，鳥兒匆忙地穿梭追食，發出

聒噪的聲音。這兩天的大雨是白蟻等待已久的，我看著那些比人還高的蟻峰，想像那如濃煙裊裊上升的白蟻群，如何狂飛牠們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的夜空。多刺的阿卡西亞樹叢，葉片如蝶的莫番泥森林，都是這乾旱地區重要的生物環。拿莫番泥來說吧！它頂上的葉子有長頸鹿吃，下面的葉子供給羚羊，樹皮是大象最愛剝落的，木頭被當地人做欄杆、茅屋和燃料；連樹上一種毛蟲，都是當地人喜愛的食物。我深知牠們富有營養，只是無論再怎麼努力，都忍受不了那綠油油活生生的蠕動，而沒有買回來嘗試的勇氣。

克林開到一片開敞的草原，停在中間的水塘邊。水塘裡有二十幾隻河馬，看到我們都潛進水裡，只露出耳朵、眼睛和鼻子。過了一陣牠們才浮出來，大聲噴著水，發出鼾聲。幾隻小河馬緊跟著媽媽，顏色淺淡，微微發紅，圓墩墩地，至爲可愛。克林說：「今年不錯，牠們添了五個小寶寶。雨季又到了，大概有機會活下來。」

在吉普車裡待了一陣之後，我們開始步行，往叢林深處走去。克林教我們辨識各種野獸的足跡，講授牠們的習性，告訴我們如果象和獅來了要如何防備。角馬出現時，他告訴我們紅角馬和藍角馬的分別。看到條紋羚羊時，他爲我們講解雄雌的不同。地下的沙土上，爬滿紅絨蜘蛛，每一隻都匆匆忙忙地走動，可是沒有哪兩隻走在一起。地上冒出來被雨水喚醒的野白合，爲了要補償在地下的等待，一下子長得好高。看到一些雜亂而模糊的象腳印，我們立即提高警覺，往四周搜索象的形影，去聞哪方的風帶有象的氣味。潮濕的沙地出現一串清

晰的小腳印，屬於非洲鬣狗，我們跟著這腳印走，繞過多刺的阿克西亞，一個個蟻峰，想知道這鬣狗何去何從？在打些什麼鬼主意？另一串清晰的象足印又出現了：一隻單獨的年輕公象，一清早走過這濕沙地，踏過帶露的草叢，擦斷了幾枝阿克西亞。鬣狗的小足印蓋在象的大足印上面，接踵在大象的後面，我們也小心翼翼地把我們的足跡加進去。原野有這麼多活生生的故事，就在我們的周圍演出，多麼希望能識辨它的文字，聽懂它的語言，知道這些故事的演變和結局。

克林說：「這保護區才剛成立，什麼設備也還沒開展，野獸也很少。五年前這兒的野獸被打盡殺絕，一隻不存，到現在才好不容易有一些動物遷移來。然而，還是有人來偷獵——就在那個蟻峰那兒，兩個星期前，一隻箭豬被殺……箭豬在這兒已絕跡多年了，還是第一次出現……如果為了饑餓，我還能了解，但卻是要用牠作法術……為什麼人這麼無知貪婪？越是罕有的越要拿來摧毀？好像只有罕有的東西才能達到超凡的功效？」

他提到的法術是非洲傳統的迷信；很多非洲人找巫師作法，深信用珍貴罕有的東西合成巫藥，可以增加一個人的能力，從治療急症難病、陽萎不孕、升官發財，到升學考試，甚至陷害敵人等等。這些罕有的東西，可能是動物植物，也可能是人的器官。有時，為了要製作特別強烈的巫藥，他們不惜殺害稀罕的動物，甚至親密的家人親戚……

也許我們覺得非洲人的迷信可恥可笑，顯出他們的無知和愚昧。可是世界上哪裡有比中

國人更迷信虎鞭和熊膽的效能呢？又有多少犀牛，爲了中國人迷信牠的角能幫助他們重振雄風而失去了生命？只有中國人活吞毒蠍來進補，或是毒蛇的肝來明目。我們迷信燕窩能延年補壽，光在一九九一年，就有一千七百萬個燕窩進口香港，轉入各地中國人的鍋盤肚腸。世界野生動物基金會已把造燕窩的燕，列入「危機」名單。我們的貪婪和無知，把這些無辜的動物逼到絕種，歷史文化的光輝又在哪裡？當我在川藏高原旅行時，聽當地人說，以往雪蓮開遍高原，現在是大量出口的中藥，一下子挖光了；「冬蟲夏草」也是如此。我偶爾在高原上看到一朵盛放的雪蓮花，感動顫抖起來：這朵雪蓮也許是最後的一朵了，我們的子孫可能永遠不知道什麼是雪蓮，永遠不知它燦開在川藏高原上的灑脫。

克林說：「梁素蘆在木都木保護區中，所以我們也尊重保護區的規定，不傷害任何生物。我們到這保護區來玩，應該記得動物是這兒的主人，我們只是客人；我們不要留下任何垃圾和廢物，也不要帶走任何生物——其實，如果你停下來想想的話，我們在這世上，也不過只是過客而已；如果我們無能把這世界改善，至少，當我們走的時候不要留下一個更壞的世界。」

在離開克普威的路上，我們一直在想：這地球有前途嗎？保育有前途嗎？克普威有前途嗎？我們這些地球上的過客有前途嗎？

一沱沙平底鍋

在野生動物保護公園，
關在人造的鐵箱鐵欄裡的，
不是動物，
而是我們這些遊客……

叫它作一沱沙平底鍋(Etosha Pan)實在是再恰當也沒有了。這個位於納米比亞國北部的國家公園，只是一塊低平的沙地，當雨季到來的時候，源自北部安哥拉國的河流沖瀉到此爲止，把公園東邊的石灰岩凹地，一夕之間變化爲千里沼沼的汪洋，雖然這汪洋只有半尺多深，但是五千平方公里的水面也是十分可觀的。只是這是克拉哈瑞沙漠的北部，氣候炎熱而乾燥，河床裡的水來得快，乾得也快，這汪洋也無法久留。在常年灼熱無雲的西南非洲晴空下，平底鍋的水迅速地揮發，鍋底只留下一層白色的鹼粉，白花花地亮得刺眼。這時的平底鍋越來越熱，倒像是平底的炸油鍋；熱氣在眼前上升，把白茫茫的景致扭曲起來，出現奇異的海市

蜃樓，世界變得很不眞實，使你懷疑自己是否置身於月球？或者只是一個已經遺忘了的夢境？

一千二百萬年以前，這個地方可完全不同。當時的非洲沒有現在這麼乾燥，這兒是一個深淵廣闊的內陸淡水湖。在這以後的時光裡，這古老的大陸愈來愈乾旱，流入這淡水湖的河流挾入大量的泥沙和鹽分，漸漸鹼化淤淺，以至於成爲今天的這一個平底鍋。住在這一帶的土人叫它做「乾了的水」。「一沱沙」也是當地的語言，翻譯過來，就是「那個偉大的白地」。

這塊白地雖偉大，卻不適人生存，很早就劃爲野生動物保護公園。在二十世紀初這個公園開創時，它一直伸展到大西洋的骷髏海岸(Skeleton Coast)，佔地八萬平方公里之廣，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動物保護地。可惜，歷代政治家從中得利，把土地一塊塊劃分肉食，到今天，這塊偉大白地的面積只有當年的四分之一強。然而，二萬二千二百七十平方公里的地域，是台灣的三分之二。在今天這人擠人的世界上，仍有這麼一片寬闊原始的土地，供野生動物自由自在地生存，盡力保持牠們在自然界原來生存的方式，這也是十分難得可貴的了。

在動物園內，動物被關在鐵柵鐵欄之內，供人類觀賞娛樂；即使是最新式的動物園，如世界最大的聖地牙哥動物園，動物的活動範圍也有限，牠們沒有本來的生存空間，無法自己尋食，失去牠們的生存本能，已非牠們的本來面目。在野生動物園內，動物來去自如，彼此爲生存競爭，依照自然界的規律。反而是我們人類，是侵入的外來者。在野生動物園裡，關在人造的鐵箱鐵欄裡的，不是動物，而是遊客。

在這兒，外來的遊客爲了觀賞動物，必須全時間留在汽車裡。說來也奇怪，這些野獸對來來往往的汽車，視若無睹，好像它們只不過是某一種不關緊要的野生動物；只要遊人一開門下車，動物馬上警覺逃逸。如果碰到的是大象，犀牛，或獅子一類，又正逢牠們心情暴躁，不高興被人打攪，那麼車外的你，也就要吃不完兜著走了。

非洲象：壯大的遊行陣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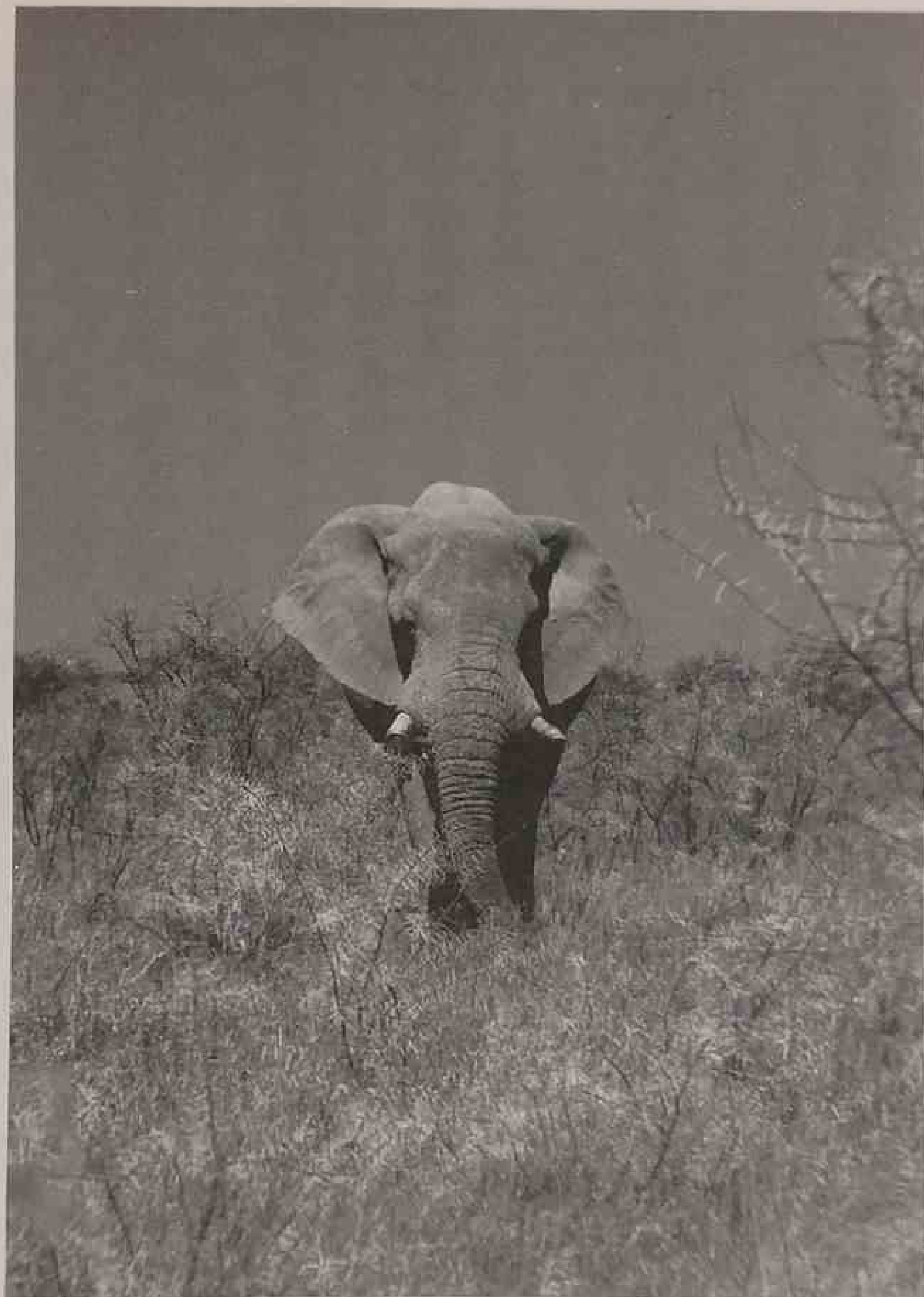
從一沱沙的南門入口，原來就稀少的植物，現在更難得看到了。克那哈瑞沙漠的荒蕪和乾燥越來越顯著，令人觸目驚心。南半球的冬天仍然如是炎熱，無法想像這兒到了夏天會熱成什麼樣。頂頭的火球耀眼刺目，往北方傾斜，我們印在沙地上的影子投向南方，好一分時空顛倒的感覺，像是只有物理才能提醒我們正置身在地球的另一邊的事實。這是當地的旱季，周遭是一片枯黃，白沙地上看不到任何草料，偶爾有幾棵散佈在沙漠的阿卡西亞樹，孤立在平坦的沙地。這象徵非洲的阿克西亞，蒼勁的枝幹槎枒多刺，羽狀的葉片細小，開出粉撲式的淺黃或乳白色小花，會結比榆錢略大的種子；在這非洲的酷日之下，它們蒼鬱如鐵，好像整個樹都是尖刺，映下稀薄的影子，勉強給野獸遮蔭。然而，阿克西亞樹是這沙漠裡重要的生物環，它的葉子、種子、枝幹、甚至樹枝、樹皮都維持著飛禽走獸的生命。有些阿克西亞掛著橢圓形的手袋，是紡織鳥(Weaver Bird)用草皮樹枝編織而成的窩。紡織鳥是非洲原野

的巧手織女，只是牠們此時隨水草遷移它處，看不到這些黃鳥成群，如跳彩帶舞的女孩，含著長條草葉，聒噪地飛舞在清晨或是傍晚的長空。沿著公路再過去，多刺的矮小叢林充滿了敵意，堅銳的長刺在陽光下閃著灰白的光，地下滿佈殘破折斷的枝條，和枯槁暴露的樹根，好像不久以前，這兒曾有坦克車隊過境。

這是大象的領域。你如果仔細觀察，可以看到牠們的足跡，牠們摧殘的枝葉和牠們的大便。從牠們的大便，可見牠們吃的多是粗糙的樹皮樹枝，夾帶很多未完全消化的尖刺；眞不懂這龐大的動物，怎能靠這樣少營養的食譜過日子。

在叢林的空隙，突然出現一隻巨大公象。牠不理會我們，繼續吃牠的樹枝，只用一隻眼睛斜斜地溜了我們那麼一眼。這隻象顯然年高德旺，老態龍鍾，象牙殘破。公象習性都是單獨居住，除了在母象發情期，兩性交合之外。象無論公母，一旦衰老，則遠離象的隊伍，自己慢慢死去。牠們衰老去世的主要原因，是牙齒被食物裡的沙礫磨光了，再無法吃這種粗糙的食物。

過了一陣，又出現一群象，爲首的幾隻母象，看到我們，十分警覺，發出尖叫；圍護在中間的好幾隻未成年的小象，活躍可愛，聽命而行。象群是有組織有紀律的社會，彼此之間感情深厚。象的壽命可以高達到六、七十歲，牠們聰明智慧，記憶好，感情豐富，又能意識到死亡，會爲死亡的同伴悲痛；如果說，靈魂就是一種了解生死的意識，能理解到超越於現



▲大象吃刺樹爲生，難怪脾氣不好。

實之外的存在的話，那麼象很可能也有幾分靈魂。象懷胎二十二月，小象要足足七、八年才能長到少年期；在這悠久的生長期間，小象受到所有母象的集體愛護和教育，好像是一個大家庭裡，受到所有奶奶、阿姨、婆婆、姑姑、嬸嬸寵愛的寶貝。象群如壯大的遊行陣列，總是浩浩蕩蕩而來；牠們吹鑼打鼓似的，有聲有色，聲勢浩大。如果碰到有小寶寶的母象，或者碰到牠們脾氣不好的時候，牠們說不定會向你衝擊而來，連汽車都可毀壞。

也難怪牠，每天要吃上幾十噸這樣可怕的食物，脾氣怎麼好得了？

其實，非洲象也是牠們自己的敵人。牠們的毀壞性很大，爲了吃樹皮，整棵樹可以一氣拔倒；牠們經過的地方，樹倒枝殘，破壞無遺。正因爲如此，牠們需要極廣大的地域才能生存，與當地也需要空間的生物發生尖銳的衝突。以前，爲了牠們的象牙，象被人類屠殺，幾至絕種。現在，由於很多西方國家禁止象牙的進口，象牙的銷路大減，非法偷襲象的事件已經很少了。象一旦受到保護，大量繁殖，嚴重威脅到別的動物的生存，附近居民的生計本來就困難，受到象群的虐害而不能從象群得到利益，也感到怨恨不平。南非的野生動物園剛開始殺象以控制牠們的數目，但是受到保護動物的組織的強力抗議。自然生物的保護，如何才能達到平衡？如何才能實際合理？這一切顯然不是簡單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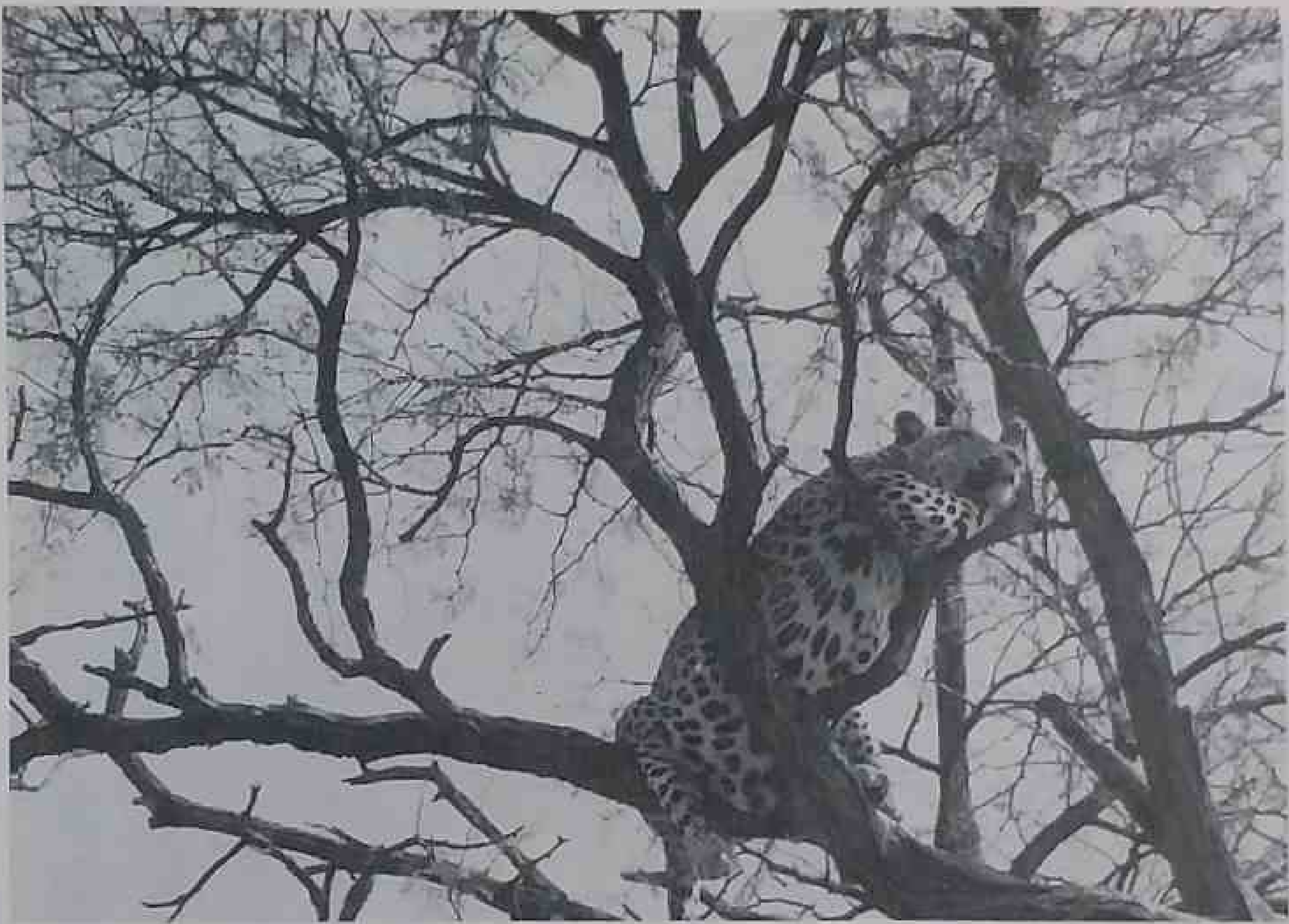
人與自然的關係微妙而複雜。當人想要改造自然，征服自然，往往自食其果，得到環境惡化的報應。如何才能保護我們的大地、我們脆弱的環境，以至我們的子子孫孫也能看到這

些美麗的野獸、清潔的天空、綠林沃野呢？

在生物的保育之中，一些用意甚佳的措施，並不一定達到預期的效果，甚至有時還造成反效果。以一沱沙爲例，在一九五〇年，境內只有五、六十隻象。自此時起，爲了保護大象，一沱沙境內開鑿了很多新水洞；水洞帶來水和食物，再加上象牙八〇的禁運，和非法屠象的嚴格控制，象的數目在三十年間增加了令人震驚的五十倍。到了一九八〇年，正逢這世紀最嚴重的乾旱，這三千隻象對環境的破壞發生意想不到的影響，以至於別的飛禽走獸都無法生存；這樣，逼得管理員不能不削減三分之一的象群。到今天，一沱沙象的數目在兩千（旱季）到七百（雨季，象群遷移到公園以外）之間，別的動物也漸漸增加，只是，樹木草料都比以往少了很多，正像今天地球上很多的地方，沙漠不斷在擴大，綠野一去不回。

跳羊：野生動物園裡的歡迎委員會

野生動物園和一般動物園不同的地方還多呢！在動物園裡，動物擺在那兒給你看，你只要看著名牌照著找就得了。野生動物園裡的動物可沒那麼好，牠們忙著過日子，並不想露面給你瞧。還有很多動物是日出而息，日入而作的，野生動物園內又只許遊客在日出與日落之間開車（因爲在黑夜開車撞到野獸，對人對獸都非常危險），所以很難碰頭。即使是日間出沒的動物，牠們也不一定會在路邊等著你，和你相逢約會，何況牠們都有保護色，很容易消失



▲在樹上睡覺的豹子。不留意根本看不出來。



▲跳羊是動物園的歡迎委員會。

在沙土、叢林和草堆的背景裡。譬如生性詭祕，愛好私生活的豹子，雖然一沱沙有一些，但是極不容易一見。所以，來野生動物園看動物，不光要有對動物的了解和知識，最重要的還是無限的耐心，以便半天過去，你困在悶熱的汽車裡看不到任何動物時，不至於氣得要吐血。

因此，我相信，野生動物園特別安排了跳羊(Springbok，又叫南非羚羊)，充任歡迎委員會的常任會員。每當你感到這野生動物園的動物太少，不值票價時，就有一群跳羊，站在路邊歡迎你，給你加油打氣。

非洲原野的草食性羚羊種類眾多，跳羊是其中最普遍的一種，牠比另外一種羚羊(Impala)略小，兩者相貌相近，是一沱沙最多的動物。牠們的眼睛圓而大，晶瑩而柔和，角纖細，靈活的耳朵和尾巴不斷地搖擺。牠們的臉白淨，眼睛周圍有一道黑線，好像是塗了白粉、上了妝的日本藝妓。牠們身穿棕米色的皮衣，在腹部兩邊各有一道深褐的線條，線條下的肚皮是白色的，顯得乾淨靈巧，如一群穿著新制服的女學生。牠們集中在平底鍋旁的開闊平原上，尋找草皮吃，是食肉獸的目標，也是這原野食物環的最低一層。牠們驚動起來，或是彼此嬉戲時，愛作一連串直著腿的跳躍，因而得名。牠們跳躍時，尾下的白毛如扇搖晃，甚是有趣。跳羊們活潑可愛，小巧玲瓏，確是歡迎委員會的好人選，野生動物園的友善大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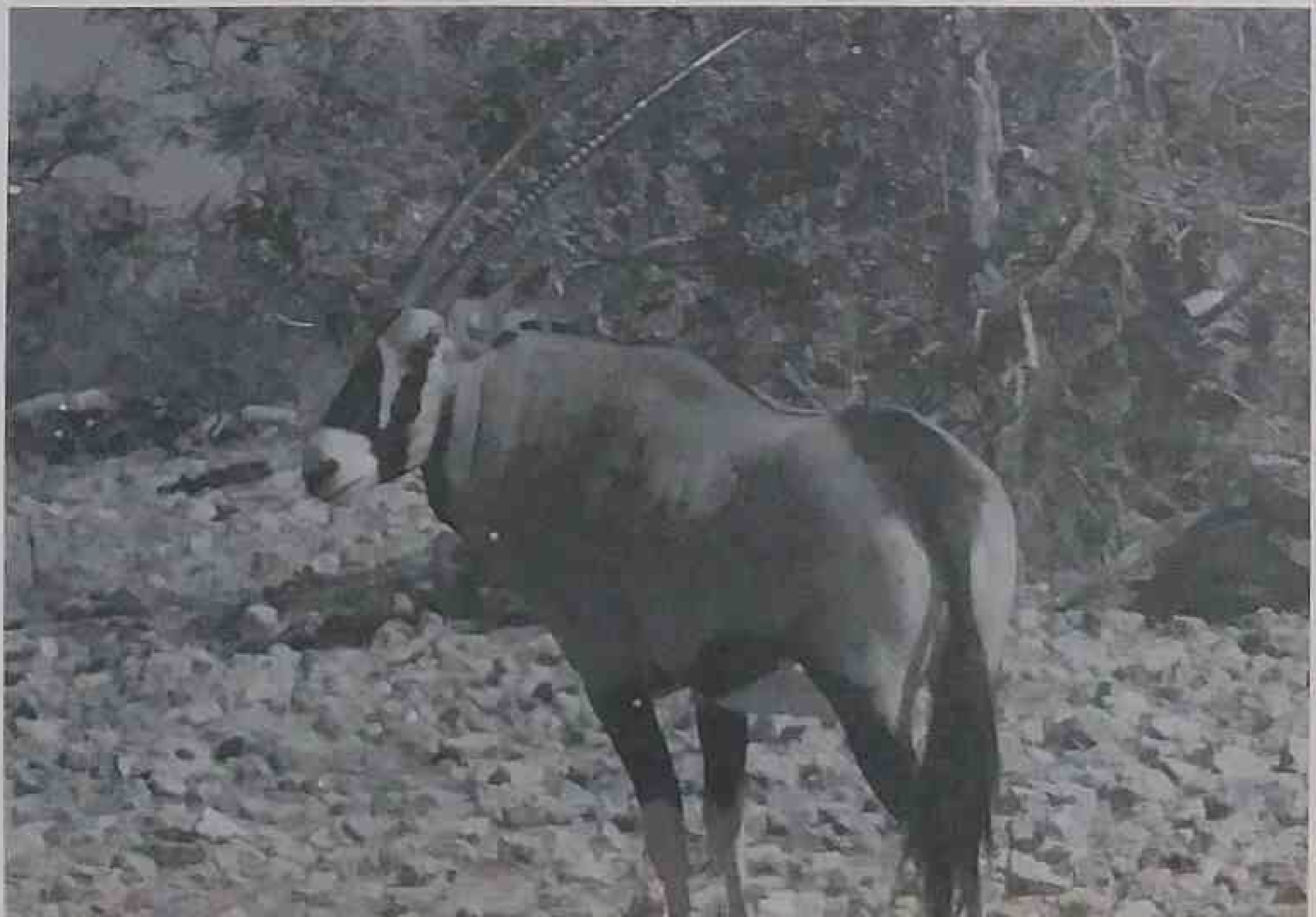
條紋羚羊和劍羊：羚羊中的王族

條紋羚羊(Kudu)高大健壯，雄性條紋羚羊有一對長達近二公尺的、如螺絲般捲曲的角。條紋羚羊是動物界的跳高冠軍，牠們可以輕而易舉地跳過兩公尺半的欄杆。棕色的體軀巨大，背上有個像單峰駝般的突出物，再加上這美麗的長角，挺立在非洲的原野，低沉地呼喝，如羚羊中的國王，不可一世。雌性條紋羚羊是羚羊中唯一沒有角的母羊，牠們和牛的樣子相近；大而柔的耳朵，圍有一圈白毛，眼睛明亮警惕，臉正中有一道細白橫線，腹部有幾道直立的白色細長紋，在草原叢林高傲地顧盼左右，頗有皇后之風。不要看條紋羚羊這麼巨大，如果牠們靜止不動，牠們可以和身後的草木融合爲一體，你很難看到牠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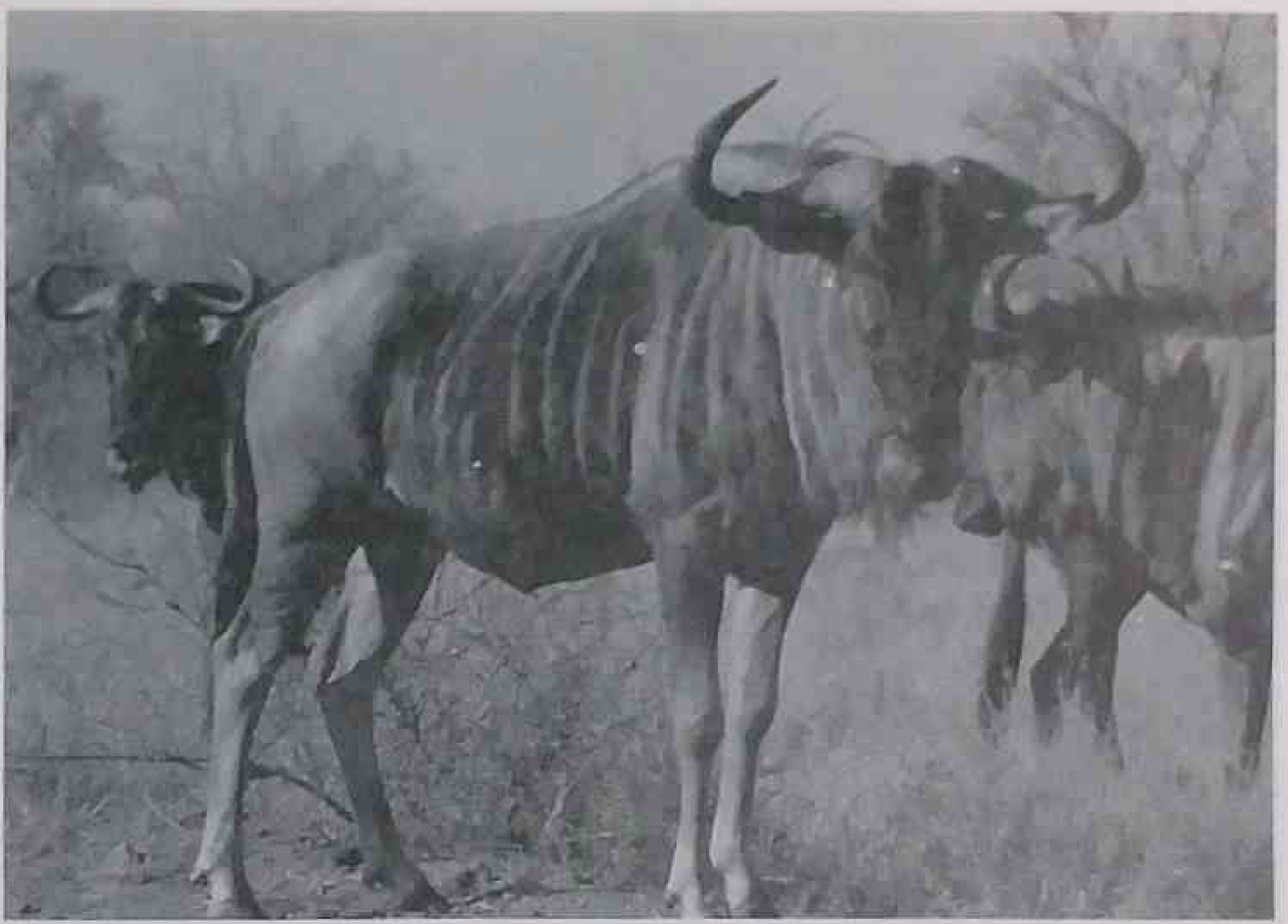
如果說條紋羚羊是羚羊中的國王皇后，那麼劍羊(Gemsbok，又叫大羚羊)應該算是羚羊中的王子公主了。雄雌的劍羊都有一對長而直的角，可以長達一公尺半，作V字形，銳利如劍，因而得名。從斜面看去，當兩角合併重疊爲一時，像只有一隻角似的，這就是傳說中獨角獸(Unicorn)的來源。劍羊高貴英挺，劍角聳立，一對圓耳外張，牠們的臉好似戴了黑白相間的面具；淺褐色的身體周圍有黑色的點綴，勾畫在牠們的頭頂、臉中間、背脊、腹側、大腿和臀部，頗有王族之風。牠是那米比亞國家的象徵和標記，牠們的英姿也印在那米比亞的百元鈔票之上。(充當歡迎委員會會員的跳羊，身價低一些，只能印在十元鈔票上)。我原居



▲條紋羊是羚羊中的國王。



▲劍羊是英挺的王子。



▲角馬古老襤褸，像是自史前的壁畫裡走出來的。



▲嬉皮角馬垂首駝背，一身襤褸。

的新墨西哥州，也引進劍羊，放牧在白沙公園附近的沙漠裡，繁殖生長得成功。

劍羊的角不光是裝飾品，它們是攻擊敵人的好武器。雄劍羊之間，爲了爭奪雌羊，可以彼此刺殺至死。劍羊一旦受別的動物攻擊，牠們會奮勇抵抗，牠們甚至可以角刺殺獅子，所以獅子也不敢輕取劍羊。

順著平底鍋邊際的沙路前進，我們突然看到在光禿禿的平底鍋有兩隻母獅合擊一隻劍羊。看到獅子是不容易的大事，所以大家停下車來，耐心地觀賞這一幕在平底鍋上演出的眞實戲劇。這隻劍羊大概上了年紀，一個（羊）單獨流浪，被狩獵的獅子看到了，兩隻雌獅合起來夾攻（狩獵的都是母獅，公獅只等著吃現成的）。可是這劍羊雖老卻經驗豐富，也不輕易放棄，低著頭用牠銳利的角對著這兩頭獅子。我們進場時，大概雙方已對峙過一陣子，正逢這局生死劇演到拉鋸不下的當頭。兩隻母獅已失去突襲的機會，不敢去試那一對等著牠們的尖角，只是繞著劍羊轉圈子，希望找到牠防備的空隙。劍羊也跟著轉圈子，無一時鬆懈。天上已有一群盤繞的、專吃腐屍的禿鷹（Vulture），一心把賭注下在獅子那邊，耐心地等候幾口殘羹。母獅漸漸累了，打了幾個不耐煩的哈欠，伸了伸懶腰，乾脆躺下來了，這幕拉鋸戰就得長時間拖下去了。獅子顯然有的是時間，一點也不急，在那兒躺了大半個時辰，才慵懶地退回近處的叢林，像魔術師般一轉身就不見了。劍羊這才坐下來，在平底鍋上喘息。

可見號稱野獸之王的獅子也不一定所向無敵，並不是每次出師皆得勝。我們也第一次親

眼見識到這劍羊的勇敢和厲害。

當然，這一局戲並沒有結束。不管我們看不看得到，大自然界的戲劇不斷繼續演出。天黑之後，獅子還會回來，劍羊說不定有機會趁黑溜走，禿鷹不會走得遠，一種叫起來像哭的非洲土狼(Hyena)，是非洲原野的清道夫，也會集體而來趁火打劫。今夜這兒有好戲上場，鹿死誰手還很難說。

角馬：羚羊裡的老嬉皮

這位先生頂著一頭長毛，黑黝黝地不修邊幅，是個死不悔改的老嬉皮。

看到角馬(Wildebeast)的亂髮披肩，總令人產生要幫牠們修剪頭髮，要逼牠們去洗個澡的衝動。紅角馬深褐色而藍角馬紫藍，兩者都是龐然大物，毛自頭頂沿著背脊一直長到前腰，不像別的羚羊驢馬的仰首直挺，牠們老是垂首駝背，腹側上又有一些像皺紋似的深色直紋，拖著一條多毛的長尾，看來十分古老襤褸，好像是從史前時代的壁畫裡走出來的。這一帶叢林人留在石穴石壁的古畫，甚至法國南部洞穴裡原始人留下的石畫，都有這些角馬的側面相；一筆黑線，把角馬的背脊點出，活靈活現。顯然在千萬年以前，牠們就是人類狩獵的對象，也一直就是這副嬉皮模樣，幾千幾萬年來這副德行都沒有變，不像有些動物，在這些年代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譬如說馬吧！原始的馬迷你得像現在的小狗小貓，是逐漸變化而成今天的

體型。

在自然界，角馬本是成群結隊隨季節而遷移的動物。在東非的色仍給提原野(Serengeti)，牠們的數目往往成千上萬，遷移起來，如千軍萬馬同時馳騁，灰塵覆蓋地平線，大地雷動，至為壯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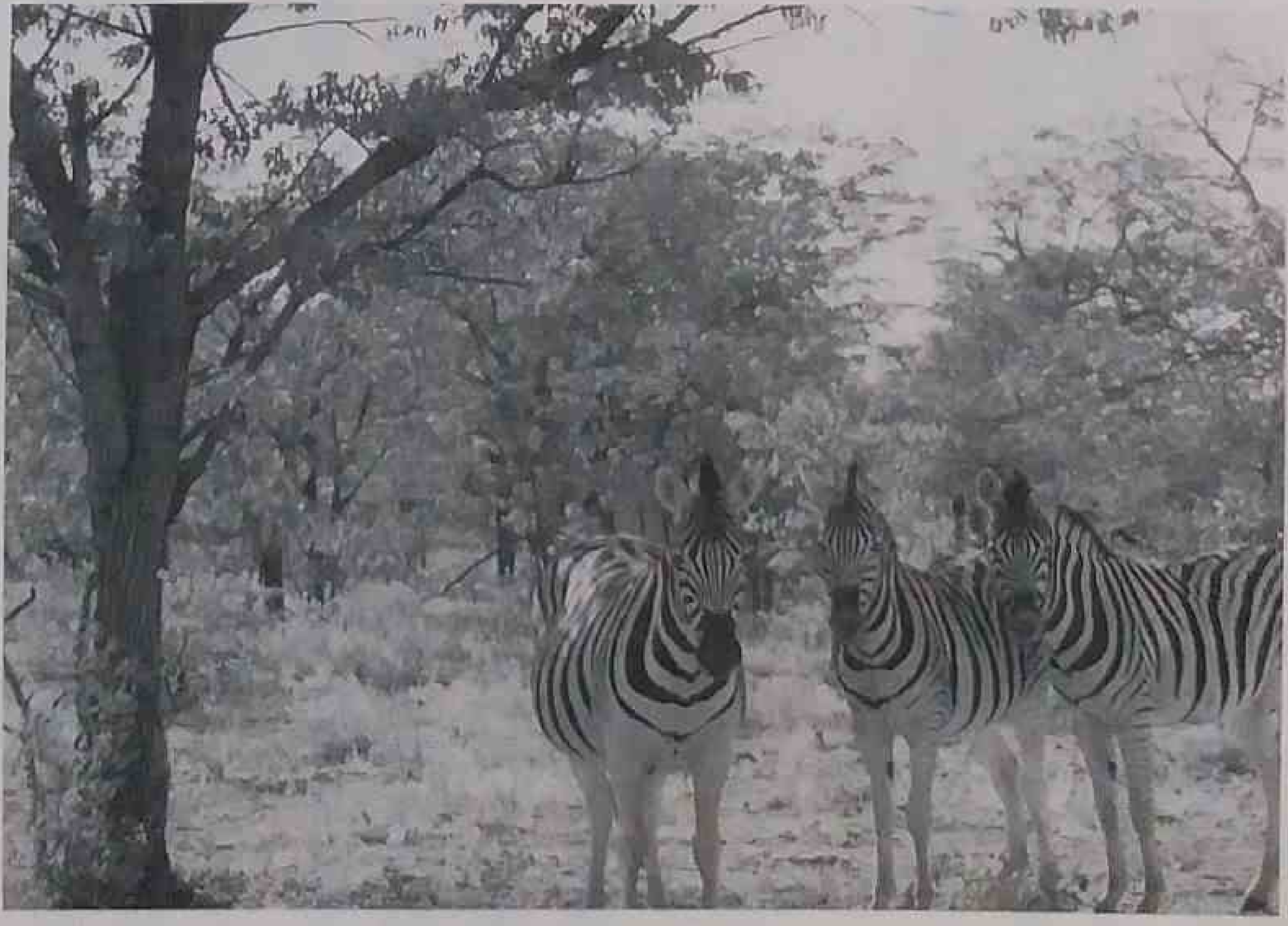
在另一個已逝的時代，整個非洲都倘佯著各式各樣的動物：大群角馬奔馳在非洲原野的每一個角落，正如野水牛曾經自由地在北美洲的草原奔馳。如今，野水牛已絕跡於北美洲的草原，角馬也只能在非洲的動物保護園裡見到。令人感嘆的是，這個過去的時代，不過只是最近的這一世紀。這些偉大壯觀的動物，千萬年來的生活形態，被我們人類在不到一百年之間，完全改觀。

斑馬：畫了臉譜塞滿棉花的玩具馬

另外一種也是隨季節而遷移的，而且老愛擠在角馬附近的，是大家都熟悉的斑馬。非洲的斑馬有兩種，我們在這兒看到的是伯徹爾斑馬(Burchell Zebra)。牠們像是穿上了條紋式囚犯衣的馬。曾經有些學者爭辯，牠們的斑紋到底是黑紋在白皮上？或是白紋在黑皮上？我研究的結果是：都不是，牠們的條紋其實是黑紋印在淺米色的皮毛上；黑紋之間，還有像影子似的淺棕色條紋，到了牠們的腿、腹和臀部，淺米色的皮毛漸漸淡到幾乎是白的顏色，而



▲畫了臉譜塞滿棉花的玩具馬。



▲斑馬在泊番泥樹林下。

黑色的條紋也越來越稀少，越來越淡，轉變成棕色。

斑馬的臉譜塗畫得美麗有趣，身體總是那麼圓滑豐滿，像是畫了臉譜、塞滿棉花的玩具馬。牠們也好像一群小孩子擠在一起似的，從來無法靜止下來，總是彼此你踢我咬，你追我逃，吵鬧不停。想來一定是這樣，斑馬從來無法被人類馴服。所有試著馴養牠們，以便用來拉車或騎載的試驗，一直沒有成功過。也好，牠們反而留下一個自由之身，繼續牠們在非洲原野的嬉戲爭吵。

任何人爲的措施，對大自然都難免有長遠的影響。一沱沙公園在一九六〇年代，建築了八百五十公里的圍牆，一方面爲了保護野生動物，更重要的是爲了保護附近牧場的牛馬家畜，因爲野生動物對炭疽病之類有抗性，可以把細菌傳染給沒有抵抗性的家畜。角馬和斑馬受到影響最大，牠們本是隨季節遷移的大群食草獸，在乾季必須往有水草的地方移動，否則後果悲慘。這道圍牆堵住了牠們遷移的路途，幾千隻角馬和斑馬在乾季饑渴病死；如今牠們已適應了不遷移的生活，但是牠們的數目始終未能復原，角馬只有一九六〇時代的十分之一，斑馬只有以前的四分之一。倒是靠角馬和斑馬爲生的獅子，趁火打劫，在這段時間內數目增加了兩、三倍，以至於不時攻擊附近牧場家畜的牛羊，而使得管理人員不得不把牠們的數目人爲地控制下來。

長頸鹿：戴著桂冠的詩人

一沱沙往東，植物逐漸增多，出現了泊番泥樹(Popane)，蝶翼般成對的樹葉，如乾扁豌豆的種子，濃厚的樹蔭，帶給各種飛禽走獸食物和庇護，這也是非洲原野上一個重要的生態系統。在這旱季，泊番泥的葉片發出棕紅的顏色，給這沙漠增加了一片難得的彩色。樹叢上面，露出長頸鹿可愛的臉，牠們正躲藏在樹後，好奇地偷看我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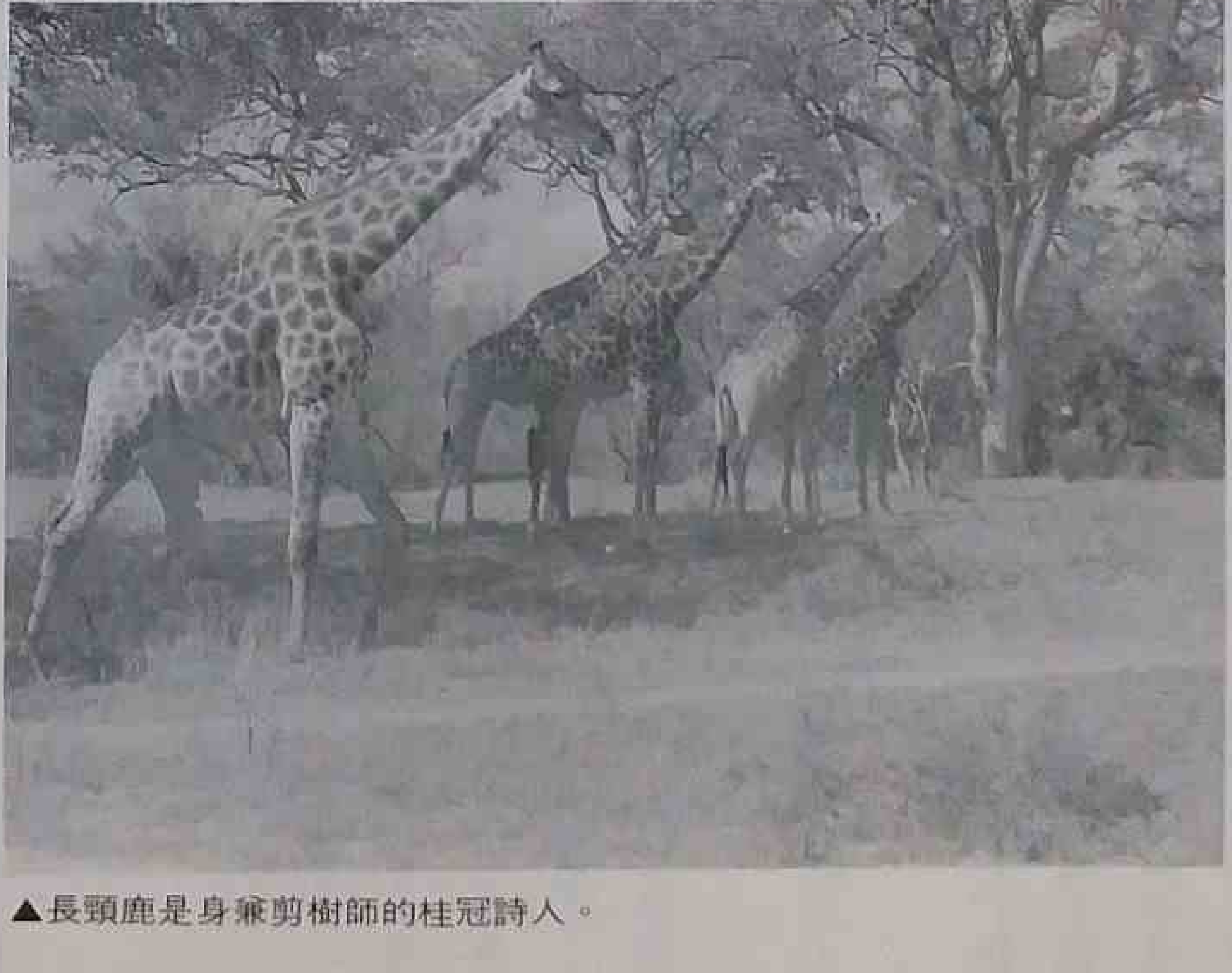
長頸鹿高聳在樹梢，如玉樹臨風，可達五公尺高；牠們纖細修長，優雅瀟灑，披一身美麗的褐色紋斑，與周圍的樹木混合難辨。牠們羞怯而好奇，一雙大眼睛從樹林後面盯著我們。兩隻可愛之至的小長頸鹿，本來在外面跑，看到我們的車停下來，也馬上躲到樹叢裡。你如果仔細地往樹林裡尋找，仍然可以看到牠們高高伸出在樹上的耳朵，一對如皇冠似頂在頭上的茸角，和牠們智慧的大眼睛。

長頸鹿是原野的詩人。牠們頭頂上的茸角，其實是毛組成的，短短的角，終端是圓的，的確像是詩人的桂冠。當長頸鹿在樹林踽踽獨行，飄逸出俗，沉思吟誦，我深信錦繡的詩篇，隨時會隨著棕紅的落葉飄下來。

詩人和藝術家，爲了討生活，往往必須兼個世俗的差事。長頸鹿派上的工作是剪樹師。牠們工作認眞，無論是多刺的阿克西亞，或是蝶葉的泊番泥，都被牠們修剪得平整光滑，像



▲萬獸之王的獅子。



▲長頸鹿是身兼剪樹師的桂冠詩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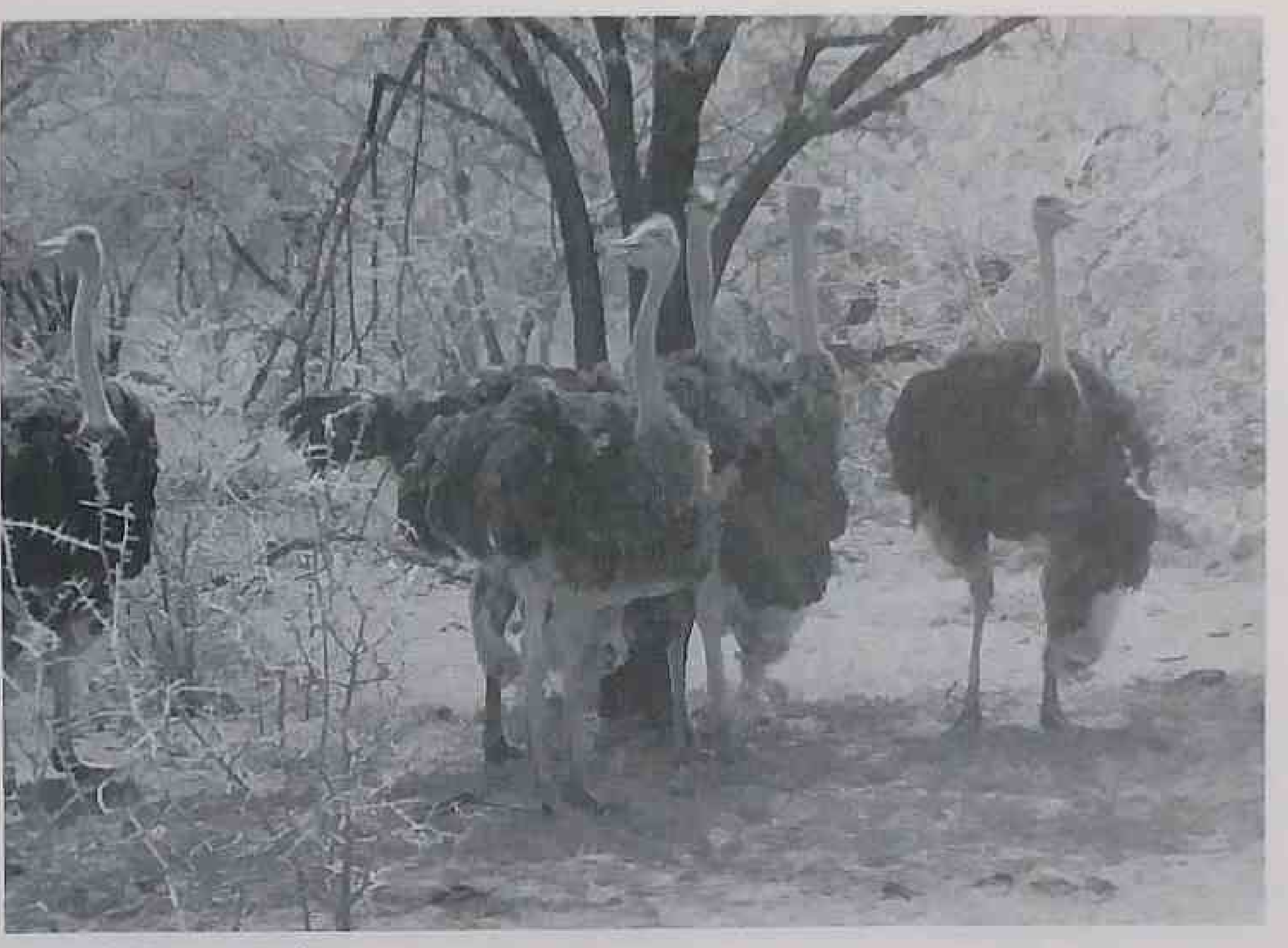
是被雕刻出來的。所以這些樹才能在非洲的黃昏，映下牠們如傘的側影，陪襯出非洲落日驚人的艷紅和巨大。

大羚羊：持政的大臣（以及其他的蝦兵海將）

泊番泥附近的原野，有一些枯黃的草，在這兒，我們看到非洲最大的羚羊(Eland)。大羚羊像是巨大無比的牛，牠們的數目並不多，也不是很常見到。牠們一副年高望重的姿態，穩定沉靜；淺褐色的皮毛，彎曲的尖角，威風凜凜，像是執政多年的內閣大臣。最有趣的是，無論公母，大羚羊胸前都有一撮長了長毛的皮包，好像是長錯了地方的山羊鬍鬚；牠們跑動起來，這撮皮毛也上下搖擺，好像是礙手礙腳的贅物，實在不知道這有什麼生存演化上的妙用。

但是再一想，政客本來就善於繁禮瑣節，喜歡裝模作樣；胸腔掛個皮包，增加幾分威風，和以前朝廷的官員身上掛個玉符也沒有什麼不同。

我們在一沱沙平底鍋旅遊了四天，看到的動物飛鳥多不可數，無法一一敘述。譬如一些和小狗差不多大的代克羊(Duiker)，以及比牠更小的弟克羊(Dik-Dik)；在沙丘裡靜立不動的、一早起來如向日葵般朝拜太陽的、眼睛巨大可愛的土撥鼠(Meerkat)；會跑來向你討食物的狒狒(Baboon)，身上還背著可愛的小狒狒；角鳥(Hornbill)的嘴啄堅大如牛角，顏色鮮



▲鴕鳥是芭蕾舞孃。



▲披盔戴甲的犀牛面臨絕種的危機。



▲長頸鹿低頭喝水是大事一樁。



▲一沱沙的遠景。

黃。鴕鳥(Ostrich)是不會飛的鳥，但是也不會如傳說中的把頭埋在沙裡，牠們其實是芭蕾舞者，細長的腿跳得高跑得快，蓬鬆的大羽裙閃動，一雙明媚的大眼佔住臉的大部分：鴕鳥媽媽後面常常跟著一串小鴕鳥，是一群剛開始學習舞步的小寶寶。疣豬(Warthog)是到處可見的非洲野豬，在原野橫衝直撞，咕咕有聲，尾巴直直豎起，頂著白毛，一如舉旗吶喊的旗兵……這些都是非洲原野的蝦兵海將。

犀牛：披盔戴甲的武士

納米比亞國家辦的營地都很好，有設備完善的獨立小屋，簡單的臥鋪，露營的場地，以及游泳池和餐廳。我們的第一夜是歇息在南邊的歐考庫久營地(Okaukuejo Camp)，這個營地靠近平底鍋，四周荒涼乾燥，在此乾季，缺乏天然水源，除了大象以外，在白天很少看到別的動物。也正因如此，營地附近人工鑿的水洞，一個晚上，來喝水的動物不絕於途。

營地有圍牆環繞，是野生動物園關人的鐵欄，內面是人們唯一可以走動的地方。天黑了以後，遊客紛紛往水洞走去。黑壓壓的遊客沿著圍牆，總有上百人吧，靜坐在天然的石頭上，爲了怕驚動了動物，沒有誰發出一點聲音。水洞就在圍牆外面一個低凹的地方，有強力的螢光燈整夜照著，很多昆蟲蛾子繞著螢光燈飛舞，又有蝙蝠繞著昆蟲飛：一物治一物，強中更有強中手，本是自然的常規。

朦朧的遠方，隱約分辨得出動物的黑影。乾渴的動物急切要喝水，卻躊躇著不敢下來。動物在低頭喝水時，最沒有防禦，獅子豹子都愛躲在水洞旁，乘這機會來撲食，這也是遊人期待的驚險好戲。鐵欄外的動物雖然看不見人，但是可以聽得到人的聲音，風對頭時，也可聞到人的氣味；獅子豹子也有戒心，不是那麼敢輕易來的。

一群嬉皮角馬首先上台，在水邊停了半天，好不容易決定四周是安全的，下來喝了水就走了。然後像京戲台上走馬換將似的，來了一群跳羊和斑馬。斑馬仍是一副坐不定的樣子，動來動去，就是不敢下來喝水。拖了半天，有幾隻勇敢的斑馬先下水，這樣，牠們和跳羊才一批批先來後到的，下水洞喝水。

台上的戲越來越緊張，重戲漸漸上台。溫文爾雅的詩人也得食人間煙火，長頸鹿沒有水喝可不行。牠們身軀如此高，四隻細腿這麼長，要彎下腰來喝水可眞是大事一件。牠們喝水的時候，頭得從兩層樓的高度，一下子降到地下室去；要不是牠們的心臟有特別的心瓣膜，一定不是腦貧血就是腦溢血。大部分被獅子咬死的長頸鹿都是在喝水中遭到惡運，所以，每次喝水牠們都要冒一次大險。這一群中長頸鹿有大有小，個個戒備，在水洞邊周旋了一個多小時，才終於把細腿尷尬地叉開，低下頭來小心翼翼地喝水，令人擔心獅子隨時會從陰影撲來……

這次運氣好，牠們水喝完了，平安無事，可以全家大小一起回家。下次就說不定了。

不過，明天是另外一天，到了再說吧！

獅子沒來，來了另外一齣壓台重戲，一隻黑犀牛粉墨上台了。犀牛受到人類非法偷獵，以至面臨絕種之憂，是非常難得看到的動物。非洲的五大獸是：獅子，豹子，野水牛，大象和犀牛。一沱沙公園裡，除了因爲水少沒有水牛之外，其他的四大獸都齊備；這中間，最不容易一見的，就是犀牛和豹子了。一直都寂靜無聲的遊客，看到犀牛上台，這時都忍不住同聲驚嘆。

來的是一隻公犀牛，巨大笨重，灰中帶紅，好像剛在泥土裡滾動過；這位巨獸至少有兩噸重，全身披盔戴甲，是典型的武士。它們的眼睛細小，視覺很不好，主要是靠它們的嗅覺和聽覺來察覺敵人。他們鼻子正中，有兩隻很不起眼的尖角，這對角上下排列而非其他動物的左右排列。從正面看來，尤其當犀牛仰首直視時，好像只有一隻角。就是因爲這尖角，害得牠們幾乎絕子絕孫。說來人眞是自然生態最大的破壞者；人的貪婪自私，以及人的愚蠢和短視，造成自然界的環境惡化，資源用盡，生物品種絕跡。爲了迷信犀牛的角可以增加男性的性能力，人類用比黃金還要高的價錢來買牠們的角，導致偷獵偷運的高利管道，有人因此發財，更多的人爲此喪失生命。其實，犀牛的一對角是頭髮的纖維壓縮而成，連接在犀牛的頭皮上，而不是像大多數動物的骨質角，是連接在頭骨上的骨頭。所以想起來也好笑，那些高價買犀牛角粉來吃的人，吃的不過是犀牛的毛髮。

今天，整個非洲的黑犀牛也不過只有二千四百隻。再過二十年，也許犀牛只是歷史上的名字。我們的子子孫孫可能再也看不到這威武的野獸了。有一天我們會突然發現，這地球上大部分動植物都已被我們破壞無遺，到那時候人類還能生存嗎？即使人類還能生存，沒有動物植物的世界，是多麼寂寞？是多麼悲哀？

非洲之夜

最後一夜在一沱沙東部的那目沱裡營地(Namutoni)。一沱沙東部雨水較多，地平線上出現了高聳的棕櫚樹，原野也隱藏較多的水洞。水洞是動物生活的中心，生存與死亡的決定因素，也是在旱季看動物最佳的地方；各式各樣的野獸，整日不斷地自遠方跋涉而來。不幸的是，就因爲這附近有天然的水洞，營地旁邊的水洞，整晚燈火明亮，遊客耐心苦等，卻沒有任何動物光臨。

那目沱裡是當年德國統治這兒時建立的軍事堡壘，在這世紀之初，德軍在此血戰歐往波士族，現在改成遊客的住處，來遊玩的旅客，還是以德人居大部份。那目沱裡白色的城堡圍繞在棕櫚樹間，周圍是茵茵綠草和如蓋大樹，是這沙漠中的一個難得的綠洲。既然水洞沒有動物的影子，我們乾脆離開水洞，爬到城堡的頂端，遼望伸展在四面八方的一沱沙野地，靜等非洲的傍晚降臨。



▲當年一沱沙裡的戰場堡壘，現在已是遊客的營地。



▲一沱沙的日落

在白日與黑夜相交的時分,有那麼一剎那,是在白天與黑夜的領域之外的一個特殊時空。整個世界停頓下來,泰然而寧穆,地平線上只見樹叢黑色的側影,天空的色彩是屬於非洲的強烈和粗獷。在那一刻,時間停止了,我們也忘了呼吸,只見巨大的落日,如燃燒的火球,降落在非洲平坦的地平線上。

天黑了以後,水洞仍然沒有動物來訪,我們就在營地烤肉,唱歌,數滿天星座。天空沒有月亮,星星點點晶瑩清晰,只是南半球的星座,與我們熟悉的北半球星座完全不同,總覺這些星座似曾相識而辨識不出。驟然之間,我們遠在非洲的事實如霹靂打下來,令人感到宇宙之廣大,時間之無極,只有在太空中的黑洞,蘊藏著無始無終的生命之謎,而我們這些在地球上跋涉奔波的人,渺小如沙礫,充其一生一世,到底是爲了什麼?

非洲的夜自四面八方降下,圍著我們是剪不破的深沉和漆黑,只有營火將熄未滅,星空無際。本以爲只是我們獨守的黑夜,隱約傳來嚎聲陣陣。用手電筒照去,深沉的夜幕裡顯示出一對一對的綠色螢光。原來一群豺狼(Jackal)正坐在我們旁邊,牠們嬌小敏捷,輕易地從圍牆下面鑽進來,聞到我們烤肉的氣味,等著分一杯殘羹。

天上的星星閃爍,地上綠色的螢光,也如星星一樣閃爍。我們與野生動物這麼接近,一起共度這個寧靜的晚上,好像是圍坐營火的原始人,就在營火的邊緣,樹叢的陰影之後,各種野獸都在那兒陪伴我們。在這荒野的一沱沙平底鍋,在這古老的非洲大陸,我們並不孤寂。

一個晚上，我們在營地無眠，凝神靜聽象的吼叫，狼的爭執，角馬的低嚎，夜鷹的啼號，獅子的怒吼……非洲原始的呼號。

原載《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一九九六年十八日至二十四日

尚比亞25小時

你也許要說了：這些故事有驚有險，
但是倒還沒有哪一位眞的把命丟在尚比亞的。
眞的把命丟掉了，屍首都沒人找得到，哪能回來說故事。

如果你打開有關尚比亞(Zambia)的旅遊書，跳到你眼前是這樣的警告：「注意！由於政治經濟的不穩定，很多旅客在這個國家遇到不愉快的經驗；所以你必須小心，對兵士和警察保持低姿態，千萬不要做任何會引起嫌疑的事……」

是些什麼會引起嫌疑呢？「……草黃色(Khaki)的衣服，寬大的褲子，會使他們疑心你是軍人；拍郵政局、火車站、政府機關建築的相片，可以證明你是間諜；千萬不要和人約定在晚上到火車站、郵政局之類的地方碰頭，那是你在籌畫顚覆尚比亞政府的鐵證……」

有一位漫遊非洲的仁兄，不幸遊到尚比亞，正在郵局寫一張明信片，預備寄給他在法國的女朋友。明信片的上方突然出現眞槍實彈，把他嚇了一大跳；原來不知何方闖出來一位武

裝兵士，正把槍口對著他，嘴裡咕嚕咕嚕吼叫，逼他走到警察局。在警察局裡，幾個兵士圍著他審問，說他是間諜，要把他馬上槍斃……。搞了好一陣才把他放出，還扣留著他的明信片，說這是物證。

這故事還沒有完呢！這位仁兄失魂落魄地走出警察局，心想這眞是無妄之災，決定三百六十五計中，以早日離開尙比亞爲上策，於是立刻走到火車站。火車站的大門是關著的，他就試著打開門，以便進入月台。突然後面有人大喝，同時一支硬挺挺的槍桿頂在他的背後。他小心翼翼地轉過頭來，生怕那支槍魯莽地開起火來，面對他的還是那位上次拘捕他的兵士，還正對著他破口大罵：「你這不知死活的混蛋間諜……」

於是又回警察局。這次經過幾個兵士仔細的搜查，兩、三小時的審問和折磨，才被放出來。他回想起來，心有餘悸，算起來還是幸運的，總算沒丟了一條命。

我們在考慮去尙比亞以前，在愛旅行的朋友之間打聽了一下，發現很多人都有尙比亞的恐怖故事，要不是親身的，也是他們的朋友的，或是朋友的朋友的經歷。有一位號稱走遍天下沒難事的人，被槍把子打到臉上；另一位會武功的，用功夫對抗，被關了一個月；還有一位詩情畫意的，在一個邊界關口過境時，被美麗的落日感動，沒經大腦就拿出照相機來，落日還沒拍到就發現自己已經被捕了。故事還多呢！有一位自作聰明的先生，拿出香菸來請兩位兵士抽菸，沒想到反而被逮捕了——因爲他身穿草黃色的衣服，又有狗膽居然在郵政局附

近走動，顯然用心不良。有三位先生結伴開車遊尚比亞，因爲馬路太爛了，他們乾脆開到馬路邊的泥巴地上，不巧被兵士抓到，逼著他們關著車窗呆坐車內；當時氣溫大概在攝氏三十度左右，在尚比亞炎熱的正午陽光下，車內的溫度不久就到達五十多度。他們三個人在車內汗流如雨，熱得要窒息，衣服一件件剝下，裸露的身體如蒸熟的紅龍蝦，車外的兵士拿著槍對著他們，哈哈大笑，好像這是非常滑稽好玩的事……

你也許會說：這些故事有驚有險，但是倒還沒有哪一位眞的把命丟在尚比亞的。眞的把命丟掉了，屍首都沒人找得到，哪能回來說故事？

你也許要問了：聽了這些故事，還要去尚比亞？你是不是發瘋了？

我雖然愛旅遊，從事的又是國際開發工作，卻不願惹無謂的麻煩。我們聽了這些故事之後，下的決定是不去尚比亞。無奈人生中很多事情的發展，好像與我們事先的計畫毫無關聯。非洲可愛的地方雖多，爛糟糟的地方也相當不少。有些國家，被無知無識的軍人以軍變篡位當政，靠的是一群搖晃槍桿的小嘍囉。國家被他們弄得一團烏煙瘴氣，無法無天，民不聊生，經濟完全崩潰；兵士一人發一支槍，一把子彈，軍政府卻發不出他們的薪餉。這一批兵士也祇好靠槍桿子自謀生計。他們耀武揚威，四方欺詐勒索，口袋有錢的遊客，正是他們的理想對象；遇到他們，一如秀才碰到兵，有理說不清，外地來的遊客，祇有自嘆倒楣。

我們決定要去的是還算安定的辛巴威共和國，和非洲最大的維多利亞瀑布。這個瀑布，

位於辛巴威與尚比亞之間（離波札那國和納米比亞國的頂端也不遠），正如尼加拉瓜瀑布在美國與加拿大之間。然而不同的是，除了坐小型飛機之外，由陸路去維多利亞瀑布不很方便，如果避開尚比亞不去，那祇有繞原來的路再開回去。造成維多利亞瀑布的尚比支河，自尚比亞氣勢磅礡而來，離開這雷霆萬鈞的瀑布之後，被人工造成的土壩阻擋，成了一個巨大的長形蓄水庫，叫做可瑞壩湖(Lake Kariba)，自此繼續往東行，經莫三比克國出印度洋，長達二千七百公里，是非洲第四大河流。可瑞壩湖是辛巴威與尚比亞之間的邊境，兩岸荒野無人，有眾多的野獸動物，和未經人類破壞的原始植物生態。我們計畫在遊罷瀑布之後，到瀑布下方乘可以載汽車的渡輪，經三天的時間，每天休閒地觀賞到水邊飲水的動物，和非洲壯麗得震撼人心的落日，下了渡輪就到了辛巴威北方的可瑞壩城，再繼續開車到辛巴威的首都哈拉雷(Harare)。這樣，根本不需進尚比亞這國家。

不料，渡輪在一年以前就被訂光了：旅行社說，你一心要乘這渡輪的話，到碼頭親自去問問，看看有沒有到時爽約的人。我們依照指示，一到了維多利亞瀑布，瀑布還沒看就滿懷希望地去詢問。不料那位先生聽到我們的要求，哈哈大笑，說是渡輪的票三年前就訂光了，連臨時補上都不可能（我們懷疑他們與某些旅行社暗中勾結）。

好在尚比亞的國情在這過去的一年以來頗有好轉。自一九六四年正式獨立之後，尚比亞一直由總統康達(Kaunda)主政，內政、外交及軍事完全一手包辦。到一九九一年，其律巴

(Chiluba)受到民眾擁護，把康達趕下台。康達主政一共二十七年之久，雖然弄得國家經濟破產，生靈塗炭，但是居然不打一仗就下了台，省去一場腥風血雨，以非洲的政治歷史來說，還是一個難得的例外。其律巴為了改善國家的經濟，努力發展觀光事業，下令軍警不可隨便欺壓逮捕外國人，又大作公共關係，發出新聞說現在的尙比亞是個可以安全觀光的國家。

這以外，還有一個小插曲。在還沒有出發以前，我這酷愛木頭石頭的人，就在史瓦濟蘭的侯先生家裡，看到幾個精緻的烏木雕像，鏤刻出非洲黑女人美麗自在的神態，一個個高達三、四英尺，重得一人抬不起來。烏木色澤深黑，外皮淺黃，質料細密，紋理美麗，放在水裡會沉下去，是一種生長得非常慢的珍貴木材，與象牙並稱非洲的黑白兩寶。在這一帶雖然偶爾可以看到小型的烏木雕像，但是造型和技藝都相當粗俗，祇有侯先生處的雕像，讓我一見鍾情，不能忘懷。我心想如果我要帶一件非洲的工藝品回去，做雲遊非洲的紀念，我會選一件這樣的烏木雕像。侯先生說烏木出自尙比亞的原始森林，他的雕像來自首都魯沙卡(Lusaka)附近的一個村莊，他給了我一個聯絡者的電話，說是如果我們去魯沙卡的話，可以直接去那村莊找那位雕刻家，看他的作品。

我們一行四人，一路露營而來，既不願往回頭開上一天的冤枉路，又受不了這烏木雕像的誘惑，臨時決定，不穿草黃色衣服，照相機不用，鋌而走險，滿懷戒心地進入尙比亞。

公開貪污的關口官員

我們遊罷辛巴威那邊的維多利亞瀑布之後，就提心吊膽地過境入尚比亞。這兩個國家以一懸橋相連，懸橋高高地橫跨在咆哮飛騰的瀑布之上。這個大瀑布在當地的土語叫作「雷轟的雲霧」，瀑布的對岸離瀑布很近，遊客個個全身濕透，如處身雷厲風行的暴雨之中。有人在深陷的峽谷做彈性跳躍（Bungee Cord Jumping），從橋上跳下，又被繩子彈回，就在瀑布的濺沫和雲霧裡上下不停地跳躍，引起不少人旁觀。最令我好奇的是來往不斷的過境行人，往辛巴威這邊走的人都空著手，往尚比亞那邊走的行人，則頭頂大包，手裡一律兩條麵包。他們對周圍的景色視而不見，臉色沉重疲憊。

一過橋，就是入境關口。裡面的官員，也沒穿制服，對我們愛理不理地，把我們塡好的入境申請看了一眼就說：「一人五十元，美金！」最後的「美金」兩字，加重了語氣。

我們早就打聽過，超過二十四小時的入境費是二十元，所以吃了一驚，就問他怎麼會是五十元？他懶得答話，也不看我們，祇把手往牆上一指。不錯，牆壁上貼了一張紙，上面有手寫的潦草英文字，超過二十四小時的入境費是五十元美金。沒有辦法，我們雖然不服氣，也祇有照付。

這位始終沒看我們一眼的先生，收了錢後，給了我們收據，那兩百元美金現鈔卻當著大

眾，堂而皇之地進入了他的口袋。

他旁邊的官員明明看得清楚，都沒有誰哼一聲；你想我們會不會傻乎乎地去檢舉他？

回來後跟一些去過尚比亞的人聊起，都說這個關口的官員公開貪污。幾個和平工作的女自願工作員，比我們遲兩天過那關口，官員也是要她們一人五十元，她們沒這麼多錢，就說不進尚比亞了。沒想到，那位官員居然說，那麼你們有多少呢？三十元好不好？她們也沒想到這入境費還可以打折的，就乾脆跟他講價還價起來，說祇有十元，多了就不進去了。

她們一群六人每人以十元入境。而且那六十元的美金鈔票，也是在大庭廣眾之下進了那位先生的口袋。

李文思登城

交了錢入了境，我們自覺滿順利的。這時已是星期五下午五點，我們手上沒有一文當地的錢幣，銀行又已關門，所以決定先進李文思登城(Livingston)去看看，試試換一點當地的鈔票好進旅社餐館。

在地圖上看著這李文思登城，滿懷憧憬，已有一段時間了；因爲李文思登這位十九世紀的探險家、醫生和傳教士，是我敬佩的人。被尊稱爲「二十世紀的良心」的史懷哲，也是受到他的啓發，成了他的精神的繼承者。李文思登的妻子和幾個孩子都喪生在非洲，而他最後

也終其一生，把生命都捐獻給他熱愛的異地。他的屍骸雖然運回英國，葬在西敏寺，他的心臟卻留在非洲，葬在維多利亞瀑布邊，一棵巨大美麗的猴麵包樹(Baobab)之下。我們曾肅立這大樹下，靜聽樹葉嘩嘩，仰望這挺立於天地之間的浩然義氣，懷念這個生在他的時代之前的人。無人確定他是第一個發現這瀑布的西方人，至少，他是第一位報導這個大瀑布的西方人；他並以維多利亞女皇的名字，命名這大瀑布。當年白人探測開發非洲，看到山川湖泊都以爲是他們「發現」的，好像當地人在此住了幾千幾萬年，都瞎了眼睛似的。他們又愛用自己的名字，或是國王女皇的名字，套在本已



李文思登的心，葬在這棵巨大的猴麵包樹下。

有當地名字的山川河流之上。維多利亞女皇的名字，不光成了非洲最大的瀑布和最大的湖泊，她的五個孩子的名字，都成了非洲的大湖。另一位非洲探險家史旦利(Standley)，以「找到」在非洲失去消息五年的李文思登而聞名，他的名字加在非洲的城鎮，河流、瀑布、湖泊……

不下於五十多個；而到今天，非洲民族主義興起，所有西方殖民地都已紛紛獨立，一些西方人取的地名都被當地的原名取代，在今天的地圖上已找不到任何以史旦利爲名的地方，而維多利亞瀑布仍以維多利亞爲名，李文思登城仍是李文思登城。祇因爲，李文思登與眾不同，胸襟視線遠在他同時代的人之前；他反對捕捉黑人爲奴，爲此受到迫害；他一心爲非洲人服務，而不是想剝削非洲爲歐洲帝國的殖民地。他受到非洲人的愛戴，是極少數至今仍爲黑人崇敬的白人。

在非洲還是黑暗大陸的當年，有不少探險家在蠻荒從事探測和開發的工作。他們的故事曲折驚險，充滿浪漫氣息。譬如一心要找尋尼羅河的源頭的步登(Richard Burton)和史白克(John Speke)，他們之間的恩恩怨怨；譬如一八七一年底，史旦利徒步千里，深入險惡多疾病的蠻荒，終於在唐蓋利卡湖(Lake Tanganika)傍見到李文思登，在這歷史性的偉大時刻，他脫口而出的卻是令人噴鼻的：「李文思登醫師嗎？容我猜測。」好像在那完全是黑人中的唯一白人，都會認錯似的。

一百二十年之後的李文思登城，仍綿延在浩蕩的尚比支河旁，和維多利亞瀑布的轟隆聲波裡。這個李文思登足跡踏遍的地方，仍引用這巨人的名字，然而迎面撲來的，卻是陳舊、破爛、污垢和滿目瘡痍……

城中心還有一些莊嚴的建築，是英式的花崗石建築，顯然是獨立以前英人建築的，看來仍然是現在的政府機構。除了這些之外，這個城市像是經過一場戰爭，受到暴民洗掠似的。馬路已經破爛，很多商店的門面被火燒過，燒毀傾斜的樑柱，殘破的磚瓦，就那麼廢棄在那兒；住宅區的房屋東倒西歪，有些是用破銅爛鐵甚至於硬紙箱搭成，與旁邊的垃圾混亂分不開……如果李文思登有靈，我不知道他看到這些會有什麼感想？我也不能了解，爲什麼這些自殖民政府獨立出來的非洲國家，都是一天比一天更窮困，一天比一天更雜亂；以往西方政府建立的規模，如公路、鐵路、水電和建築物，再無修護，日漸瓦解。我們的車輪在馬路上的大洞裡掙扎，小心地躲避路上的垃圾，路上的行人都停在那兒，看著我們這些如外星來的人；不一會就有一群人，嘴巴嚷著什麼，手臂晃動，向我們走來……

滿街換黑市鈔票的黃牛

我們心驚肉跳，以爲要被群眾搶劫了……等他們走近來才搞清楚，原來是要跟我們換黑市鈔票的。雖然我們存心要換錢，但是被這麼多人擁圍，我們害怕起來，大叫「不要——不要！」趕緊開車落荒而逃。

我們在這城市穿梭，到哪兒都有人群圍上來，要搶著跟我們換錢，好像滿街都是換黑市鈔票的黃牛。我們彼此商量，這些人不可靠，千萬不要上他們的當，一定要裝出行家的樣子，

沉著應付，要他們先交錢過來，我們才把美金遞過去。我們四人察言觀色，研究車外的人群，要在這滿街的黃牛群中選出幾個誠實可靠的來。最後還是在政府機構附近，比較僻靜開敞的馬路停下來。

一擁而上的是三個年輕人，也是要跟我們換錢的。我們問：「一元美金換多少尚比亞的克叉(Kwacha)？」一位回答「三百四十三。」我們心中大喜，因為一年前出版的旅行書上列的比率是一比八，目前銀行的正式比率日日不同，好像在一比二百四十左右，如能達到三百以上總是相當不錯；但是我們心裡有預備，仍不動聲色地說「太少了」。另一位猶豫地說：「你要換多少？如果數目大的話，我們可以給你一比三百八十五。」我們說：「我們要換五百美金，你最高的比率是什麼？」他們三人大概知道遇到了行家，退到路邊開小組會議，嘰咕再三，然後面色沉重，帶著幾乎是痛苦的神態說：「好吧，我們今天實在需要美金，給你一個優惠吧！一比四百三十四，這是最高的了，你在這個城再也找不到比這更好的了。」

我們不忍過分佔這些人的便宜，如是達成協議。然後胸有成竹地拿出計算機，一元美金是四百三十四，五百美金就是二十一萬七千克叉了，這簡直是天文數字，如不是有計算機那還弄不清呢？然後我們有條不紊地，要他們把克叉交過來，等我們三人把鈔票數清了，才把第四人手上拿著的美金交過去。計畫周全，立刻按部就班進行。他們交過來的一大堆嶄新的鈔票，都是成百上千的，我們從來沒有看過克叉，數額都弄不清，弄得眼花撩亂，手忙腳亂

……突然之間，一陣雜亂，有人大嚷「警察來了——警察來了——警察來了！」這三個人怕事，一哄而散，我們也大為緊張，馬上開車離開。

開到一個安靜的角落，確定沒有警察跟上來，我們才喘了一口氣，同時也發覺手上的美金已被他們拿去——幸好堅持他們先交克叉過來，手上的克叉總算是拿穩了。我們繼續數鈔票，一數再數都祇有十萬多——唉呀！我們還是上當了！

趕快開回原來的地方。一切如舊，哪有什麼警察！再張目一望，那三位仁兄仍站在不遠的街頭，我們趕過去，對他們說：「嘿！你們差我們的錢！」

這三個人對我們愛理不理的：「你們找錯人了，我們不是換錢的人，你去找警察來評理好了！」

我們愣在那兒，哪敢去找警察。突然恍然大悟，我們這些自作聰明初出茅廬的小子，哪是老練的黃牛的對手。

這以後才知道，克叉鈔票張張嶄新，因為沒有人用，不光是國際不通用，在尚比亞國內也不值錢。我們還以為一元美金換四百多克叉是很划算的交易，其實幾千克叉都可以換到；就算這三個黃牛照全數給我們，這幾十萬克叉拿到手裡也沒有可以用的地方。前任總統康達在離開之前，大力印鈔票，而且面額越印越高，張張都有他英俊威嚴的肖像；聽說這些新鈔票多得塞滿了三個大倉庫，康達就用這些鈔票折換國庫內所有的保留金，如黃金美鈔之類的，

然後一捲而走。留下給其律巴的，是尙比亞破產的經濟。到現在，每周一次克叉幣值公開在市場拍賣，看誰願意來承包，價值高低不定，當然是以低的爲多，而且是越來越低。國家的貨幣公開招標拍賣，這是件新鮮事，也祇會發生在非洲。尙比亞的人說，可惜克叉印在這麼油光光的紙上，不然，至少還可以當草紙用。

不收本國鈔票的黑店

瀑布過來的大路旁邊，有公園和露營的地方，裡面一個人也沒有，我們經過換鈔的經驗，不敢住下去。沿著尙比支河流，也有幾家高級的豪華旅社，在這貧窮的國家裡，每天一百多美金的雙人房，不算一回事，居然住滿了外國來的旅客，沒有一間可容我們的空房。天色已晚，我們好不容易找到一家簡陋的旅社，祇爲歇腳之用。我們希望住後面圓形的單獨家庭間，那位看來不像小姐的櫃台小姐說是已租出了，一定要我們訂兩間雙人房，當然房錢也幾乎多了一倍（我們始終沒有看到住家庭間的旅客）。這兩間房間簡陋破舊，門窗都關不緊，蚊子嗡嗡不停，可是用克叉訂的房價聽來如天文數字。櫃台小姐又黑又肥，看到我們猶豫不定，趕快說明房價包括豐富的早晚餐，晚餐馬上要開席了，是有三道主菜的自助餐。我們這些飢腸轆轆的旅客，再無抵抗的能力。

我們趕忙洗滌乾淨，坐在餐廳等晚餐。我們是這空洞洞、死沉沉的餐廳的唯一生物（如

果牆角掛的幾隻大蜘蛛不算在內的話），連服務生的影子都看不到。再回去找那位不像小姐的櫃台小姐，她的圓眼怒瞪，好像不能理解我們這些外星人不懂入境從俗的道理：「我們這兒晚餐都是在八、九點以後才吃的，尤其是盛大的晚餐。」

我們乖乖地回到餐廳枯等。果然，客人在近九時才姍姍來遲，服務生也突然現形。他拿給我們一張油跡斑斑的菜單，要我們點菜。我的兒子驚異地問：「不是說有三道主菜的自助餐嗎？」

服務生神態自如地回答：「客人數目不夠開自助餐。」他離走時又加了一句：「我們已有兩年沒開自助餐了。」

我們回到臥室，開始與蚊蟲通宵搏鬥。這些蚊蟲是游擊戰的能手，神出鬼沒，我們完全吃癟，祇有用床單從頭到腳緊緊裹住，在這悶熱的地方，滿身大汗，到處發癢，弄得一夜無眠。四個人一早起身，一人一對黑眼眶，不用化妝都很時髦。吃了冷冷的煎蛋，肥膩的煎鹹肉，和皮軟的吐司，我們祇想早點離開這個旅社。櫃台小姐還是那不像小姐的一位，對我們拿出的大疊克叉看都不看一眼，說是房價雖是以克叉訂的，外國人必須照官價付美金或是南非的紙幣。美金近來在國際市場身價低落，沒想到在這兒如此受歡迎，本國的旅社都不收他們自己的克叉，偏愛美元，眞是在我們意料之外。早知如此，我們也不必辛辛苦苦地去換錢了。

問題是我們的美金最小的面額也是五十，她又沒有小額美金可以找還給我們。她說：「我用銀行的官價找克叉回來給你好了。」不好又怎麼樣？當然也祇有這樣了。

可是她並沒有找錢回來：「我們的錢都鎖在保險箱裡，祇有會計小姐有鑰匙，我把該你的錢寫在這收據上，你可以等她九時上班時拿錢。」

怎麼辦呢？難道我們就站在這兒等這會計小姐？可是不等的話，白白把這些克叉丟給他們又不甘心。我突然想到：「我們先去看尚比亞這邊的瀑布吧！回來還是要經過這兒，反正有她的字據，到時再拿也是一樣的。」

我們就先去看瀑布，回來的時候近中午十二時，看到的還是那位守櫃台的——這時，臉孔已板得像母夜叉了。她說會計小姐來了又走了，要到明天才再來。你們明天上午來吧！

我們恍然大悟，我們多麼天眞！哪裡有什麼會計小姐？哪有拿到這些錢的可能？進了黑店，祇有認了！

舊牛仔褲換烏木雕刻

尚比亞這邊瀑布的入口很不好找，沒有路牌，沒有標記。其實根本沒有什麼所謂瀑布的入口，祇不過是一個長了雜草的停車場而已！停車場的一邊有一些無人看管的小徑通道，可以走到瀑布的裡面去。停車場的另一邊很是熱鬧，有一個很大的棚子，裡面有很多小販，在

賣擺滿一地的木刻手工藝品，喧嘩地向我們招呼。

我們一進這棚子，就如掉進蜘蛛網的蒼蠅。各個小販群擁而上，各式各樣的木刻塞到面前；每當我們凝神看一件東西，就有小販或是吹尖銳的口哨，或是高聲大叫，把我們的注意力轉移。我們看得眼花撩亂，祇覺這些人物和野獸的木刻都是大同小異，匠氣很重，把大好的木頭白糟蹋了。可是來一趟不容易，當然要帶些回去做禮物，是尙比亞的土物，還是稀罕的。祇是這些小販不肯開價，明知我們不懂當地行情，硬要我們出價：「你看它值多少？」或是「你願意出多少？」接下來的是一陣討價還價，我們又沒有時間、沒有精神與他們嘀咕，反正一出了價，最後被他們纏得總是非買下來不行。當然，他們也絕對不收克叉，祇是比那黑店稍微通融一點，除了美金和南非幣之外，還收辛巴威的錢幣。

我們買了一大堆本來並未存心買的木器之後，小販又擠上來問：「有沒有牛仔褲？我可以跟你換木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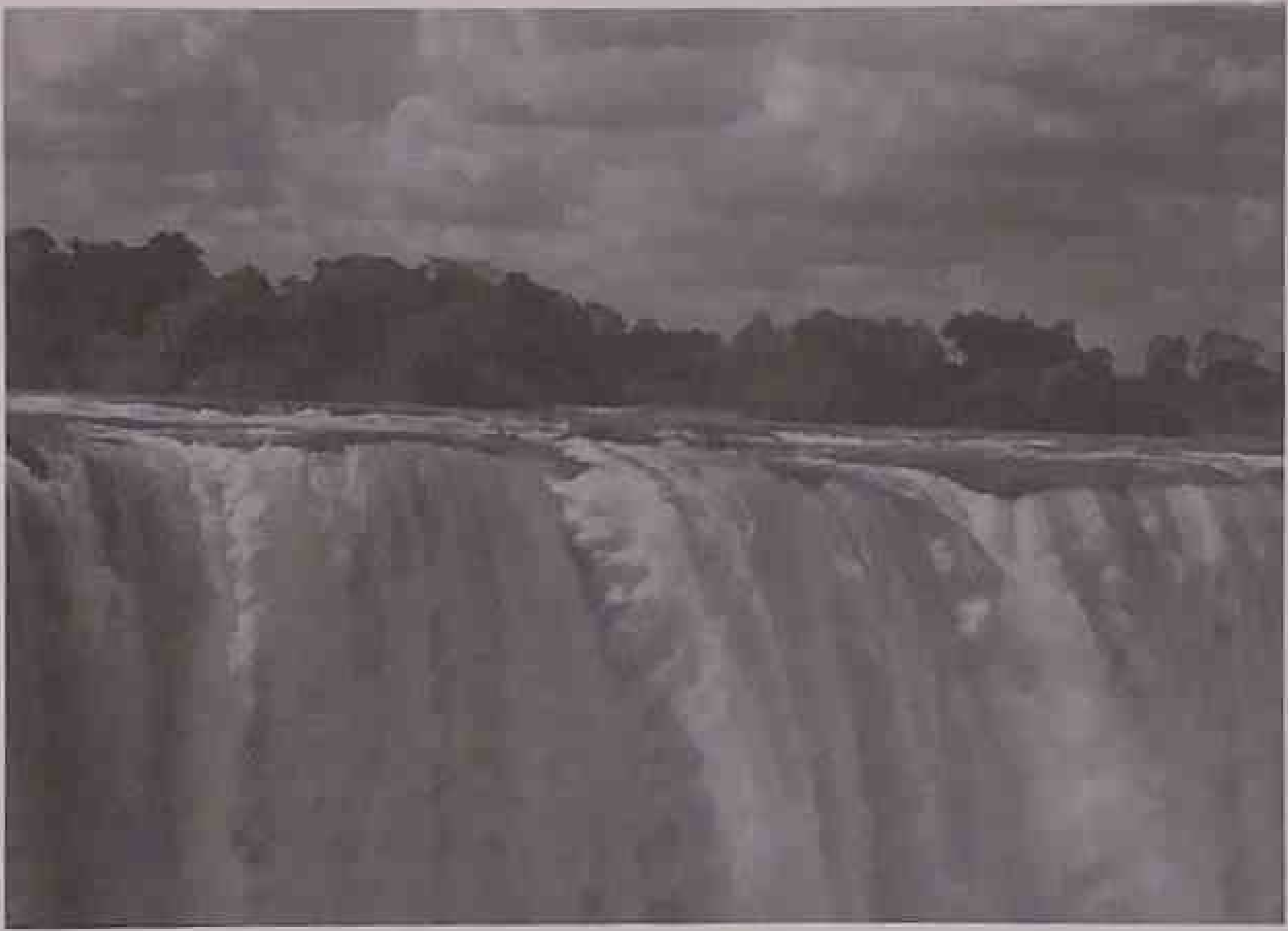
我們跑回汽車，打開行李，找出一些已經穿得發白的牛仔褲。小販們大感興趣，一起興奮地圍上來，唧唧呀呀討論不已。然後又是一番討價還價，「這件褲子太舊了」，「那件不是名牌」……到最後，我們的幾件舊牛仔褲，居然換來好幾個烏心木雕塑的人頭、河馬和小象，我們把這些當做戰利品，高高興興地搬上車，預備去看瀑布了。

我的先生說，停車場有些閒人，站在那兒打量我們的汽車，已經有一陣子了；他還是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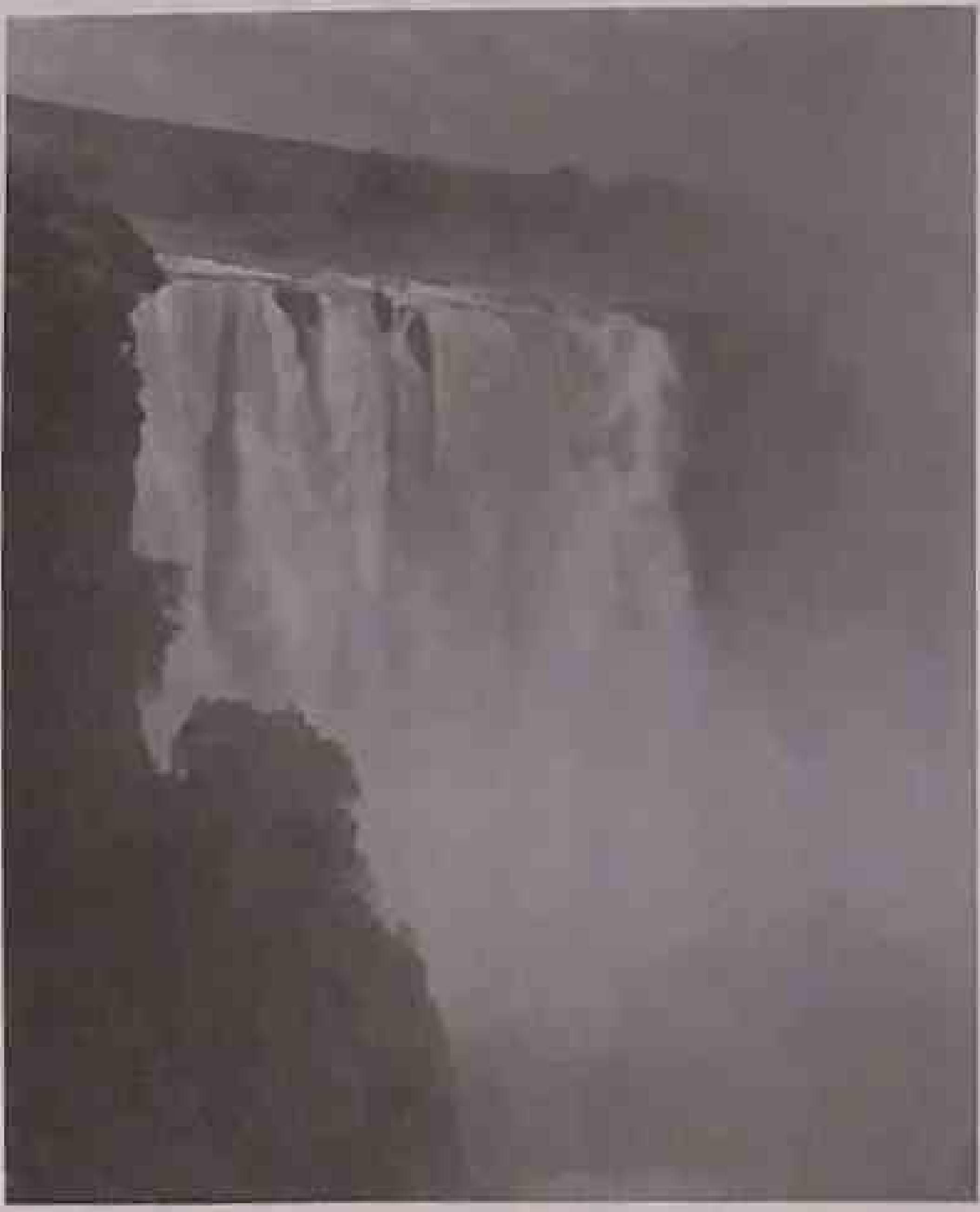
我犧牲，留下來看車好了，不然車子在這國家丟掉了，可要到哪兒去找？

小徑雜亂沒有標記，我們隨著轟隆的聲音走去，一邊要小心滿徑的泥濘，一邊要防備迎面擋過來的樹木。瀑布突然出現在我們的身邊，就在我們的四面八方排山倒海而來，大地在震撼，天空在呼嘯，我們騰雲駕霧，溶化在萬馬奔騰的瀑布之中……。

回來的時候，海諾在和一個穿制服的當地人談天。他上車時表情沉重，他說：「那個人原來是這公園的管理員。我問他爲什麼這種有名的重點公園都沒有標記？不遠千里來看這瀑布的遊客如何找得到？我們都找了好久，問了好多人。他說他們好多年來都沒有維持公園的經費了。我問他爲什麼不立入口處，正式收費來維持公園的開銷？他說就是收了費，錢也到不了公家的手。他問我知不知道他每月的收入？他一月拿八百多克叉，連一人吃飯都不夠，何況一家人？他說你們換木雕的舊牛仔褲，轉手在城中時髦的服裝店要賣七、八千克叉，合他一年的薪水。他問我知不知道這邊關口公開貪污的事？這事被當地報紙的新聞記者報導出來，並收集實證把一位官員扭到法院，在法庭上，這位官員說，不錯，我是把關口的錢放在自己的口袋裡。我今年快五十了，從獨立前兩年開始做這個工作，至今幾乎三十年了。我的收入一直沒有增加，而物價天天上漲。我的收入不夠我一人吃飯，我能眼看我的妻子兒女餓死嗎？我的一生都爲我的國家做事，我的國家給我的是這樣的生活嗎？……聽說法官也聽得滴下眼淚。也許這法官自己也面臨同樣的困境。也有人說這法官收了賄……總之，這位官員



▲維多利亞大瀑布氣勢磅礴。



▲維多利亞大瀑布在當地的名字是「轟動的雲煙」。

一天牢也沒坐，當天就放出來了。大家也學了乖，檢舉又有什麼用？上面的人貪大污，下面的小人物爲了餬口，貪點小污，又有什麼不對呢？」

「他說這個城天天有公開搶劫的事。幸虧我在這兒看車子，不然車子很可能就不見了……這城的一切公共設施都已停頓，沒有水電，沒有運垃圾的，他們每天得親自到河流取水。祇有沿河的幾家旅社，有他們自己的發電機和抽水機，供應水電給觀光客。城內缺少食物和燃料，所以很多人每天步行十幾里路，到辛巴威去買麵包。爲什麼人人手提兩條麵包呢？他說這是關口的限額，所以有人一天來回兩、三次，也可以帶回四條或是六條麵包……」

「我看他還是誠實的，不然的話，他大可以站在小徑前收費，要看瀑布的人一人交五元美金，往他自己的口袋一裝就是；不遠千里而來看瀑布的人，誰能不付？」

「另一方面，誰知道，說不定他就是在那兒打汽車主意的人……」

天下最破爛的柏油馬路

出了李文思登城，我們進入鄉村，一路再沒有城市。公路沿著可瑞壩湖，把我們導向北方。與令人頹喪的李文思登城區比較之下，荒野即使再貧瘠孤單，至少也還是開闊的。然而我們還是輕鬆不了，因爲汽車在公路上劇烈地顛簸，把我們的骨頭都搖鬆了。我敢說這是我一生開過的公路之中最破爛的一條，我開過以破爛出名的巴基斯坦的西北古大道，以及通過

喜馬拉雅山的克拉崑崙公路，與這條路比起來，它們都望「塵」莫及。

這條路顯然是英人當年建築的，自尙比亞獨立以來再沒有經過任何修護。說它是柏油路，是過獎了，因爲路面的鍋桶式大洞遠比柏油路面爲多；說它不是柏油路，那些大大小小的鍋桶洞，還得靠這剩下的一點柏油連起來，否則不知它們要滾到那裡去了。海諾全神貫注，緊握駕駛盤，以滑雪式的姿勢忽左忽右地繞過鍋桶洞。有的時候，桶洞實在多得無法避開，那麼祇有在眨眼之間做出有關生死的大決策——哪一個桶洞是掉下去還可能開得出來的？哪一個桶洞是一陷下去就再也別想開出來的？

路上不光是沒有行人，連車輛也極少見；令人懷疑是不是人家都比我們消息靈通，祇有我們這一行傻瓜才會來與這公路搏鬥。另一方面，也幸好車輛稀少，不然在這炎熱乾旱的地方，放眼看去都是粉末似的細沙，那汽車揚起的灰塵也足以令人窒息。

看來也正是因爲車輛稀少，我們很受重視。在前面出現一個小村莊的同時，我們也看到在路邊等著我們的武裝兵士，他用手裡的卡賓槍指揮我們停下來。

「不是說兵警不再騷擾觀光旅客的嗎？」同行的朋友大感不平。

「哦！」我的先生低叫了一聲：「我忘了帶汽車所有權的註冊證！」

我愣在那兒，祇覺一陣寒流自腳趾往上爬，在這悶熱的汽車裡，我居然不可控制地顫抖起來。這時兵士已近車窗，我們連怪海諾的機會都沒有。

這位身穿舊軍裝的小兵，說著蹩腳的英文，因手上有支槍而神氣活現，一本正經地檢查我們的護照，搜查我們的行李和車廂。不知為什麼，我雖然膽戰心驚，仍然覺得他好像是個玩當兵遊戲的小孩。他在我們完全是露營的裝備裡找不到什麼興奮有趣的東西，一臉的失望，十分可憐，令人生起想要問他到底在找什麼的衝動，很想直接告訴他有或是沒有，省了他的麻煩。他突然想起什麼，精神一振，向我們要汽車保險證；我的心開始往下沉，眼前出現那三位旅客紅如蒸熟的龍蝦的裸體，祇是再一看，怎麼竟是我們四人的裸體？

海諾輕輕鬆鬆地把汽車保險證遞給他，這兵士嘆了一聲長氣，再沒說什麼，不耐煩地揮手要我們走。

我狠狠地望著海諾，他好像還很得意地說：「註冊證雖忘了，保險證卻帶來了！」

「好極了，如果汽車被扣留，我們就走路回家。如果運氣更好，我們連路也不需走，就住在尚比亞的監獄裡修身養性。不知保險公司保不保這種險？」

話還沒說完，我們已開出了村莊，路邊又有一名武裝兵士，用卡賓槍指揮我們停下來。他也和上一位兵士一樣，問同樣的問題，做同樣的檢查。後來我們才發現，所有的小村莊前邊和後邊，都有兵士擋路，檢查車輛。他們顯然是同一學校、同一教練訓練出來的高材生，因為他們檢查的公式都是一模一樣的。唯一不同的是有的在最後會伸手要錢，要香菸，要啤酒，或是可口可樂。我們銘記在心那位請兵士抽菸的先生的前例，祇有當做聽不懂他們的英

語。

居然沒有那一個兵士要看我們的汽車註冊證。

我忍不住在心裡胡思亂想，我實在應該去告訴那位教練，汽車註冊證其實是最重要的，不然的話，偷車賊可以輕易地把汽車運到別的國家，那就再也找不到了。當然，我得先安全通過這些關口，才會把這個祕密告訴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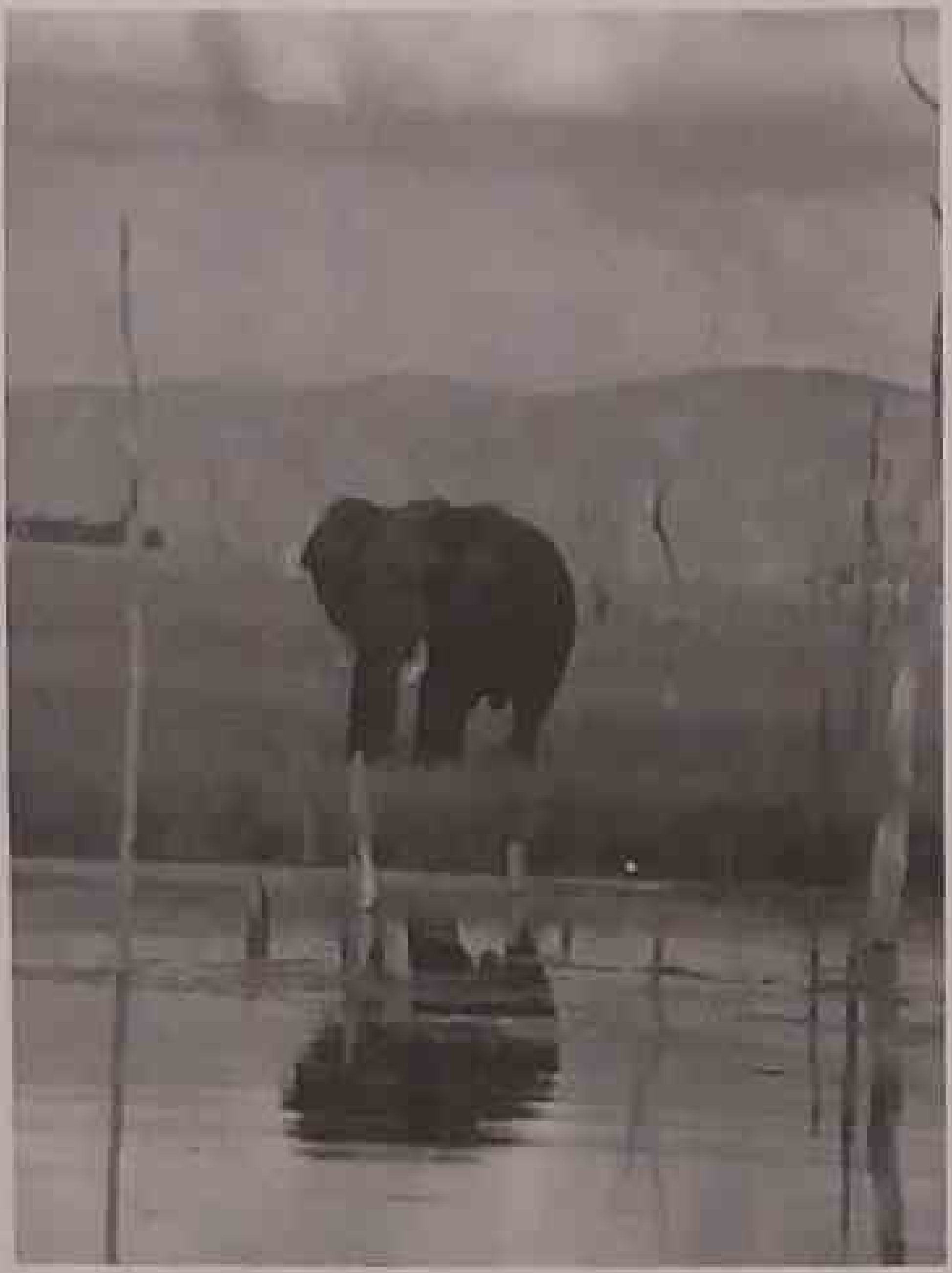
再一想，說不定尚比亞的軍警有他們重大的任務，一心要抓國際間諜，或是成心顛覆政府的反動分子；對捉偷車賊，尋找失去的汽車這種小事，沒有興趣。

再見尚比亞

越接近首都魯沙卡，公路越好，鍋桶大洞居然不見了。我們看到一個左轉的路標「魯沙卡一百二十公里」，同時出現一個右轉的路標「克瑞爾辛巴威邊境六十公里」。海諾趕緊問：「還要去魯沙卡找木雕嗎？」車中其他的三人高聲大喊：「不要！不要去魯沙卡！越早離開尚比亞越好！」

海諾緊急煞車，又像滑雪似的向右急轉。車輪尖銳嘶喊。

出境的關口下午六時關門，這時已是五時三刻。海諾緊踏油門，我們的小車以高速在彎曲的、兩邊有濃密的叢林的公路上飛馳。車輪一直嘰嘰嘶叫，窗外風聲鶴唳，我們的情緒緊



▲克瑞壩湖邊的大象。



▲克瑞壩湖內的枯樹倒影。

張，不知闖不闖得過關口，好像是緊抱一線希望，為了逃命而奔向自由的難民。

我們擠進正要關門的尚比亞的出境關口，那位關門的官員，看了一眼他的手錶，皺著眉頭走回櫃台，一句話也沒說，一個問題也沒問，就拿了印章在我們的護照上狠狠地打下去。我們再三道謝，他也一無表情，祇要我們趕快走出去就夠了。

從尚比亞這邊的關口順利出來，我們沒時間慶賀，還得氣喘咻咻地趕到辛巴威的入境關口。這兩個關口分別設在水壩的東西兩端，中間是號稱世界最長的土壩，由兩國共管。我們無心欣賞壩上有名的落日，高速疾駛，不敢看左右的汪洋大水，滿心擔憂如果辛巴威的關口也是六時關門的話，我們就得在壩上過夜了。

辛巴威的官員居然正在等我們，說我們是今天最後的入境者。我們填了表，奉上護照，一心希望他們不要提起汽車註冊證的事。他們好像看透我們的心事，當頭一棒打下來：「你們的汽車保險和註冊證呢？」

海諾把保險證送上，一個官員看了一下，把它放在一邊，又問：「註冊證呢？」

我驟然發現自己在做高空彈跳，身體不由自主地從高橋往深谷跳下，祇是到了谷底才知道綁在腳上的繩子沒有彈性……

海諾說：「在汽車裡，我去拿。」

我清晰地看到在這世界上最長的水壩上，有四個人在此度過世上最長的一夜。

海諾回來時，手裡有一張圓形的，如手掌大的紙。他把這紙送上，那位官員仔細觀察這片紙，前面看看，翻過來後面看看，他旁邊的官員也湊過來看這稀奇的東西。他最後終於投降放棄：「這是什麼？」

海諾坦然回答：「這就是我們的汽車註冊證。」

那官員對這紙片增加了一份新的敬意，又拿起來研究。不幸這敬意的壽命不長：「這是什麼汽車註冊證？哪一國有這樣的註冊證！」他幾乎要笑起來了。

海諾清了一下喉嚨，好像他的尊嚴受到了嚴重的傷害。他緩慢地說：「我們居住的史瓦濟蘭王國，發出的汽車註冊證就是這樣的。」

這官員收回笑容，搖著頭，無可奈何地在我們的護照上打了他的印章。

我們跳上車，急速而去，生怕他們突然改變主意。我問海諾：「那是個什麼法寶？」

他大笑起來：「我把貼在車窗上的安全檢查合格證剝下來……」

我們齊聲歡呼：「尚比亞！再見！尚比亞！再見！」

原載《世界日報．世界副刊》，一九九六年七月二十六日至三十日

賴索托的暴亂

賴索托(Lesotho)是個陸陷在南非共和國之中的小國。在一九九一年五月二十一日起，當地群眾暴亂，燒毀搶劫東方人的商店工廠，共打傷六十餘人，打死約十九人（官方號稱只死了六人）。估計損失的財物約值二十億台幣。一週後，逃亡在南非邊境城費茲堡(Ficksburg)的印度人，還有一百多人，在南非邊境城蕾地百蘭(Ladybrand)的中國人，也還有三百多人；流離失所，不知所從。動亂一週下來，首都馬賽儒(Maseru)沉靜蕭條，商業區是一片破碎的玻璃，和被搶得零亂殘破的商品。北部的馬拿克貝(Marakabei)，經過槍戰，西部的馬福潭(Mafeteng)，經過爆炸，都像戰後的鬼城。軍政府已宣佈每日上午六時到下午六時全面戒嚴，派軍隊守在商店門口，搶劫者抓到就地槍斃。並向外國人保證安全，希望離開賴索托的東方商人早日回國，重新開業。

「我們兢兢業業建立的產業，是我們的血汗累積起來的。就在一夕之間毀於亂民的手裡。這是怎麼回事呢？這還有天理嗎？我們做生意開工廠，給當地賴索托人工作機會，給他們合理的待遇，他們怎麼會這樣對待我們呢？」

流落在蕾地百蘭的中國人都這麼說。他們閒步在這小城裡，目光凝重，步履遲緩，像迷失在一個夢境……

暴亂前三週，賴索托曾發生一次未流血的政變。說來很巧，我們一家就在暴亂與政變之間，平安無事地去了一次賴索托。我一直嚮往這個與台灣面積差不多的山國，在旅行之前，試著對她作一個初步的了解。賴索托以「山中王國」著名，但除了高山俊秀，是愛爬山野行者的樂園之外，一無資源可言。全國一百五十萬人口，多半住在鄰近南非的低谷區。然而全國大多領土，均是海拔二、三千公尺左右的荒涼高山。山上少樹，表土流失嚴重，加上雨量不多，氣候變化極端，農產十分有限。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賴國四境被南非所圍，政治經濟都受南非控制。賴國最大的收入，來自在南非礦區做工的勞工——約佔全國百分之四十的資工力。

這個國家的建立是她地理與歷史的一個巧合。在一八二〇年左右，南非的祖魯人，在首領俠卡祖魯的領導下，東征西伐，對戰敗的部落，殘暴之至。一些難民逃到這高山裡避難，這時，木休休一世乘勢而起，糾眾成國。以天然的屏障成功地對抗祖魯人。在他的晚年，卻被荷蘭裔人打敗，而失去了肥沃的克拉洞河牧地。也因爲這樣，賴索托轉向與荷蘭裔人爲敵的英人，而成爲英國的保護國。在一九五二年，才正式獨立。同時，部首江拿順奪得政權，把國王木休休二世廢置成爲一個形式上的國王。直到一九八六年，民眾對江拿順的獨裁不滿

之至，軍人乘機發動政變，南克哈雅成立軍政府。軍政府是靠軍人奪得政權的，爲了買動軍心，避免再度軍變，南克哈雅給軍人一再加薪。這一加下來，別的政府公務員以及老師教授都大大不滿，也要求加薪。最後，他們也得到百分之五十到八十的加薪。這中間，政府的公共事務如警察水電道路等，都沒有經費進展，一般老百姓的生活更爲困難，眼看軍人公務員都在加薪，不滿的情緒有一觸即發之勢。三月前，軍政府對南克哈雅下最後通牒，要他換下財政及外交的部長，到四月三十日，這兩個部長還未換下，政變就此發生，南克哈雅和他的兩個部長一起被撤銷，上尉瑞梅馬成爲軍政府的主席。

我們到賴索托的那天，瑞梅馬正式宣誓成爲國家首領，是當地報紙的頭條新聞。賴索托的城鎮一切如常，這政變好像一點也沒影響到他們。人們照常爲三餐奔波，討一份微薄的生活。讓那些人去走馬換將吧！

非洲的國家，政變如家常便飯。只要政變能和平不流血，就已是值得謝天謝地的幸事了。

我們爬過南非最高的龍骨山(Drakenberg)，穿出金紅色砂石聳立的金門公園，要由南非的費茲堡入賴索托。城裡一個標幟也沒有，我們東問西問，問邊境的關卡在那裡，最後竟走入靜寂的住宅區。正在想，這一定是弄錯了，突然看到前面如市場般嘈雜的關口。關口處人來人往，看來很多賴索托人白天在佛瑞士堡做粗工，晚上就步行回國睡覺；正像南非境內很

多專住人的「家園」(Homelands)一樣。南非的黑人白人仍分離得很厲害，有很多獨立的，卻不被他國承認的「家園」。我們每離開南非進入「家園」，就得辦出入境，出來後也得辦出入境，把我的護照都蓋滿了印章。這時我們輕易地出了南非境，得到賴國簽證，又蓋了兩個印。

一出關卡，我們就置身在巴沙巴沙鎮的城鎮中心，清晰地意識到自己驟然掉進發展中的國家。街道突然滿佈大洞，公共汽車塞滿了人，噴著黑煙，街上擠滿了行人和小販，攤在地上的菜攤子擋住行人的路，垃圾到處均是，沿著街是低矮的店面，店鋪的後面就是一長排、一長排、一模一樣的方形小屋，用紙板鐵皮像補衣裳般搭起來的……。

我們沿著柏油大道，像玩電動遊戲般逃避著路上的大洞小洞，往首都馬塞儒開去。一出擁擠的巴沙巴沙鎮，我們就看到令人心曠神怡的高原。高原起伏，沒有樹木，只有覆蓋著黃金的秋草，山谷山坡有吃草的羊群，也有些居民的住屋。已經很少見到祖魯人傳統式的有草頂的圓屋了，現在住的多是砂石或水泥磚砌成的長方形房屋。雖無圓屋的情趣，卻寬敞多了。看來這些鄉野人家，遠比擠在巴沙巴沙那種城鎮裡的人住得舒服。

接近馬塞儒時，街道才開始有一些行人小販。馬塞儒是首都，全國最大的城，文化政治經濟的中心，然而也只有一條叫作「皇道」的繁華街。「皇道」的兩側有些商店，城中心還有幾幢兩三層樓的大廈和辦公室，夾在一些英人留下來的石砌莊嚴的老屋裡。路的盡頭有些新

興的豪華餐館旅館，再過去就是門禁森嚴的外國人住宅區了。就是這樣一個小城，也讓我們迷了路。我們當時要去中國朋友家用餐，沒聽清指示，結果就在城裡繞圈子，大街小巷穿進穿出，白走了幾小時。倒是在迷途之中，看到馬塞儒的各種面貌；發現了這首都的公共電話幾乎每一架都壞了，當地人對我們這迷路的外來客不友善不耐煩，也不肯幫忙；豪華的住宅區與貧窮的住宅區分得很開，像完全不同的世界；街上的東方人雖然不少，卻三三兩兩地與東方人聚在一起，讓人感到他們是這國家裡的孤島……。

朋友夫婦均是成功的商人，到賴國已近二十年了。他們的幾個兄弟均在此經商辦企業，母親也住在一起，顯然這兒已是他們生了根的家。朋友說這兒有近一千個中國人，幾乎全是說閩南話的。台灣的人先來，近來也來了很多廈門一帶的人。朋友有一個石材工廠、建材公司，家具商店並售辦公室設備。他們是愛朋友的生意人，交際應酬很多，與官方要人也有很好的關係，自認生活事業穩定，很是滿意。據說，十多年前他們初來時，南非的幣值與美金相當，這兒的幣值是與南非相連的，所以錢很好賺。現在南非幣只值美金的三分之一，情況不如以前了，但是賴國缺少商業和工廠，競爭很少，中國人又勤奮努力，在當地勞工便宜的情形下，還是可為。所以中國人在此，不光是開餐館，還有很多開成衣工廠、汽車公司、家具建材等等的。又因為當地人懶散愛偷東西，不少工廠從廈門一帶用簽約方式，請了大陸的

技師及勞工，兩年一期。大陸的工人，月薪加上路費，當然要比請當地工人貴了很多倍，但是自己人，語言方便，處起來親切得多……

賴索托本身沒有企業，沒有工作機會。國家最大的收入來自十三萬在南非的礦工。他們的薪水直接由銀行匯回國，供國內家人使用。可是現在南非礦業蕭條，正在裁員中，大概有七萬賴索托人會被裁掉，是賴國面臨的危機。

朋友是天性樂觀開朗的，馬上又說，醞釀已久的高地水庫計劃(Highlands Water Project)快要開工了，這個合台幣二十到三十億元的水電計劃，將供給南非所需的水，也將供給賴國急求的電力、灌溉水和工作機會。

這個計劃是南克哈雅與南非談妥的，現在南克哈雅因政變下台，瑞梅馬才剛上台，南非政府怕總要觀望一陣才會投下這種鉅資吧?!

朋友不置可否地笑笑。

從馬賽儒，我們深入賴國的內臟，慢慢爬上草原，存心去騎高山小馬。經過幾個小鎮後，幾乎再也看不到人煙，只有秋草一望無際，覆蓋在起伏的禿山之上。

在山谷一條半乾的小溪旁，我們看到美麗如畫的傳統鄉落——

祖魯式的圓屋，頂著棕色的象草，一幢幢散佈在村落的四週。村落過去像是所國民學校，

這時操場圍著穿制服的學生，好像有什麼體育競賽。金黃的白楊樹叢下，一些賴索托人站在那兒悠閒地聊天。黑人很怕冷，這樣爽朗的秋天，我們還穿著單衣，他們已裹上了粗毯。（令人擔心，在這高原，天氣再涼下去，他們該穿什麼才好？）這些毛毯鮮明粗獷，從後面看去，是有趣的圖案……。

我們停下車，正預備把這景色照下來——

附近一位村姑看到我，哦了一聲，趕快把一個抱了小孩的婦人拖了過來：

「你看。寶寶。」說的是吃力的英文單字。

「好可愛的寶寶。」我很高興地逗這個睡眼朦朧的胖寶寶。賴索托人雖窮，但看來還足衣足食，沒有餓殍。

這村女不耐煩起來，覺得我不懂她的意思：「給寶寶錢。」她怕我仍不了解，伸手動我的錢包。

「不，不給寶寶錢。」我抓緊錢包。

「你不給？」她幾乎不能相信。

我試著對她微笑，柔聲而堅定地說：「不給。」

「那給我你的相機、眼鏡、帽子……。」她說著就動手了。看著我抓緊相機和帽子，她乾脆伸手到汽車裡去找東西拿。

我趕快用身體擋住車子：「不！」

這村女愣在那兒沒有再動，我斜眼一看，不好了，又有一些村民往我們走來，每個人都伸著手，嘴裡嚷著我聽不懂的聲音。

我們趕快跳上車，把汽車開走。

我們在賴國碰到很多類似的經驗，尤其是在偏遠的村落，大人小孩均伸手要錢，連路都走不大穩、話都說不好的小孩，也會一見外人就自動伸出手來。令人嘆息這眞是個從襁褓就受到的惡劣教育。賴國人大多能說些英語，我們很想與當地人溝通了解，然而每次搭訕都成了他們討錢的機會，實在令人掃興；好像他們未把我們當作平等的人看待，而只是欠了他們債的冤大頭一樣。給他們一點錢，改善不了他們的生活，只有更鼓勵他們這種種族不平等的依賴性。這正如不能隨便餵野生動物，免得牠們失去了生存的本能一樣。

號稱是柏油鋪的路，坑洞其實比柏油多了很多。我們的車子顚簸著慢慢向上爬，好在也沒看到第二部汽車。路旁偶爾有個孩子，看到我們，如獲巨寶，呼朋喚友起來，一下子出現了一些拿著貨物跟著我們車子奔跑的孩子，這些貨物不過是鄉下婦女草編的蓆子，或是山裡揀來的水晶石頭，價錢都十分低廉，我們也樂意購買。總覺得買他們的東西是比白給他們錢要好得多的事。只是一旦車停下來，很難脫身。買了他們的東西，逼著你再買，最後還是要伸手討錢。這些小孩在我們車輪前後塞了石頭，使我們無法離開。聽說如果不買他們的，他

們還會用石頭把你的汽車劃壞。

其實，到山上來的遊客，誰不願意帶幾件價錢便宜的土產回去呢？只是這些小商人的信譽一旦傳開，誰也不敢領教。

人爲什麼這麼短視呢？爲了眼前一點蠅頭小利，斷了自己的生路？

高山小馬中心就在「上帝，拜托拜托」關口(God Help Me Pass)的附近。這名字使我們啞然失笑，可以想像當年旅行者經過這險惡多石的關口的心境。我們這些現代旅行者可眞是享福了。我們一家人，騎著賴索托高山小馬，由一個嚮導帶領，越山翻嶺，爬下狹窄的山谷，順著潺潺的小河，來到一個幽靜無人的瀑布。瀑布注入巨石合抱的清潭，清涼純淨，在炎熱的夏天必是泳者的樂地，此刻是南半球的秋天，瀑布附近白楊參天，一陣微風吹來，白楊輕晃，滿天飛舞金色的葉片，像雪花般灑落在清潭上……。

沒有想到，兩週後，賴索托出了這樣的暴動。

事情發生得很快，到現在還塵埃未定，傳說是這樣的：

五月二十日星期一，上午十時，在馬塞儒城郊一家印度人開的超級市場裡，一個背著小孩的婦人，因竊物嫌疑而被抓。這女人被店內的黑工毆打，在當天下午死去。她的屍體被守夜人當晚發現。次日中午，消息傳開，約有五百群眾聚在超級市場前謾罵騷動，一時情緒激動，燒、打、搶就此開始。



▲山中騎小馬。



▲賴索托山中的瀑布和清泉。

距馬塞儒兩公里的路旁，煤氣爆炸，屋頂被爆開，很多房屋被燒。北部的馬拿克貝，也有一連串的爆炸和燃燒。聽說有二十輛巴士滿載暴民往馬拿克貝開來。星期五的上午，槍聲大作，莫瑞家(Morija)那一帶沒有一個未打破的玻璃窗。西部的馬福潭，也有汽油燃燒爆炸的事件。

最初，暴動的對象是印度人，不久，中國人及他們的工廠商店，也成了攻擊的對象。暴民號稱中國人虐待他們，剝削他們，把他們的工作機會搶走。在過去五年來，在經濟日益衰退的情形下，中國人一群群湧進來……。

陳姓的建材商人和他的妻子，被暴民逼著脫光衣服，然後被石頭擲傷，好在逃出了兩條命。楊姓商人，眼見他汽車公司的十多輛新舊汽車被燒毀……。我們打電話給我們的朋友。

「石材工廠燒毀了一半，公司商店倒還沒事。還好還好。只要人都平安，其他都是小事。」朋友沉重地說。

「要把你的石材工廠復建起來吧！」我問。

「再看，再走著看吧！」他嘆了長氣。

賴索托暫時平靜下來了。滿目瘡痍的街道，白天也沒多少人走過，到下午六時以後，只見荷了槍的軍人。本來，大部分的商業和小型企業均在印度人及中國人手裡，這一來，賴國的經濟成了眞空狀態。軍政府已捉了二百多個暴民，宣稱要補償東方人在暴亂中的損失，一

再呼籲東方人重新復業、復建。

賴國的東方人還在觀望著，逃到南非的東方人也在南非待著，試著去了解這簡直不可理解的事件是怎麼發生的。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我們辛辛苦苦，小心謹慎地作生意，從未做什麼違法害人的事……。

賴索托人是不是也會去想呢？這是怎麼回事呢？東方人剝削我們，搶了我們的工作；現在把他們的商店、工廠燒毀了，怎麼我們更是沒有工作，沒有生計了呢？

會不會是光憑辛苦小心作生意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呢？就像商品也需要包裝，現代生意人是不是也得努力包裝他們的形象？公共關係？和對異地文化種族的了解？

原載《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一九九一年六月四日、五日

紅線以北

人類這種好強自大、壓制他人的習性，是不是來自生而具有的侵略性？爲什麼我們總喜歡以膚色、種族、家世、國籍、省籍、宗教，甚至性別、政治立場等等的分別，把人強硬地分成「我們」和「他們」兩大類？好像一旦把人分門別類塞到整齊明瞭的框框裡，我們就可以與對方劃清界限，把如得了致命的傳染病的「他們」丟得遠遠的，壓得低低的，生怕優越的「我們」被污染拖壞了。似乎人與人之間本來就有的距離還不夠寬廣似的，我們還築起各種牆來把人硬性分開來——從咱們中國人古代就有的萬里長城，到這一世紀建成的鐵幕、柏林牆、和竹幕。沒有想到在此世紀之末，我們居然親眼看到這些新近之牆的傾倒。只是，有鐵絲網和機關槍的高牆雖然已撤除，它們對社會人類造成的巨大影響還不是一時可以消除的。

拿南非共和國來說吧！這個非洲最富裕發達的國家，同時身兼「已發展的國家」和「在發展中的國家」，而兩者之間的界線完全是依種族和膚色劃分的。南非以前嚴格執行種族隔離政策，限制黑人居住、工作、就學和法律上的自由，劃分幾個貧困荒野的地區，算是黑人的

家園，可以把他們運進來做奴工，但是不許他們住進白人的地區。也在這世紀之末的一九九四年，這個種族隔離制度終於瓦解，政權由少數白人的手上，未經流血地轉移到多數的黑人手上。然而，如有機會去南非遊玩，你看到的摩登的城市、優美的自然風景和整潔有致的野獸公園，只不過是南非的一面。如果有勇氣的話，你實在應該離開旅行團，自己繞過高尙的白人住宅區之後，到黑人住的地方去瞧瞧；在一般觀光客看不到的角落裡，幾萬戶擠在小塊方圓之地，紙箱鐵皮搭成的小屋比鄰搭肩，擁擠、骯髒、無水電衛生設備，貧窮、疾病、暴力如細菌蔓生。就在十幾里的距離之內，生靈像是從天堂一下子掉到了地獄。

納米比亞是我們嚮往已久的國家，這個以前的「西南非」，以盛產鑽石和風景奇特而享名世界，在國際工作人士間有極佳的口碑，說這個「在發展中的國家」具備了「已發展的國家」的條件。邀請我們去當地做教育發展工作的機構，也說這是個頂尖的國家，還小心翼翼地加了一句，說是我們工作的地方在鄉下，一個叫做「歐夏克提」的小城。我們趕快到圖書館找地圖，然而翻遍了納米比亞的地圖也找不到這個城；我們心想，一向住慣了鄉村，小地方還安靜些，有什麼不好？

時髦的首都溫吐克

海諾早我們三個月到納米比亞，我和孩子隨後而至，一腳踏進的首都溫吐克果眞美麗而



▲首都溫吐克是個現代化的城市。

時髦；古典的德式建築物陪襯在高聳的摩登大樓之旁，店鋪裡擺陳應有盡有的商品，各國的餐廳、雅致的咖啡屋、樹蔭下的啤酒座和盛放鮮花的公園，點綴在都市的角落；住宅區有世界各國人士的華屋，游泳池隱藏在熱帶植物茂密的園子裡，看不出一點沙漠的痕跡。離開首都不太遠的海邊，是聞名的渡假勝地，一九九五年世界小姐競賽剛在那兒舉行，一時人比花嬌，紳士淑女雲集，勝況空前。所有的國際機構都設在首都一帶，包括我們從事的基本教育計劃，和計劃內所有的員工——只有我們兩人要搬到八百公里以北的地方住，因為那兒才是絕大多數本地人居住的地方，因為那兒才是從事基本教育的區域。

乘著四輪越野車往北部開去，出了首都之後才能看到這個國家的本來面貌，這兒原是人

口稀少、氣候乾燥的卡拉哈瑞沙漠領域，一望無際的沙礫地面，平坦少有變化，只見乾河床和多刺的叢林，鮮有人煙和村莊。偶爾經過一、兩個小城，我們停下來加油，吃點午餐，看到的也是寧靜整齊的住宅區，和沿路的成蔭大樹。平坦的柏油公路向北筆直地劃下去，沒有車輛行人，公路兩邊的鐵欄杆分劃出一塊塊佔地四千英畝的牧場。這兒的牧場，動不動就是幾千幾萬畝地之巨，因爲氣候太乾，草木不足，牲口需要相當大的地方放牧才行。當然，這指的是白人的牧場，黑人難得有一小塊土地，能達到三、五畝就不得了。自十九世紀末，西南非成爲德國的保護國，殖民來的德國人紛紛把這開闊的土地分而劃之，成了他們佔地浩大的牧場農莊，原來散布在這兒的原住民就被趕到北部，不到全國百分之十的土地，以一條紅線爲界。獨立以前出版的地圖都有這條紅線，劃分得清清楚楚的，還有實際上的鐵絲網來加強執行，不許黑人隨便南下。

第一次大戰後，德國戰敗投降，西南非落入南非的控制，嚴格執行種族分離的政策，本土的黑人開始爲獨立而內戰，而烽火殺戮長達二十年的戰亂地區，當然也是黑人居住的北部。直到一九八九年雙方協調，決定在聯合國的監督下舉行獨立大選，結果黑人的政黨得到超過半數以上的票，終於一九九〇年正式獨立成爲納米比亞共和國。

野生動物遍野

海諾突然指著路邊大嚷：「你看！長頸鹿！」

就在公路旁的欄杆裡面，一對兩層樓高的長頸鹿在吃阿克西亞樹上的葉片，靈巧的耳朵搖晃，身上還有跳躍吃蟲的小鳥，根本不在乎我們停下來看牠們。這以後的路邊還出現條紋羊和羚羊，三、五成群的象群，背上馱著小寶寶的狒狒和猴子，和遍身像撒了牛奶的眞珠雞。這一帶有些牧場已開始養殖野生動物，供遊客觀賞或狩獵，有計劃地進行水土和生育的保持，以至於這沙漠的領域裡還是有叢林和樹木，欄杆裡面還看得到動物。繼續向北部駛去，出現了通向「一沱沙野生動物園」的路牌。欄杆很不容易關住這些動物，路邊的動物也越來越多。沒有誰敢在天黑後駛過這一帶的公路，因爲黑夜裡常有野獸突如其來地竄出，一旦來不及煞車而撞到車子，就是人不死，車子也一定報銷。

這塊土地原是屬於這些野生動物的。只不過半世紀以前，這兒的野生動物漫天遍野。千萬年以來，牠們與周圍的自然界演化達成一份平衡與和諧，而這世紀的內戰紛爭和過度的殺戮，很快地把這一切改觀，以至於我們現在看到野生動物，都是碩果僅存，帶給過路旅人的驚喜中，摻雜著無奈的惆悵和感慨。



▲滿身像是灑了牛奶的珍珠雞。



▲這個狒狒寶寶懶得走路，抓住媽媽的肚皮掛在那兒。

進入紅線以北

紅線到了。鐵欄和守衛把我們擋住，查問我們的行蹤，對於我們這種外地人居然要進入紅線以北感到不可致信。官方繼續用這個關口控制肉類的運輸，免得北部動物流行的灰疽病傳染到南方的牲口。紅線雖然已從地圖上消失，顯然仍是一個不可磨滅的現實，而一出關口，這個赤裸裸的現實就這麼迎頭撲面地向我們打下來。

從此往北，一直到安哥拉的邊界，路邊再沒有成帶的叢林，再沒有欄杆，再看不到野生動物，光禿禿的沙地上散佈垃圾和鏽蝕的破舊車輛，聚集一堆堆矮小如火柴盒的單間房間——這就是紅線以北最普遍的住房了，我一下子才明白爲什麼海諾要花三個月的時間才找到一棟可住的房子。每十、二十里的路邊，有一個用手打水的唧筒，圍繞著吸水的村民，洗衣的婦女，喝水的畜生；運水回家的隊伍拖迤在沙洲小徑，女人的頭上頂著的，小孩手上提著的，小毛驢身上搖擺的，都是淋淋溚溚的水桶。後來我們才知道，旱季再延續下去，這些唧筒會乾絕，人畜都沒水喝，沒有人知道他們要怎麼樣活下去。但是這兒的人顯然多起來了，小孩子尤其多，而牲口又比小孩子還要多。看不到馬，牛也少見，爬在地上埋頭找草吃的多是瘦骨突出的山羊和毛驢，牠們往往閒步到大馬路上來，呆若木雞地站住不動，對汽車的催促視若無睹。山羊和毛驢的過度啃食，弄得四野荒涼，草皮不存，難得找到什麼可吃的。這

兒的山羊和毛驢，竟然也發明了一個應對之道，專門到路邊堆積的垃圾裡找吃的，塑膠袋和廢紙箱，一律不放過。

繼續向北，我們進入「歐香娜」，也就是土話中的湖泊區。正值旱季，路旁邊的淺池塘都快乾涸見底了，居然仍然有人畜在飲用這兒的污泥濁水。池塘附近有些高聳的棕櫚樹，也偶爾出現一棵獨立龐大的猴麵包樹。我試著想像，當雨季到臨把池塘的水漲滿時，這兒也會變化成棕櫚拂岸的海灘，一定有它的美麗。棕櫚是難得的耐旱耐鹼樹木，這兒的女人用棕櫚的嫩葉織籃子，男人喜歡在棕櫚樹上鑽洞，取其汁做啤酒；只是一旦採取過度，棕櫚樹會枯槁死去。放眼看去，荒郊有不少沒有葉子的枯萎棕櫚，如僵屍般挺立在那兒。

幾千年以前，四條河流灌注到這塊平地，造成繁茂的沼澤；至今河流都改道了，只剩下湖泊點點。當每年雨季到臨，安哥拉的高地河流泛濫時，池塘的地下水道仍然相通相連，一直流到「一沱沙的平底鍋」裡。只是，當年在水裡嬉戲的河馬和大象已經完全絕跡，池塘裡的魚越來越小，樹木草皮漸漸消失，而本地人的生計越來越困難。全國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擠在這紅線以北不到全國百分之十的面積之上，嚴重地促使自然生態的惡化。我的飛行員朋友告訴我，在空中飛過紅線，可以看到一道清晰的界限——這以南是墨綠的樹叢，一過紅線就是一片荒蕪黃沙。地圖上的紅線雖然已經消失了，這個現實卻已深深地刻劃在土地上。

到納米比亞旅遊的人，從來不會看到這個角落，也不知其存在。就是對住在紅線以南的

本國人來說，紅線以北的地方遙遠得在他們的意識之外，最好不要提起它，更沒有原因要到這裡來。我們這才明白「歐夏克地」這個紅線以北最大的城，爲何在地圖上找不到？紅線以北是預定要進行基本教育的區域，爲什麼除了我們之外，沒有別的工作人員要住在這邊？

四多的地方

海諾忙著上班，我和孩子則趕緊把家具添置起來，把日常生活的用具安排出來。然而，當地物質缺乏，什麼也買不到，萬一有貨就不容易，哪裡談得到什麼品質和選擇，而價錢卻又普遍貴得嚇人。拿電器來說，這兒的貨物是首都的三倍，而首都又是美國的三倍。此地人的平均收入一年不到美金百元，眞不知他們如何買得起這兒昂貴的百貨。其實，這擔心就顯露出我的無知，因爲這兒大部分的人存在於消費市場之外，沒有金錢的收入，也不用金錢去買東西。一般家庭放牧幾口瘦弱的生畜，種一塊稀稀落落的高粱地，主食就是高粱粥，整天喝點這種灰灰糊糊的東西，喝剩的過了兩天就發酵成了啤酒，是他們酷愛的飲料。逢到婚禮葬喪之類的大事，他們會殺些牲口，放在火上燒烤，配合著啤酒，這就是他們最豐盛的美食。所以婚禮和喪葬是生活中的大事，與我們一起工作的本地人，每月都有好幾回爲婚喪理直氣壯地缺席。這兒不適合蔬菜的種植，他們對於蔬菜的興趣也很淡薄。我想，當人們長期在飢餓的邊緣掙扎，食物是爲了塡飽肚子，蔬菜都是不必要的奢侈品。而對於我們來說，當地蔬

菜、水果和新鮮食物的匱乏是最不方便的事，令我餐餐憂心，不知該用何物下廚做菜。

其實這兒也有很多別地沒有的東西。我屈指算出，紅線以北的地方有四多。

可口可樂無遠弗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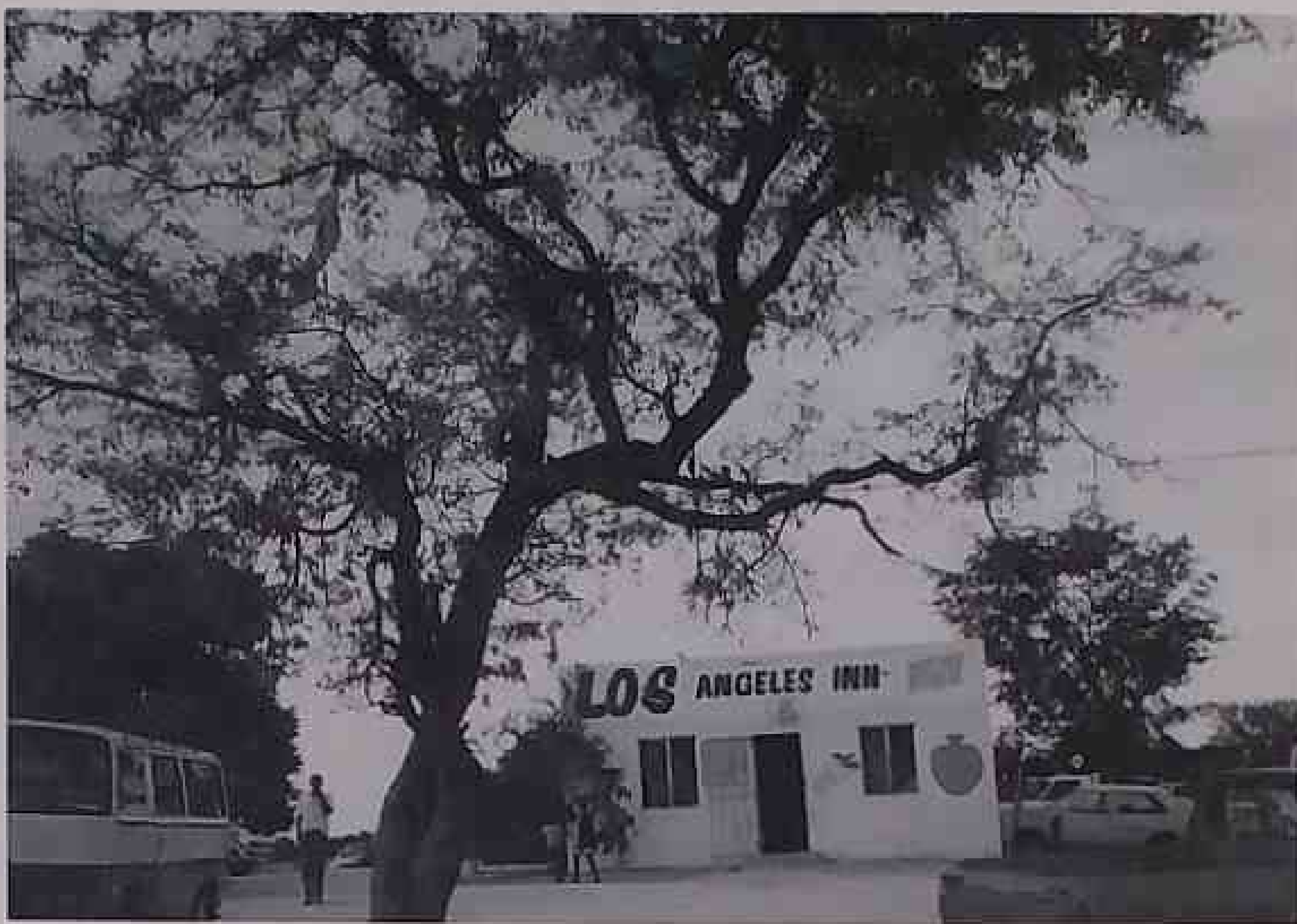
第一多是「瓶子店」多。「瓶子店」大概是本地特有的名詞吧！賣得當然不是空瓶子，而是瓶子裡的飲料，如可口可樂和啤酒之類的。說起可口可樂，眞令人服了，世界各地再偏遠的角落也有它的紅色廣告，資本主義的爪牙眞是無孔不入，無遠弗屆。紅色的共產主義衰落了，另一個主義趁虛而入，取而代之，對一般小民來說，這些主義也沒有什麼分別。「瓶子店」的大小和一般的房子一樣，就是這麼個方形的火柴盒而已，正中間僅容一扇門開關，悶熱黑暗的屋子內通常有個櫃台，櫃台後面堆積一些飲料瓶子；講究高級的「瓶子店」還有冰箱來冰鎭飲料，店鋪前搭個涼棚子遮陽，放兩把椅子給客人坐坐。店面當然千篇一律有紅色的可口可樂油漆商標，往往把牆壁遮去大半，可口可樂倒像是「瓶子店」的標誌似的。你可別小看這些「瓶子店」，它們的設備雖簡單，而它們的名字個個響叮噹，一定費盡了店主們的心機。大部分的名字都是英文的，從阿拉斯加、比華利山、洛杉磯、密西西比這些美國地名，到含意明顯的「停下來」、「喝一杯」、「今宵暢歡」、「迪思可女郎」、「再來一次」，雖然有時英文拼錯，字母也寫得歪歪倒倒，但是你絕對無法否認其中的創造性。我們在此地閒極無聊的時候，



▲這家「瓶子店」叫做鄉村俱樂部。



▲高級的比華利酒吧。



▲洛杉磯大酒家。



▲奧夏卡提的購物中心。

喜歡在街頭巷尾亂鑽，專門收集這些有趣的名字。這兒沒有娛樂場所，這種在最荒野的地方也可見的，而在普通街頭比鄰皆是的「瓶子店」，一定在當地的社會文化裡有極大的重要性。如果我要深入這個社會，探測她的脈搏，看來必須多泡「瓶子店」。

其實，有創意的名字的，不限於此地的「瓶子店」。小得轉不過身的鋪子，貨物沒有幾樣，居然自稱爲「超級商場」或是「購物中心」。貨品不管，名字可非叫得擲地鏗鏘有聲不可。看來，這些貧窮的人民已經學到了資本主義的祕竅。

停水停電隨時來襲

紅線以北的第二多是停水停電多。也許這兒本不該有水電供應的，我們這些把水電當成生活中理所當然之事的人，就得時時受到提醒。記得以前在台灣的時候，每逢颱風襲擊或是水電不足時，也會停水或是停電。只是在紅線以北，水電來去自如，好像是人類控制力以外的冤魂野鬼，總是在你最少不了它時止步不來。在這炎熱的地方，我們往往一天好幾次沖浴解暑，自來水突然禁足，不能洗澡，不能沖廁所，不能洗衣煮飯，而且這一下子不知要拖到那一天，足以把你對人生對世界的熱誠一下子降到零度。停電的時間和長度，也是完全無法預料，只是發生的頻率好像與我們當時對電力的需要成正比，譬如說有貴客來晚餐，我正在電爐上燒菜，或是我在電腦上振筆疾書，長篇大論而又忘了存檔，這都是電力受不了誘惑的

緊要關口，你可以保證電力一定會停，就是爲了要看我氣得發瘋的樣子。

這種缺水缺電的日子對我的神經影響至深。一旦打開沖浴的蓮蓬居然有水流出來，我都從心底湧起一陣驚喜，一邊趕緊搓肥皀（生怕水又停了），一邊嘴裡唸唸有詞，感激上蒼的恩德，有這麼淸純的水供我洗濯。我的家人也常常抓到我和電燈、電器、電腦喃喃私語，而對我的神經狀態發生懷疑。我覺得在這荒蕪原始的地方，這些文明高科技的東西都像是一份諷刺，而我又不能不依賴它們。只要電力電器願意乖乖的工作，我都對它們好話說盡，只求它們別使性子突然停電罷工。就是在離開非洲以後，我這神經質還是丟不了，對水和電十分地珍惜，不肯隨便浪費，也不習慣旁人的浪費。不光是如此，我對物質的觀念好像也有些根本的改變，總覺得生活越簡單越輕鬆，需求得越少越自由，人生對物質的追求和蒐集也是一種不必要的浪費。

生畜自生自滅

紅線以北的第三多是畜生多，而畜生中又以山羊和毛驢爲最多。這些畜生整日閒蕩在馬路旁，住宅區裡和荒郊野外，自己顧自己的吃喝，好像都沒有主人似的。可是我的鄰居告訴我，這每一口生畜都有主，而且這兒每一個人都認識這每一口畜生，能辨別牠們皮色的不同，性格脾氣的差別，知道那一口畜生屬於那一位主人，絕不會弄錯。自此以後，我也試著辨認

在我們家附近徜徉的牛羊和毛驢，卻實在看不出牠們的不同，而對本地人這方面的才能大大地佩服起來。

牠們喜歡吃前院我辛苦種植的花木，我們只好自己動手釘起鐵絲籬笆，把牠們擋在外面。然而，在這一般人不習慣培植花木的地方，我們滿院的綠草繁花一定是個難得的例外，引起牠們不歇不休的注意，整天都有畜生沿著籬笆守望。我也喜歡這些馴良的動物，常常注視牠們柔和的大眼睛，猜想那眼睛後面想的什麼心思，忍不住爲牠們稀少的草皮食料而難過。我們在附近散步時，就像這附近的孩子都知道我的名字，看到我都會打招呼似的，牠們也緩步踱來搭訕，聞嗅我們身上的味道。我們也對牠們和這兒的孩子一樣愛護，撫摸牠們的皮毛，輕輕地跟牠們說話。

我們的房子旁邊有一塊空地，一定是這些自生自滅的畜生歇夜的地方。毛驢看起來是最沉悶、最無精打采的動物，完全沒有料到牠們一旦發情起來，竟然如此整夜吵鬧不休，嘰嘰呵呵地怪吼，彼起此落地你打我踢，求愛交歡就在我們的窗外進行，害得我們無法睡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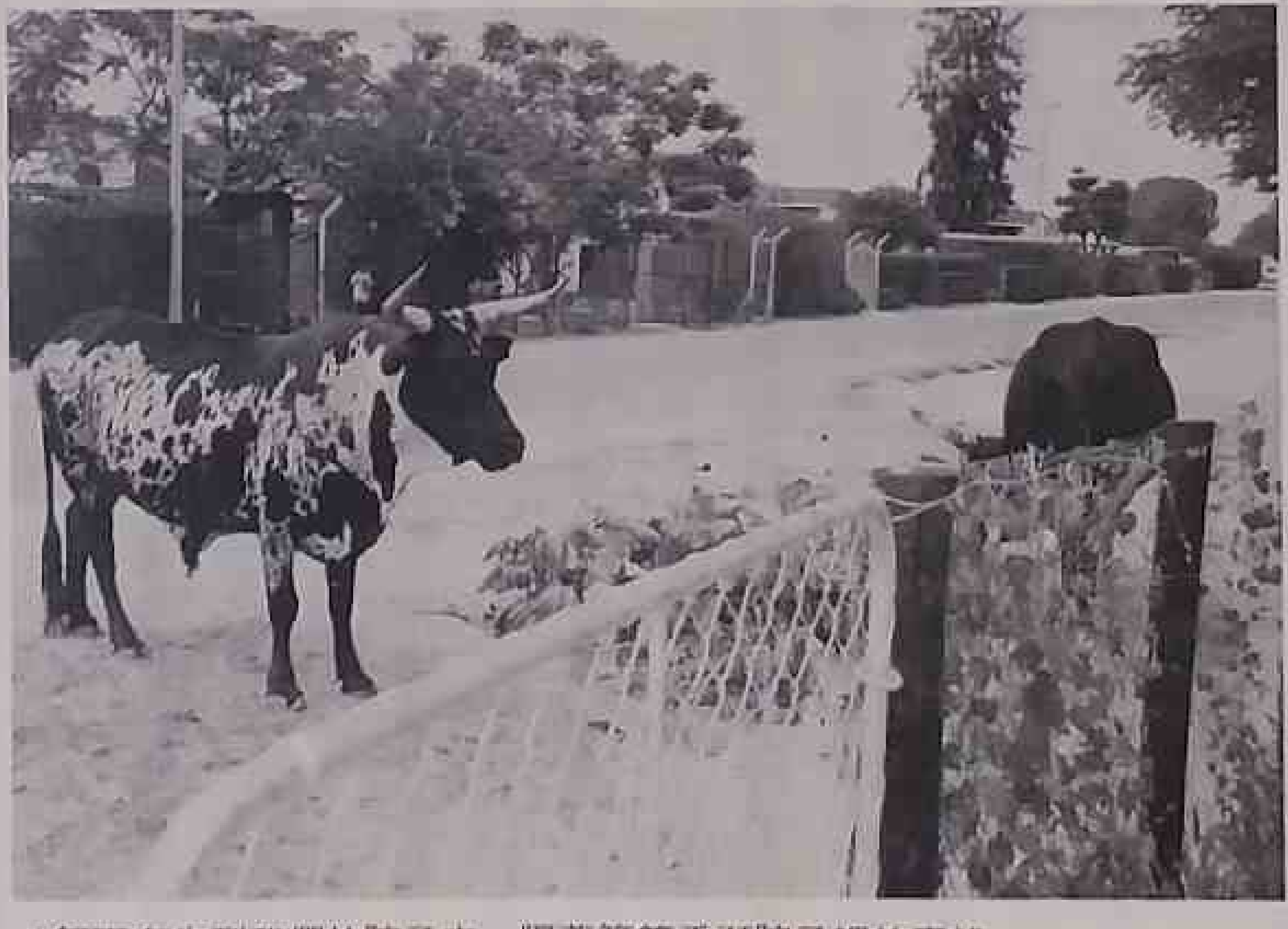
再轉過來一想，可能就是因爲夜裡生活過度活動，所以牠們日間這般無精打采。

垃圾到處皆是

紅線以北的第四多是垃圾特多。我們的住宅區住的都是些政府工作人員，還算這一帶數



▲在我們前院吃草的驢子，每晚發情擾人清夢。



▲每天有牛到我們的院子來，隔著籬笆垂涎院子裡的青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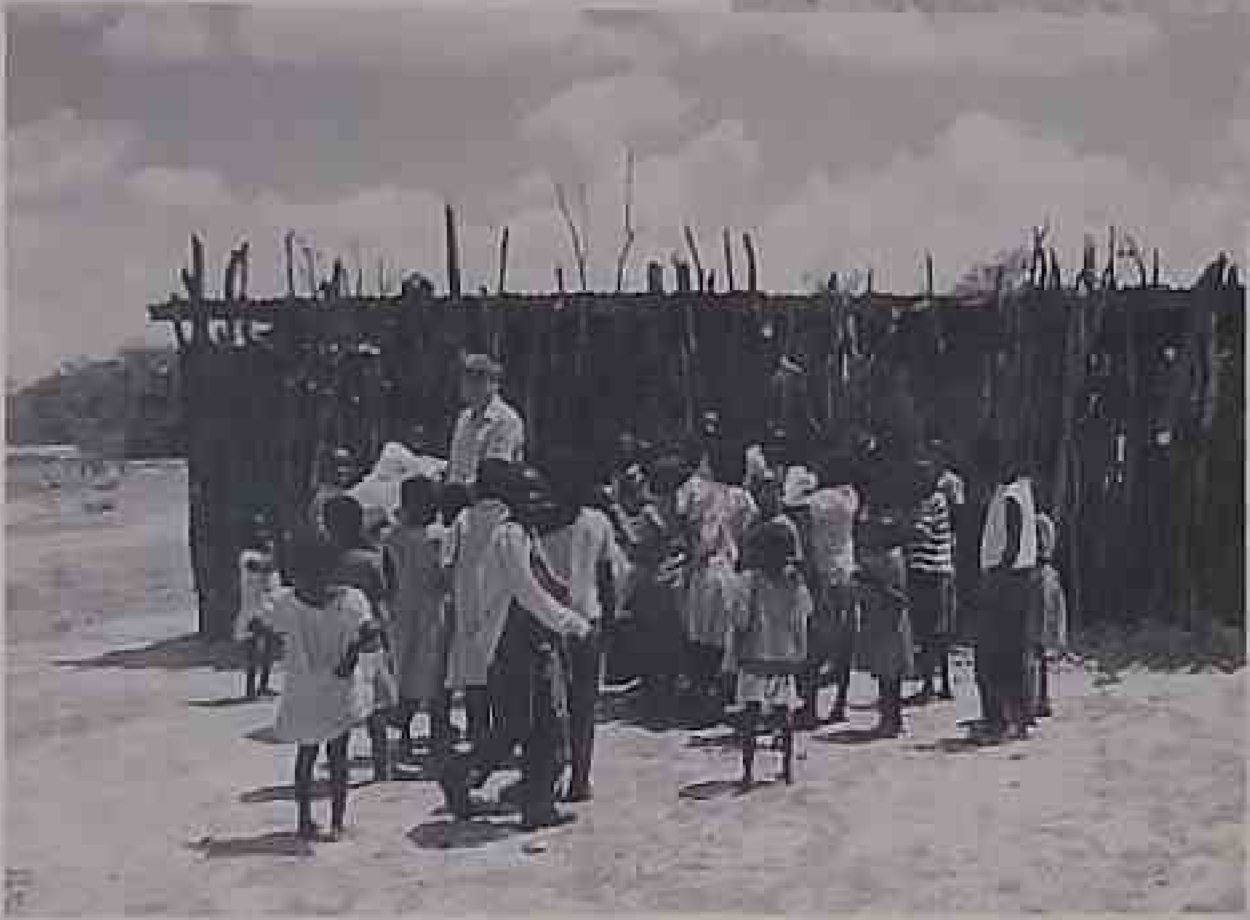
一數二的高尚地區，我們房子的對面，居然是家家戶戶倒垃圾的空場。風一吹來，本戶首當其衝；再一吹下去，順著一條街下去，家家門前全是一片狼藉污垢，垃圾全部回籠了。我就去問那位百事通的鄰居，對面的空地是可以倒垃圾的地方嗎？她說是的，那就是垃圾中心，有垃圾車會來收的。果然，過了兩個星期，來了大卡車和拖拉機，在空場轟隆了一天，裝載走了一批垃圾，也留下一些四散的垃圾。這以後，家家繼續製造垃圾，不斷地把垃圾往空地堆，而風也不輕易放棄，天天不斷地把垃圾吹回來。讓你感嘆人生的事，眞是周而復始，無始無終。

我們也就長期住在垃圾堆裡，旁邊這些垃圾，不看都不行。其實你如果放輕鬆一點，也大可以把這垃圾堆當做一個動物園，因爲這兒整天有動物來來往往，好不熱鬧。家中有狗的本地人不少，可是沒有誰有餵狗的念頭，家家的狗也都放在外面「放牧」，那些滿身跳蚤的癩皮狗就在垃圾堆裡找吃的。有時母雞帶著小雞來找蟲吃，用兩隻腳在垃圾裡扒，小雞跟著在地下啄；我也親眼看到一隻小雞被狗一口吞下。牛群走來，要去垃圾堆巡視一番；這兒的山羊和毛驢，本來就是靠塑膠袋和紙盒子爲生，當然更視這垃圾爲食堂。這中間一定還有更多我們沒有發現的動物，只是除了老鼠和蛇是肥胖的以外，其他的均是瘦骨嶙峋。

如果你以爲我們的問題來自我們選錯了風水，才會與垃圾爲鄰，那你就大錯特錯了。我們這一條街不過十多戶人家，這樣的垃圾場就有三、五處。有的住宅區，垃圾堆連綿不斷，



▲荒郊野地的小學校。



▲小學生排隊進教室。



▲荒野裡的小學教堂。



▲小學生在戶外上課。



▲小學生在地下練習寫字和計算。



▲天生有韻律感的波札那兒童。

已經分不清那兒是垃圾場，那兒是受牽累之地，倒像整個社區都是垃圾場。大馬路旁邊，有小販和攤子的地方，情形當然更是厲害。整個紅線以北，有人家的地方就有垃圾堆，你想逃都逃不了。什麼是「發展中的國家」呢？一般官方的定義都以國民的收入或是國家的生產做標準。我倒認爲由當地垃圾是否滿地堆的情形來看，也可以決定這是不是一個「發展中」的地方，或許比那些官方數字還要準確呢！

隨著炎熱的季節拖下去，住房旁的垃圾場已經腥濁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我們開始去參加鎮民會議，拜見市長，公共衛生處的處長等等有關的大人物，同時發動我們周圍的鄰居，大家一起聯合要求改善。我們的房東住在首都，是管全國公共設施的副部長，當然也要去拜托。到我們臨行的時候，居然每周有一次垃圾車沿戶來接收垃圾，情形才開始好轉。對於這個住了近一年的地方，也許我們留下一點影響，也許鄰近的孩子，會記得那個要大家不隨地亂丟東西的東方女人。

荒野的學校

我的工作把我帶到紅線以北的小學。有的小學在大路旁，離城鎮還近，有一、二百個小學生，校舍雖然簡陋，至少也還是磚房或是預建屋的格式。叢林深處還有很多小學，沒有地址，沒有道路通行，也根本不在地區的地圖上，如果不是當地人帶你去，你永遠不會找得到。

更糟糕的是這兒曾經長達二十年的獨立戰爭，野地裡還埋藏著地雷，誰也不知在哪裡，何時會爆發，只等誤入歧途的倒楣人來遭殃。

我們乘四輪越野車，去視察這些荒野深處的小學，一整天的時間只能去一個學校。我們的汽車在灰沙裡滾動，繞著矮樹叢，經過有可口可樂紅色標誌的「瓶子店」，越過高粱田和圓形的農舍，有時還要跟牛羊爭道。到了雨季之初，荒郊突然成了沼澤，沙洲遍佈池塘和浩蕩的大湖。我們沿著池塘的邊緣行車，有時必須繞道，有時只得停下車來，捲起褲角，手提鞋襪，涉水而行。荒野裡本來就沒有路，我們總是試著尋找車輪的痕跡，跟著以前的車子前進。雨季來了以後，往往三次輪胎壓下去，車輪的痕跡就成了潺潺的小河，而我們也得下來推動陷在泥濘裡的汽車。然而雨季還是無比的美好，值得這一切的辛苦還綽綽有餘，池塘裡遍開出污泥而不染的潔白百合，沙地裡冒出油綠青葱的草，牲口不顧雨水站在沼澤吃草，慢慢變得肥壯。燥熱的氣候過去了，整個原野滿意地嘆著氣，出現了綠蔭和繁花。雨季再延伸下去，我們也只有止步了，這些荒野深處的學校和居民，與外界完全斷絕，一年有三個月的時候，遺世而獨立，在荒野裡自生自滅。

一些偏遠的小學，廁所只是一個無頂無遮的地洞，教室是用大小不齊的木桿紮成的，頂上是茅草棚，地下是土地，孩子們席地而坐，就用手指在地下練習寫字和做數學。在這樣貧乏的環境之下，孩子們從荒郊赤腳徒步十餘里路來上學，一個個坐在地上認眞聽講，精神貫



▲在貧瘠的沙地耕種高粱。



▲沙漠在雨季變成汪洋的大湖遍開百合。

注，紀律良好，深知能夠上學就是件不容易的事。只可惜師資太差，一般老師根本未曾受過教書的訓練，不知道要怎麼教才好。這個基本教育的計劃，就是要從製作教科書開始，培訓老師的教學的實質，普及整個紅線以北的學校。

下了課以後，小朋友們都圍著我們，指指點點，吃吃憨笑，把我們這些外來的人當做外星人一般。有的遍遠的學校，已有四、五年沒有外地人來訪了，當然也從來沒見過中國人。這些孩子，只靠喝點高粱稀飯為生，有些瘦小，但是，人人天生一副挺直的骨架，敏捷的身手，深富韻律感。我喜歡他們明亮的大眼睛，愛他們的單純和誠樸，覺得他們黑亮的皮膚美麗可愛。我教他們幾句中文對話，跟他們講外面世界的事，捨不得離開他們。

無名的工作者

臨行之前，為了安排老師們的培訓場所，我在荒郊野外裡東闖西奔，好不容易找到德國資助的避靜培訓中心。談完了公事之後，管理主任聽說我是中國人，提起來這附近有一群從大陸來建築學校的中國人。他搖著頭說：「領頭的王先生說的英語我們聽不懂，而我們說的英語他也聽不懂。他們八個人也不知道怎麼活的？我們也不知他們需要什麼幫助？」

我決定去看看這些中國人。汽車在沙洲裡開了五里路之後，找到這個正在修建的中學，荒涼的沙地裡豎立建了一半的學校，一批本地人正在用簡陋的工具把水泥粉揉合泥沙做泥

磚，旁邊監督的就是王先生。王先生看到我驚訝不已，好像見到鬼一樣匆忙跑走，留我一人面對趁機偷懶的工人，向我上下仔細不斷審視。不久，他帶回其他的中國人，都是個個蓬頭垢面，一臉睡容，顯然在附近的營帳裡窩著頭睡懶覺剛被吵醒；這些人像是沙地上闖動的螞蟻，手足失措地找椅子坐，找杯子倒茶，嘴裡唸唸有詞，太不像樣了，什麼都沒有，招待不周，失敬失敬……

我實在不願讓他們這麼麻煩，只希望大家坐下來隨便聊聊天而已。好不容易等他們坐定下來，我試著問他們一些問題，想知道他們怎麼來的，生活情形如何。原來他們是江蘇省鄉下的農民，當地的合作社團得標，到此地來建築中學，因爲中國與納米比亞有邦交，每年對這國家有相當的資援。他們從來沒有出過門，沒有想到這兒的生活會有這麼艱苦，沒水沒電，住在野地的營房，陷落在荒郊無處可去，生活極端苦悶無聊；肉還可以從當地買到，乾糧由使館一月一次運來，蔬菜和水果則根本看不到，與當地人又無法溝通，可以說百端不便，度日如年……。

我遺憾沒有早來，無法請他們去我們家玩，雖然也有三、四小時的車路之隔，至少是一個紅線以北的鄰居，可以偶爾在一起共解鄉愁。這時我只能無奈地聽他們訴苦，心裡計劃如何要海諾以後送點蔬菜和水果來。

在紅線以北的外國工作人員不多，美國人在這兒做事的幾乎全部屬於和平自願工作團。

這些人中男女都有，從大學剛畢業的小伙子，一直到退休的老先生和老太太，都是誠心一意要爲發展中的人民盡一份心，自願應徵來做一點事的。他們拿的薪金和當地人同等，住的也是一樣的房屋，深入地方社區融於當地文化，和人民做草根式的基層接觸。與我們工作在一起的均是從事基層教育的團員，以年輕的女性爲多。她們就分派在那些偏遠的鄉村小學裡任教，住在學校附近簡陋得沒有任何設備的民舍裡。這些在美國過慣了高級物質生活的年輕人，仗著一份獻身人類的熱誠，努力適應這第三世界的貧民生活，要以不卑不亢的胸襟，來幫助她們周圍的人類。

多牲口多垃圾的「歐夏克地」小鎮，就是她們滿心嚮往的「大城」，也是她們與外面的「文明世界」的唯一聯繫。她們半月「進城」來一次，買食物用具，拿信寄信，洗澡洗頭，好好大吃一頓，與朋友聚聚聊聊天。我們的家，也成爲她們的接待站之一。她們勇敢冒險的精神，爲人群服務的志向，與我們氣味相投，很容易一見如故，成爲無話不談的四海之交。從她們的經驗裡，我往往學到不少人生的智慧。一位女孩子曾經這麼說：

我知道這兒生活艱苦，但還是沒有想像到其艱苦的程度；好幾次我眞的受不了了，可是我捨不得我班上的孩子們，他們這麼愛讀書，像海綿般吸收我教的一切，我從來沒有感到自己這麼有用，能夠在別人的生命裡發揮出一份效果……。居然，我也適應下來了，再不感到艱苦。我是來幫助這些人的，到現在，我才發現，我自己才是受惠最大的人。活到現在這麼

大，我第一次了解到生命的意義，眞正感受到什麼是快樂，找到了自己……而這一切與豐富的物質條件沒有一點關係，我要到原始的非洲才找到。

前天，我差一點掉進糞坑，那幾塊木板早就搖搖欲墜，我一再抗議房主都不理。這一下倒把他嚇壞了，再三勸我別走，馬上借車進城買木板來修理。我知道他把爲兒子結婚存下的錢花了不少，如果不是覺得我對學校對學生這麼重要，他才不會這麼做的……

你覺得麼？這兒的人越看越美麗，在這麼沉重的生活擔子之下，他們挺著如是堅直的背脊，仍然自得其樂地過日子。我從他們這兒學到了很多，我回去的時候，不會是同樣的一個人了……

後記：我的心升起了翅膀

本是個鍾愛不同種族文化和自然形態的人，也去了不少地方，然而非洲實在是遙遠，一向只能憧憬而不敢期望。能夠兩度在非洲居留，深入她的窮鄉僻野，與當地的人一起工作生活，以致於對這個古老的大陸有一點認識，我覺得不負此生。

我先生海諾的父母是以醫學濟世的傳教士，他們一心想去的地方其實是中國。由於中國戰亂連連，他們改赴非洲，先在衣索比亞工作七年，後來到印度北部開創醫院，工作了近十年之久。海諾的三兄妹在印度長大，會說那兒的烏都話，成年以後，三個人都先後到非洲西部的賴比瑞亞從事教育的工作。海諾在那兒的蠻荒之地住了十二年，手創兩個學校，會說三種當地語言。我常常想，當初一見面就令我意亂情迷的，到底是什麼魅力？海諾究竟使了什麼法寶使我如是輕易上鉤？我怎麼竟然有勇氣面對異國婚姻的重重阻礙？我猜想，他對異文化和人種的熱愛，願意爲人類服務的熱誠，大概是最主要的因素。

當他傾述非洲艷麗的落日和震撼的雷雨，我也開始聽到遠處傳來的鼓擊，聞到瀰漫在黑夜裡的月亮花(Moonflower)濃烈的氣息，看到非洲人扭動的狂舞和閃動的野火——一定是

在那時，我的心也生了翅膀，決定和他一起去看非洲，去看這個世界。

一九九〇年，海諾受到國際研究會的聘請，以美國援外總署的經費，要他去南非的史瓦濟蘭從事校長的培訓工作。我們考慮再三，顧慮我日益繁重的教學工作無法停頓，如果一旦離開，回來也難接得上去。結果，國際研究會也添加我的工作，要我去負責建立那個國家的職業諮商系統和訓練諮商的人員。我們認爲這是個可以爲當地人做一點事的機會，兩人能同時去做國際工作是極端不容易的，這才毅然向我們的學校告假。海諾先行，我後來也帶著孩子在史瓦濟蘭工作了整整一年。

史瓦濟蘭王國很小，在南非共和國之中，只有東部和莫三比克國相連，國內風景美麗，高山起伏，有「非洲的瑞士」之稱。她一直是中華民國的友邦，我們的農技團和手工業團常年駐留在那兒援助當地人，台灣去的人也有很多在那兒經商和設廠。我們住在史瓦濟蘭，與中國人的往來比在美國還頻繁，承蒙大使館和農耕隊的照顧，把我們當做一家人，交到很好的朋友，也常吃到在美國沒福享受的中國蔬菜。生活固然愉快，工作推動卻困難，史瓦濟人可能因爲得天獨厚，對工作的熱忱淡薄，有的人還彼此勾心鬥角，對新興的事務平添阻力。工作有進展時，我快樂興奮，受到挫折時，我也只有沉著應付，在經費捉襟見肘、人員見不到影子的情形下盡力而爲之。

趁著假日，我們也四處出遊探訪，足跡踏遍南非共和國的每一個角落。當時南非正在政



▲美麗的史瓦濟蘭少女。



▲南非的手工藝品。

治形態大轉變前夕，大雨將來風滿樓，有些地區很不安定，但這些混亂的聲音反映出這個國家的脈搏。我們也去了波札那共和國，這個在沙漠裡建立出來的國家，人民勤奮上進，領袖明智，我們覺得她是非洲最有前途的國家。我們在以香料聞名的印度洋中的賽席爾島(Seychelles)逍遙，拜訪埃及的古跡，和肯亞的色仍給提原野，並到義大利繞了一圈。又一路露營，深入南非蠻荒，經維多利亞大瀑布轉入尚比亞，再進入辛巴威。

一九九四年，又意外的受邀到非洲西部的納米比亞共和國工作。這次我毅然辭去教學工作，欣然同行。更意外的是，我一到之後，也立即被聘請，開始到最貧窮最偏遠的地區，進行一、二年級學童學業程度的調查研究。這個當時已擱置多時，被大家認為無法進行的工作，我依照計劃成功地完成了任務。我又受邀回到史瓦濟蘭，完成職業諮商在小學教科書中的合成設計，同時對諮商的師資作進一步的培訓。我回到的工作地方，已不是我當年離開的地方了。我當年辛苦插的秧，播的種，已經萌芽生枝，而最令我滿意的一點，是當地的人認為這都是他們努力創出的成績。職業諮商已在學校有系統地執行，當年我堅持要進行時曾受到無比阻力，被人批判為不合當地文化。而今學校諮商，已開始在各學校普遍施行，為那些未婚懷孕的，憂鬱要自殺的，被父母不合理地虐待的，和一些在這動盪的時代中迷惑失途的學生指示迷徑。我和諮商的老師們會談，聽他們述說他們做的工作。如何明顯地造福那些孩子們，改變了那些孩子的生命。說到感動處，我們常淚流滿面。如果我能做一粒種子，供給一個意

念，一片遠景，必然是要靠這些人的力量來實現，把它們變成他們自己的目標和夢想，適用在他們自己人的身上。作爲一粒微小的種子，沒有比這種「死亡」和「更生」更有意義的事。

我們住在納米比亞的北部，紅線以北的窮苦黑人區，生活條件很差，但是深入荒野，與當地的人一起生活，看到不易見到的另一個原始世界，也使我沉思深省，對於生命的意義和目的，又有一層的領悟。我們走在荒野，看到碩果僅存的野獸，看到人口過多的後遺症，以及牲畜過分啃食而日益擴大的沙漠，對於非洲的生態，以致於世界人類的前途，覺得都是不容忽視的警惕。

也許有人會把這本書當做旅遊書來看，我卻無意以這本書作爲要去非洲旅行者的導遊手冊，或是對於非洲風景的介紹。我存心不寫一般人可以走到的，看到的，繁榮昌盛的地方；非洲非常廣大，貧窮的地方不少，戰亂疾病飢餓也綿延不停，但是也有十分美麗繁榮的地方。我寫的只是我自己看到、走到、想到、感到的一些事物，希望讀者能夠跟我一起做個非洲蠻荒之行，聽一曲原始的野性之歌，從這些風土人物、動物自然的敍述，看到它們的後面，也許你可以找到金色的蜘蛛網，發現它們純樸中的美麗，隱藏的韻律和意義。

新人間叢書④

金蜘蛛網

——非洲蠻荒行

作　者——荊棘
董事長
發行人——孫思照
社　長——莊展信
出版者——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和平西路三段二四〇號四F
發行專線——(〇二)三〇六六八四二
讀者免費服務專線——〇八〇——二三一——七〇五
(如果您對本書品質與服務有任何不滿意的地方，請打這支電話。)
郵撥——〇一〇三八五四～〇時報出版公司
信箱——台北郵政七九～九九信箱
電子郵件信箱——ctpc@msl.hinet.net
網址——http://www.chinatimes.com.tw/ctpub/main.htm

主編——季季
編輯——李昧、黃嫣羽
校對——陳揚德、荊棘
排版——正豐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製版——源耕製版有限公司
印刷——富昇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初版一刷——一九九七年六月二十四日
定價——新台幣二〇〇元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北市業字第八十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Printed in Taiwan
ISBN 957-13-2313-6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金蜘蛛網 / 荊棘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997[民86]
面 ; 公分. -- (新人間叢書 ; 4)

ISBN 957-13-2313-6(平裝)

1. 非洲 - 描述與遊記

760.9 86006601

請沿虛線摺下裝訂，謝謝！

新人間

新感覺·新人間·文學的新版圖

（下列資料請以數字填在每題前之空格處）

______您從哪裏得知本書／

1書店 2報紙廣告 3報紙專欄 4雜誌廣告
5親友介紹 6DM廣告傳單 7其它／______

______您希望我們爲您出版哪一類的作品／

1長篇小說 2中、短篇小說 3詩 4戲劇
5其它／______

您對本書的意見／

______內容／1滿意 2尚可 3應改進
______編輯／1滿意 2尚可 3應改進
______封面設計／1滿意 2尚可 3應改進
______校對／1滿意 2尚可 3應改進
______翻譯／1滿意 2尚可 3應改進
______定價／1偏低 2適中 3偏高

您希望我們爲您出版哪一位的作品（請註明國籍）／

1______ 2______ 3______

您的建議／

請沿虛線撕下後對折裝訂寄回，謝謝！

廣　告　回　郵
北區郵政管理局登
記證北台字1500號
免　貼　郵　票

時報出版

CHINA TIMES PUBLISHING COMPANY

地址：台北市108和平西路三段240號 4 F

電話：(080) 231705（讀者免費服務專線）

(02) 3066842・(02) 3024075（讀者服務中心）

郵撥：0103854-0時報出版公司

請寄回這張服務卡（免貼郵票），您可以——

- 隨時收到最新的出版訊息。
- 參加專為您設計的各項回饋優惠活動。

編號：AK004	書名：金蜘蛛網
姓名：	性別：＿＿＿＿ ①男 ②女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學歷：①小學 ②國中 ③高中 ④大專 ⑤研究所（含以上）	
＿＿＿＿職業：①學生 ②公務（含軍警） ③家管 ④服務 ⑤金融 ⑥製造 ⑦資訊 ⑧大眾傳播 ⑨自由業 ⑩農漁牧 ⑪退休 ⑫其他	
地址：＿＿＿＿縣市＿＿＿＿鄉鎮區＿＿＿＿村＿＿＿＿里 ＿＿鄰＿＿路（街）＿＿段＿＿巷＿＿弄＿＿號＿＿樓 郵遞區號：＿＿＿＿	

我在旅邸中讀你的旅行手札，
與你分享非洲鑽石的星輝。
跟你一起悠然想起凱倫（《遠離非洲》和《芭比的盛筵》作者）
那個七十年前帶著細瓷茶具前往非洲種咖啡的歐洲女子。
與你同窺五千個青春女子的裸舞，
也與你一同巡視那些令人心疼的野生動物……

曉風

新閱覺・新人間・文學的新版圖

新人間

04

ISBN 957-13-2313-6 (760)
00200
9 789571 323138
時報出版
AK04 NT$200